

# 家

著 原 金 巴  
绘 我 新 費  
编 甸 君 錢

讓我們來看看  
舊社會在它要  
死前是怎樣殘酷  
而卑劣的先

己卯年八月



巴金像  
一九四〇



著 原 金 巴

编 编 君 钱 绘 我 新 费

關於我的煙草

卷之三

卷之四

# 后记

今年三月间到上海，君甸先生偶然谈起要我绘家的连续图画，当时因为自己觉得太稚拙，那能当此重任？所以没有答应。回苏州后遇到友人萧君，他却竭力怂恿我尝试，同时我又感到家庭间的烦恼于是乎就把家读了一过，试着预备起来，直到六月初脑病之后，始发心涂绘，六月下旬特地把稿子带到上海就正于秋草老师和君甸先生。

初次试作连画，贸然问世，总觉得有许多不是的地方，希望各方面给我一些宝贵的意见，以便将来有些改进。

三十年七月 费新我在苏州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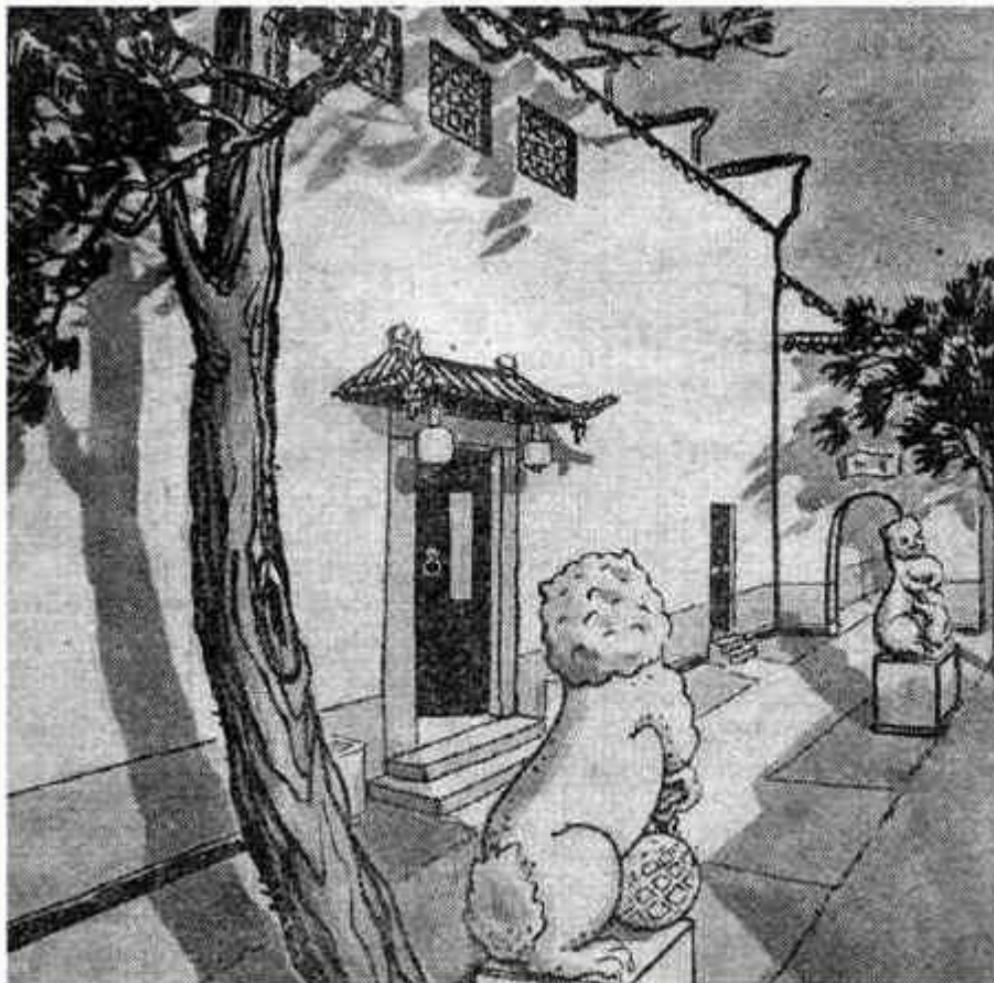
五年前我在一个中学里的钟楼下接受了巴金兄的嘱托，把他所译的我的生活的铅印清样研读着预备制作插图，当时我就打算把

他的那部家给他从头至尾画一套。结果战事发生了，我离开了那个住了十多年的钟楼，流亡到遥远的地方，两件事都被搁置了今年在上海与新我兄偶然把往事提起，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很有意思把家试作一套。我因栗六异常，没有时间来执笔，便托新我兄绘作，新我兄研读着家，经过相当时间才开手，态度是十分郑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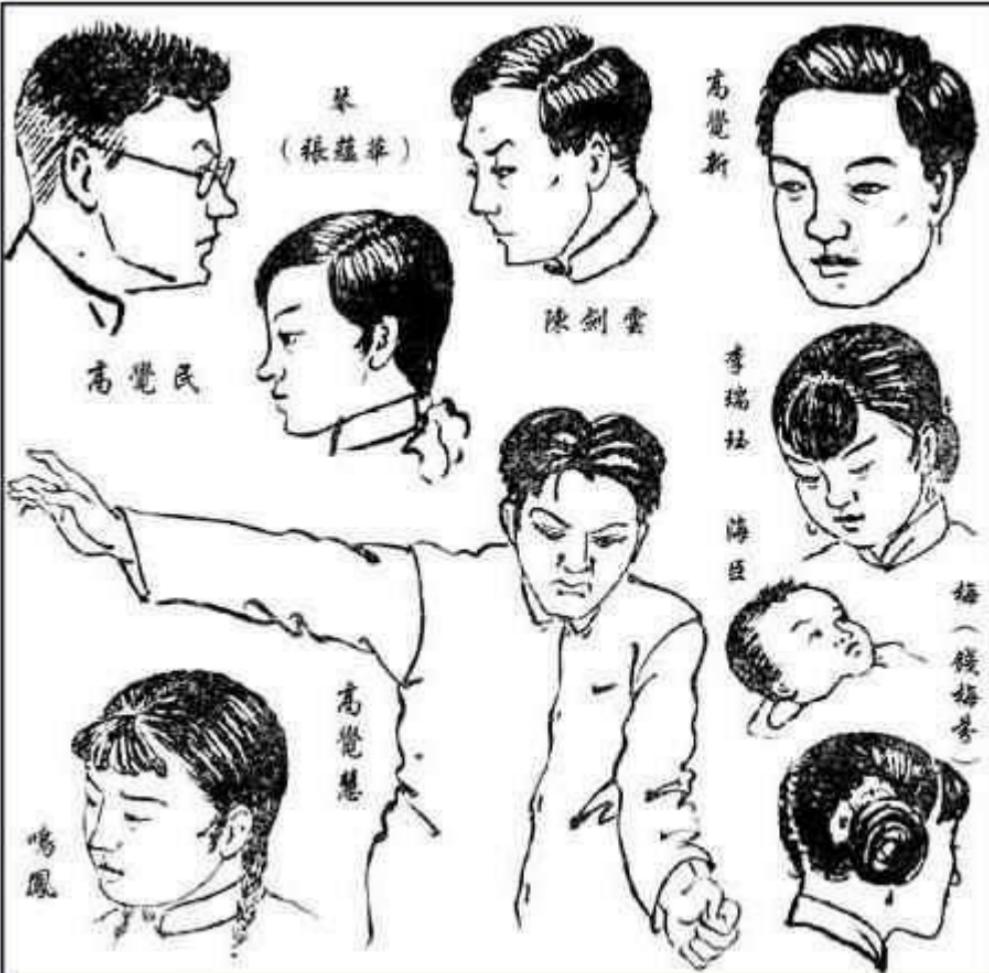
当第一幅画到我手中时，我便思考着如何写他的说明了。因为要通俗文字一定要浅显些，又因每面字数有定，而原画的事实颇丰富，往往有不能尽收之憾，但在可能范围内，总使他不失原意为主。这样再四易稿，成就了今日的样子。不知对原作尚能无过否？可惜巴金兄不在上海，不能就正于他，是十分抱憾的。日后如有机会，我想请他校正一遍，无论在文字上或绘画上。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 钱君甸记

1. 成都有一条街上，接连着许多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立在寒风里。一对永远沉默的石狮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底大口。这里面是一个黑洞，不能望见什么。他们都有着盛衰的秘密，不为外面的人知道。在这条街底中段，有一个更大的公馆，除了门口一对石狮，檐下一对红纸灯笼，和“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红漆木联，装饰在门墙上外，门前还多了一对长方形的大石缸：这便是高公馆。（高公馆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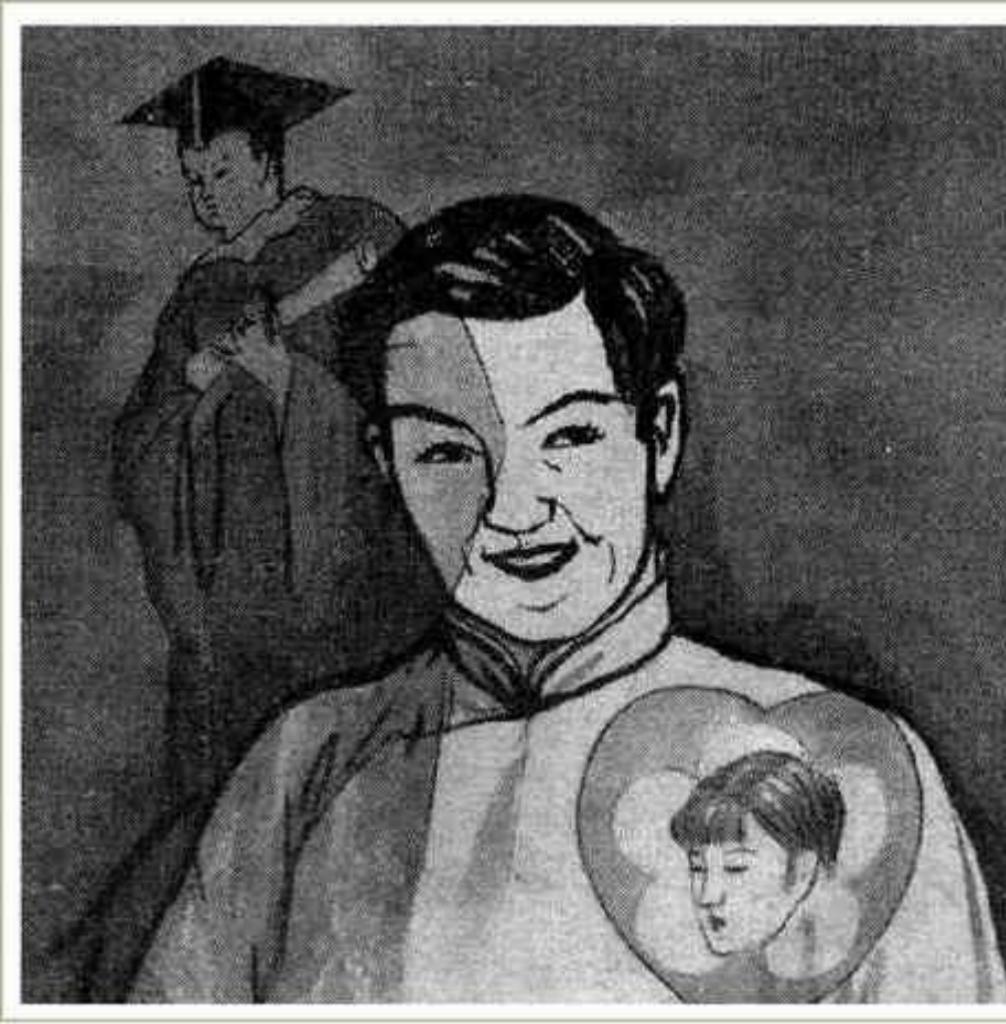
2. 高公館里住着他们四代老太爺退休在家，由陳姨太侍奉着。他生有五个儿子除第二个早已夭亡外，还存克文，克明，克安，克定，四房。老大克文做过几年官，生有觉新觉明，觉慧三个儿子，淑X，淑华二个女儿，淑X嫁后就逝世了。继娶周氏，就是前妻的堂妹。克文不久也就去世了。觉新在先是恋爱着表妹钱梅芬（梅）的，但后来却奉父命娶了李瑞珏，生了海臣。觉民却恋爱着姑母（张太太）的女儿张蕴华（琴）。（人物介绍一）



3. 觉慧是个崭新有为的青年，他反抗着一切旧势力。但人家也称他为人道主义者，他却恋爱着丫头鸣凤。官僚化的老三克明，妻张氏。老四克安，是个荒诞糊涂的人，妻王氏。老五克定，比老四更荒诞糊涂，妻沈氏。三四房都有几个儿女，五房里只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陈剑云，是高家的远房亲，与觉新们平辈单恋着琴。冯乐山是老太爷的知交，曾想取鸣凤做妾。黄存仁是觉慧的同志，许倩如是琴的同学。都是新时代的青年。

(人物介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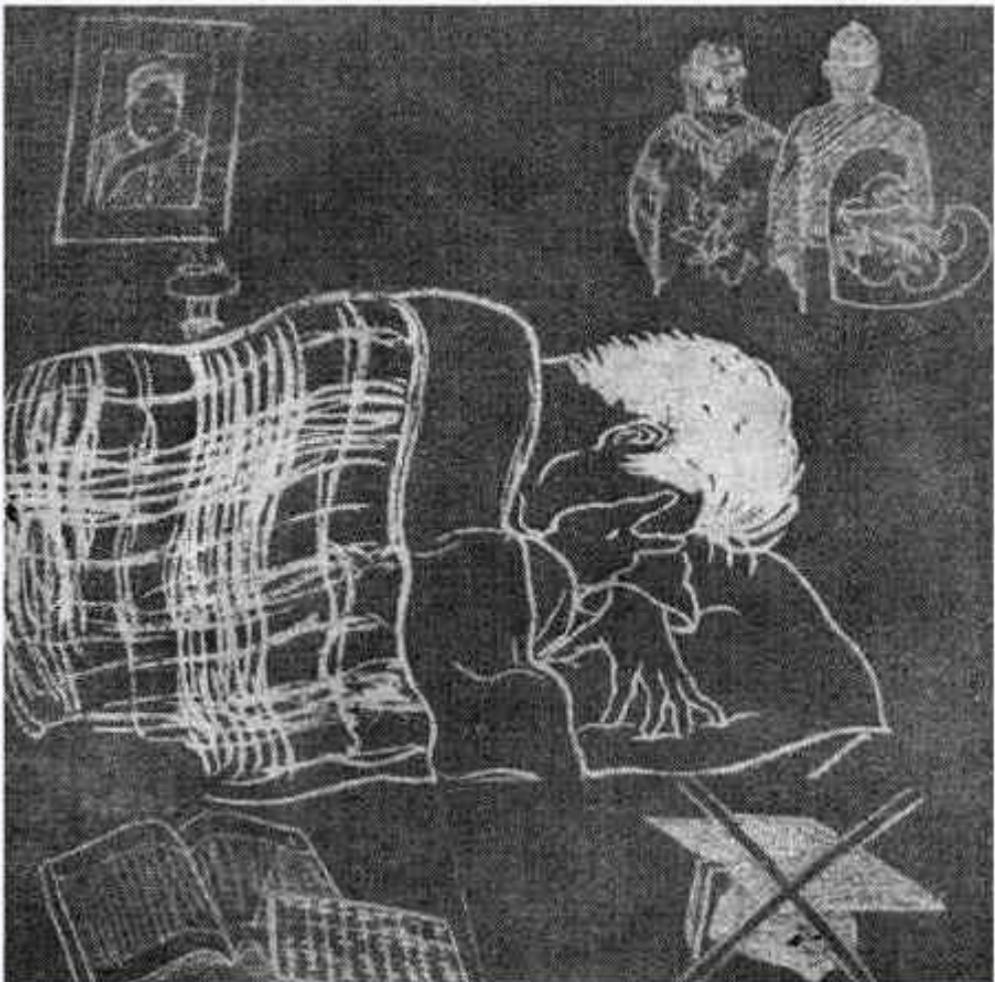
4. 觉新和他底两个弟弟一样生得相貌清秀，心地聪慧。在家有父母的钟爱，在私塾有先生的赞美，人都说他日后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着有了这样一个宁馨儿。他读中学时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毕业时还名列第一。那时他底脑袋中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他对理化很有兴趣，打算在大学毕业后再到德车去留学；一面他爱着一个姨表妹，就是那个能了解他，能安慰他的钱梅芬。

（觉新在求学时代有两个美妙的梦想）

5. 觉新与觉民觉慧虽是同母弟史。在同一家庭里生活着，但他底命运却与他们的不同，因为他是这大家庭里的长房的长子而兼长孙，当他毕业归家的晚上，父亲对他说：你中学毕业了，我想早日替你娶亲，也算了一椿心事……我做官多年，现在也想休养休养，要你帮我理点家事，所以应该有个内助。你李家的李事已下月十三日下定，年内就结婚。觉新低头听着，没有反抗一句，只是点头顺从父亲的意思。（觉新听着父亲吩咐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只是点头）



6. 过后觉新回房  
关了门便伏在床上  
蒙被痛哭，为了他  
底美丽的幻想都破灭了。他又想到逝世不久的  
母亲。现在父亲替他们又找来一个更年轻的继母，  
这继母是他死去的母亲底堂妹。  
他深切地感到母爱是无可代替的。至  
李家的亲事，他事前曾隐约听到过，  
但家人不完全让他知道。后来父亲用牛  
圈的方法来替他决定了。到了订婚之日，  
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  
订婚后他便看戏，打牌，喝酒，把读书的事忘了。（他  
绝望地痛哭却没有人知道他也不想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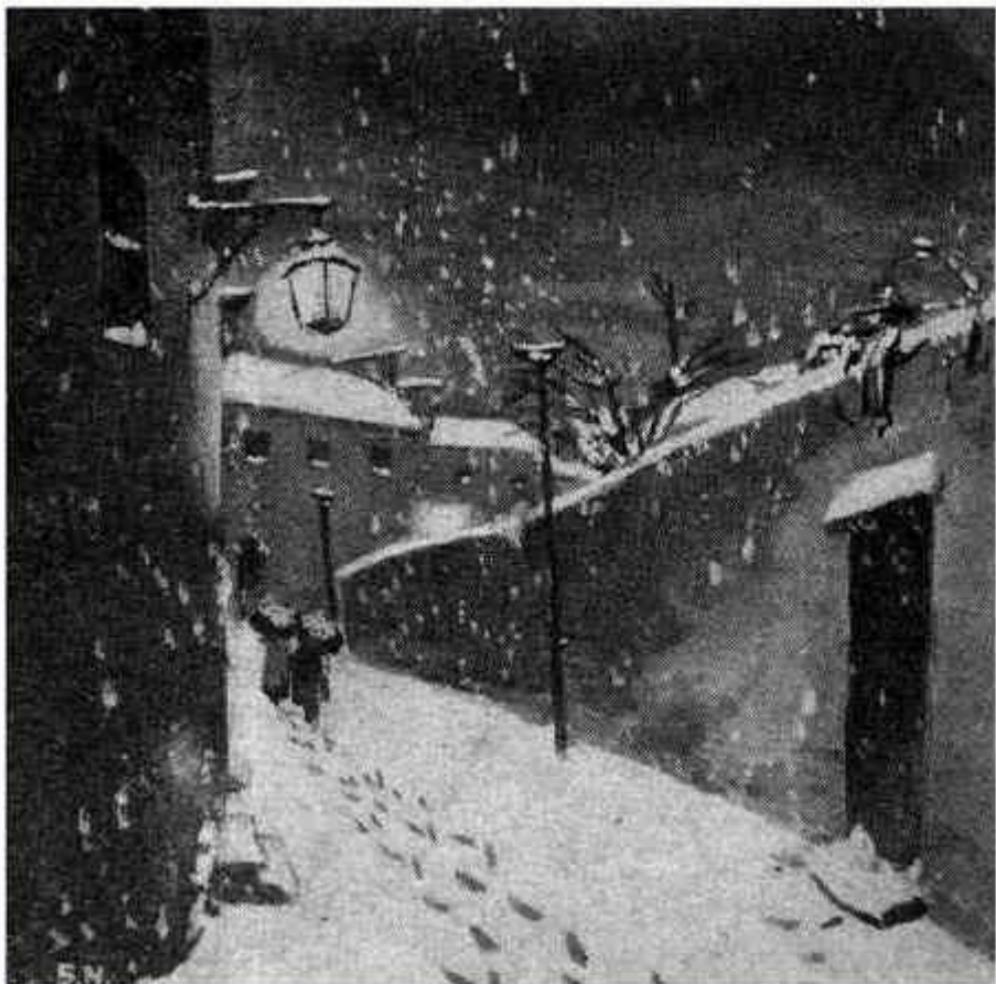
7. 不到半年，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婚礼过后他便陶醉在李瑞珏底温柔的抚爱中，忘了一切快乐和悲哀。过了一个月，他又顺从父亲的意志，到XX公司去任事，挣钱来自己过生活，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但他仍旧不想反抗。过了半年的样子，在觉新的一生中又遇着一件大事变，就是时疫夺去了他的父亲。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痛哭着。但这些哭声并不能就把父亲留住。（觉新做着傀儡和李瑞珏结婚不到半年父亲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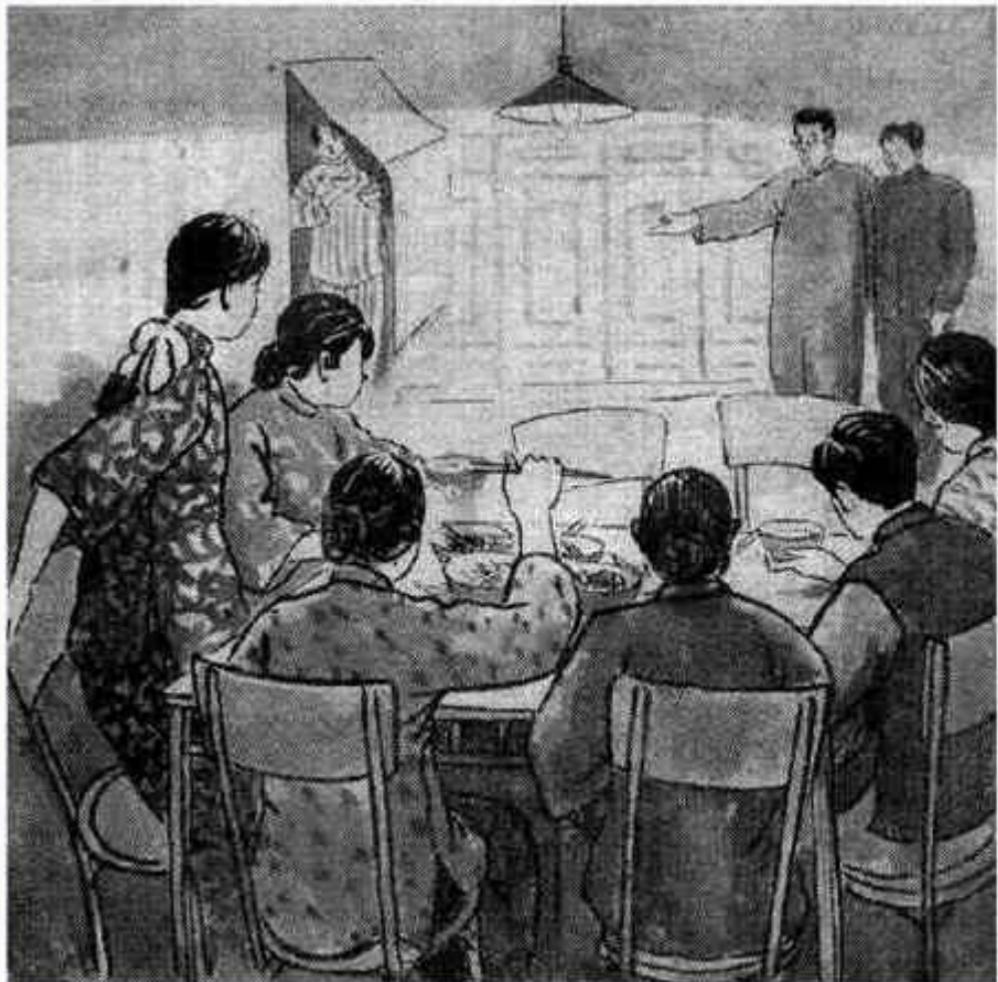
8. 觉新埋葬了父亲，忘却了父亲和过去的一切，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青春，把这家庭的担子放在二十岁的他底肩头。他的大妹不久因肺病死了，他的肩头像减轻了些。又过些时，他底儿子海臣出生了，他把自己的希望都想将来在儿子的身上实现。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他和觉民觉慧都受到这运动的启示。他们都贪婪地读着新青年每周评论，这里面的字都像星火一般地点燃了他们弟兄三人的热情。（觉新把自己底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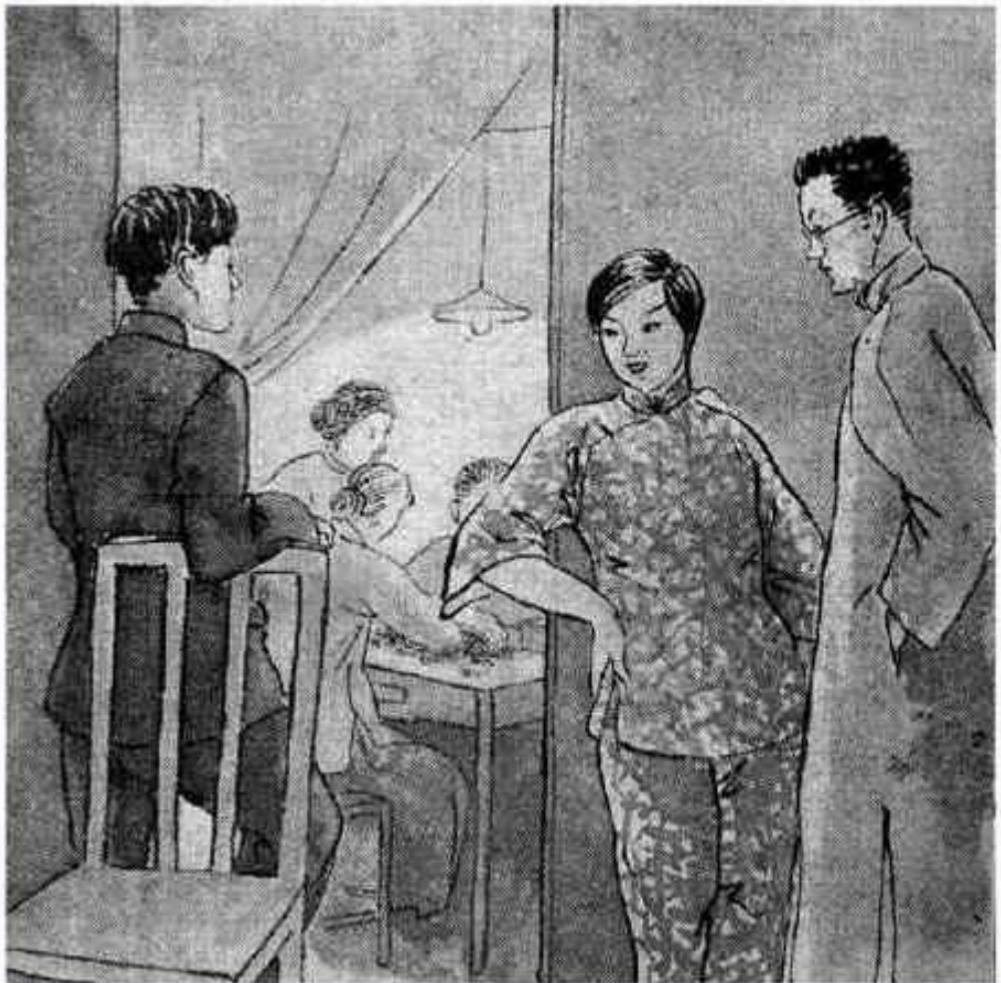
9. 风刮得很紧，  
雪片无力地飞舞下  
来，屋面地上都染  
了白色，在逐渐增  
加灰暗的暮色里，  
街灯也燃起来了，  
这时党民觉慧从学  
校里练习演剧回  
业，一路谈着排练  
的成绩。恐怕赶不  
上家里的晚饭。他  
们急忙地走着，留  
了无数脚迹在洁白  
如银的长街中。风  
玩弄着伞，吹得四  
面偏到了一阵，雪  
稀了，他们便把伞  
抖抖收了。一转眼  
走入了一条更静寂  
的街巷，一个唯一  
的希望鼓舞着他们，  
温暖而明亮的家快  
到了。（觉民说三弟快点走不然  
赶不上晚饭了）



10. 觉民和觉慧风进门，鸣凤在左上房窗边叫着里面有客人，忆在吃夜饭。他们便放下伞走了进去。房里一张方桌围着六个人，上面坐着继母周氏，姑母张太太左边是琴表姐，嫂嫂李瑞珏。右边是觉新，淑华，还有两个位置空着。觉民觉慧向姑母行过了。招呼琴表姐后便入座了。张太太问他们回来坐轿子吗？觉慧立即分辨说没有坐。问觉民学堂里什么时候开游艺会演剧。觉民说：大概要在来春了。（他们走进上房里面已在吃晚饭了）



11. 吃完夜饭，周氏邀他们到里边去坐。觉民跟在琴背后说：琴妹，我们校里明年要兼收女生了。她惊喜地回头问：真的吗？觉民说：当然真的，我从不说谎，不信问三弟觉慧慷慨地说：事情倒是有有的人太多，他们一定反对男女同校，所以这还是问题。琴却兴奋而决定地说：如果能实现，我一定第一个报名。这时张太太在里面唤琴，琴进去说了一声，跟他们离开上房。她母亲又在继续搓她的麻将了。（觉民对琴说你不相信可以问三弟）



12. 他们谈着走下石阶。琴羡慕他们得读宝岛等好书，得受新思想的老师教诲。觉慧让觉民和琴进房后，他独自倚门而立，唤鸣凤倒三杯茶，鸣凤应声端了两杯来。觉慧说怎么不端三杯？她说两手只好端两杯，说着进去了。回头觉慧拦住门不放她走，这时周氏正唤鸣凤，鸣凤求他让路，他故意拦着，接着淑华也唤起她来，觉慧仍旧站着，一面听着淑华责备鸣凤，一面沉思着鸣凤的一切。（鸣凤端着两杯茶说三少爷让我跑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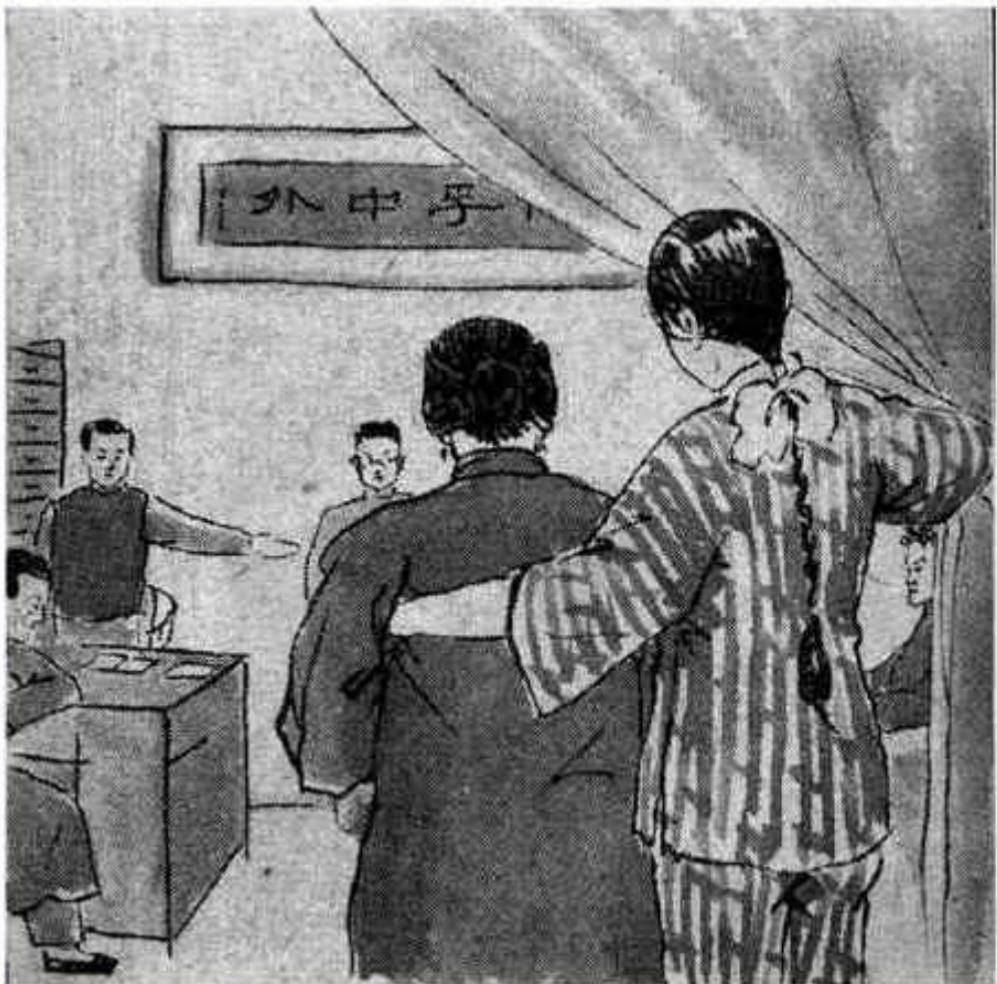
13. 琴和她氏母亲  
张太太在深夜中坐轿到家，张太太搓了八圈麻将已很疲倦，但琴为了二表哥的学堂里明年下学期要招女生了，却异常兴奋，她立意要去投考。待张太太坐定了，便说了这番话，张太太听了叹道：世界愈闹愈不成样子。这话便琴像泼了一瓢水，浑身一冷。张太太因怕听亲戚们闲话，起先拒绝了琴，往后却允许将来再说。琴失望地回到房里，灯光亮处，泪眼瞧见一本新青年，她翻到通讯栏细看看。（琴还要说下去可是她母亲止住了她）



14. 夜间，仆婢室里一张板床上睡着猪样的张嫂，一张板床上坐着十六岁的婢女鸣凤，她望着灯花暗自悲伤。劳苦了一天，到这时才自由，他已这样熬过了七年了。以前大小姐在世时常跟她谈起归宿，她将来的归宿在哪儿？她若是小姐，那一定有个好归宿，但她是婢女，将来事情做够了，一乘小轿抬出去，嫁个三四十岁的穷汉子，替他生男育女，或当姨太太，永远当着泄欲器和玩物，倒不如像大小姐般早死了干净。（鸣凤说年纪也不小了不知道怎样归宿）



15. 星期日，觉新照常到公司办事，下午觉民觉慧带着新潮等新书来玩，刚坐定瘦弱阴沈的陈剑云也来了。大家间谈在万春茶园演戏筹款办平民学校的事。这时门帘一动，琴和她底母亲来了。觉新们和她们招呼着坐了。张太太要觉新陪去剪衣料。琴留在公司里和觉民他们看书说笑。觉慧问琴报考学堂的事通过了没有？琴摇头说：这事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因为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人，用不到旁人来干涉。（门帘一动进来的是琴和张太太）



16. 琴忽换了口气说：可知道你们的钱家大姨妈回来了！众人听了一震。觉慧说：那么梅表姐呢？琴说：也回来了，她出嫁不到一年便守了寡，婆家待她又并不好，这回她也上省来了。倘使他能和大哥结婚，多么美满。这事却被大姨妈破坏了！现在大哥像把她忘记了，但梅表姐怕不容易忘记大哥罢！他们谈了一阵剑云先跑了，不久觉新和张太太买罢衣料回来，张太太坐定喝了口茶，便催琴起身，张升便去预备轿子。（琴摇头说梅表姐不见得就容易忘掉大表哥）



17. 觉慧离开公司，在路上遇着同学张惠如在急急地跑，觉慧上前抓他问：什么事，得这样急，惠如说：我们今天被丘八打了，在万春茶园里，详情是这样的：开演时有两三个兵不肯买票一定要进去。卖票的告诉他们这里不比普通戏园，不买票便不能进去。他们不听被我们赶走了。过一会他们却约伙来打。后来城防司令派一连武装兵来弹压，结果一个闯事的兵也没捉住，这显然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两三个兵不买票要想看戏结果和学生们打了起来）



18. 觉慧说不错，一定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这几天早谣传当局将有不利于学生的举动，现在他们就借兵士来对付学生，往后恐怕还有什么罢。张惠如说：我们在场的人临时在少城公园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如今各校在校的学生到督军署去请愿，条件也已议定，你去吗？觉慧说：当然去的，说着就一同走了，他们先到校中，见黄存仁在那里和同学说话，他们也参加了，把知道的事一直谈到全体出发时为止。

（少城公园是学生临时集会的地方）



19. 大队学生涌到督军署前的广场上，天已漆黑，他们感到社会和政治的黑暗，正与天色相同，这时只见一排兵士执了上刺的枪等着他们，他们心中都十分紧张，嚷着督军，两方面相持不下，学生们经商议之下推定八个代表去见，但也不能进去，结果一个小军官出来不客气地说：督军回府去了，请各位回去罢！代表们便要求改请秘书长出来代见，但结果也是无用，队伍有点骚动，一个代表喊着秩序！秩序！（督军不在请改由秘书长出来代见）



20. 黑夜中下起雨来。有人说先冲进去再说。又有人说：不行，他们有枪。大部份的人却说着守秩序，听代表的话。后来赵科长出来代见，答应把他们的条件转达督军办理，于是二百多学生才散了。觉慧这时想起如果和觉民同到琴家，便不会在这里了，他和觉民分路时说回家吃晚饭，可是到二更时分还在人群中。请愿的结果是一场空，两天后各校实行罢课了。觉慧对这件事比觉民更热心，觉民只忙着教琴读英文。（于是两百多学生开始离开了广场）



21. 一天觉慧在学生联合会开过会回来，祖父叫他进去，他想爷爷从前也曾荒唐过，现在虽道貌严然，总还亲切，不料祖父说：你过来，我问你，近来你做的事我都知道，学生和军人闹事，你也在内，陈姨太告诉我你还在街上发传单，查X货……简直胡闹。从今天起，不准你再去胡闹。一面叫陈姨太去找觉新，祖父气得咳喘着。觉新匆匆跟着陈姨太来了，祖父指着觉慧对觉新道：现在把你三弟交你管束。不许他去胡闹。（祖父对觉慧说从今天起不准再出去闹事）



22. 他们来到天井里，觉慧因外面正闹得凶，不能躲着不管，但又不能出去，只得叹着在家里。觉新抱歉地说：我没法帮助你，还是在家住几天，免得爷爷生气，觉慧了愤然讥他为无抵抗主义。他漫步到花盆边折了一枝腊梅，把花瓣捏碎撒了，似乎很满足，他想有一天如果这手变大了，能把旧势力旧制度像这样毁掉，多么痛快！而他因明天不能参加运动，恨道：这就是甜蜜的家，家，什么家，只是一个狭的笼。（觉慧把花瓣捏碎撒了说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



23. 觉慧说着漫步到花园里的梅林中。他无意间望见林隙在个人影，仔细一看，原来是鸣凤，正和沈氏房中的喜儿谈着。不多时，鸣凤说太太还要她折腊梅，叫喜儿先走，喜儿应着走了。觉慧乘机跑近鸣凤唤了一声，鸣凤心在梅花，吃惊地说：“原来是三少爷！觉慧见她人矮折不到好的，便笑着爬上树去替她折。鸣凤站着说：在少爷，当心点，不要给太太知道了骂我，我常怕做错了事。觉慧说：这就叫做奴隶的永无办法。（鸣凤对折着梅花的觉慧说三少爷当心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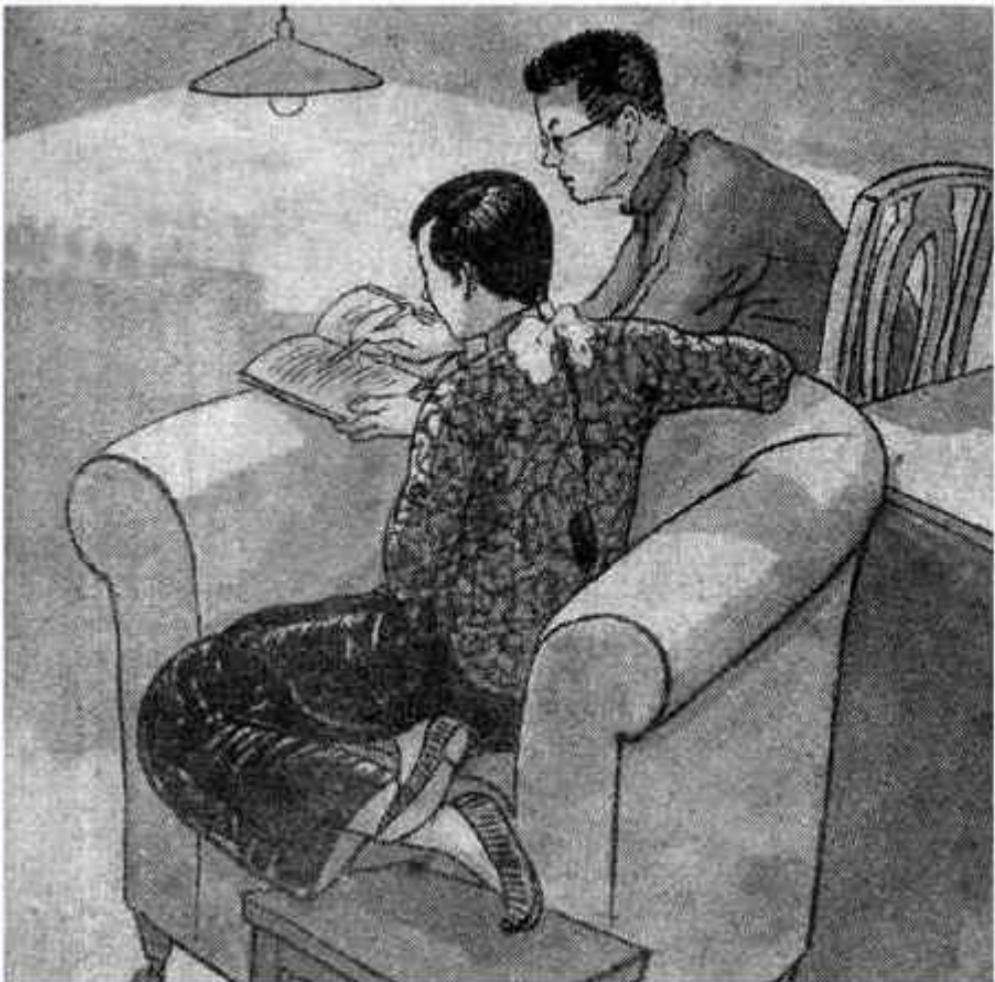
24. 鸣凤接了觉慧三枝腊梅便说够了。觉慧引他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大家坐下来，觉慧引他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大家坐下来，觉慧说：鸣凤我真惭愧，我过着舒服的生活，你却在我家受罪。你为什么像怕我似的？难道长大了心就变坏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你氏心不在公馆里了，我叫太太嫁了你罢！凤鸣低头垂泪道：太太真有这意思吗？我迟早要同喜儿一般。觉慧说：刚才我和你说笑，我有办法，我会对太太说，我要讨你。凤鸣说：我是丫头，你是少爷，这万万不能。（觉慧说坐



25. 觉慧待鸣凤走了，像梦醒般地慌忙走了。这晚月色很好，觉慧到三更还在天井里散步，觉民见了便出来陪他。一面说：琴真聪明勇敢，真是个好女子！你爱她吗？觉慧说：琴姐吗？我不过当大姐般爱她，大概你是爱她的。觉民说：好弟弟，我真错疑你了。我见剑云像在爱她，不知怎的，心中老存着妒忌。谈到这里，觉慧说：你听，什么声音？觉民说：这是大哥吹箫声，大概他知道梅表姐来了。这种凄切的调子，除了爱还有什么？（觉民说这是大哥在吹箫大概他知道梅表姐回省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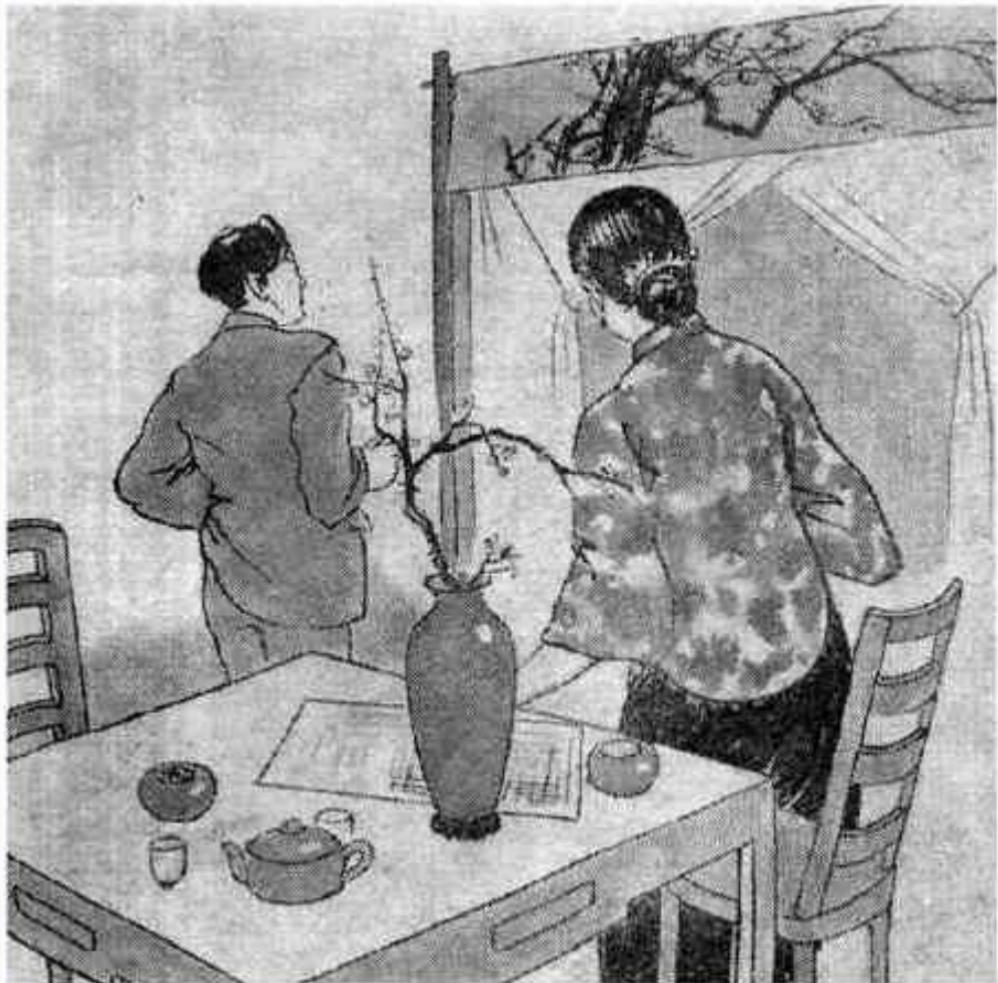
26. 学生和军人冲突的风潮，学生占了胜利。旧历新年逼近了，在省城里的学生都回乡度岁去了，这其间觉民变得奇怪了，他的心全不在家，每天很早便到姑母家时晚饭也不回来吃。替琴补习英文，跟她打得火热。觉慧有点替耽心，恐怕觉民的举动有一天给爱说闲话的人知道，那时才好看。近来觉民常谈到琴的事，好像是琴是他一人得，觉慧觉得凡事太高兴了容易失败。但觉慧的心中并不希望他将来失败。（觉民每晚很热心的教琴读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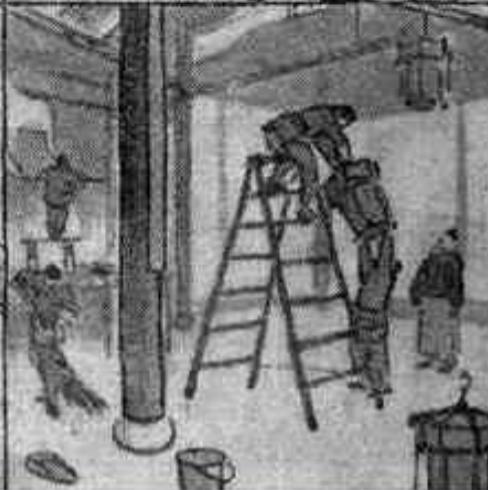
27. 觉慧在家里很寂寞，他自己比做并在牢里的囚犯。他早晚给祖父请安，看陈姨太狡猾的粉脸。当请过了安，祖父递一本线装书给他说：你可以拿去几遍觉慧拿了连忙跑。待收一看，原来是本刘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浅训。全篇说的都是教人怎样做个奴隶罢了，尽是什么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以及万恶淫为首，百善为先这类旧话。觉慧觉得头痛，随手把书一抛，往花园里散步去了。（祖父给觉慧一本书他看了就头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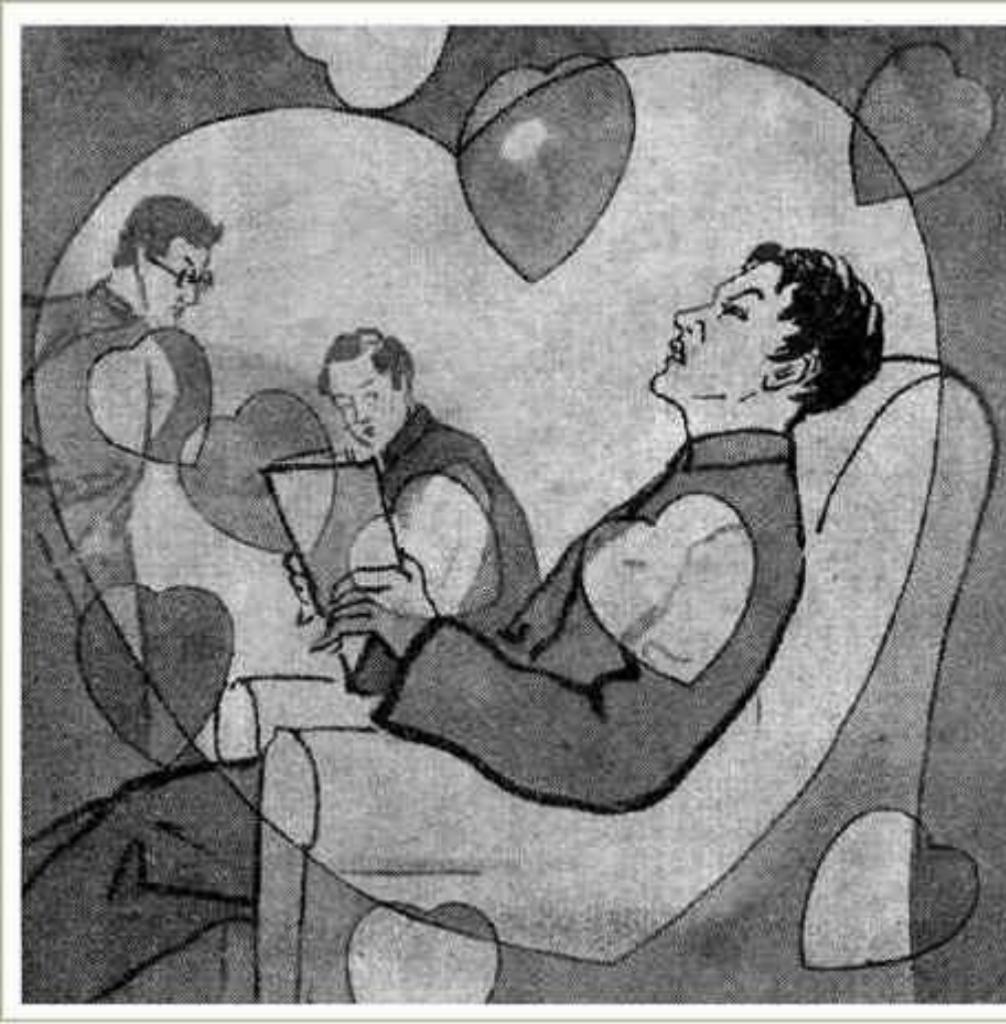


28. 觉慧这几天不见鸣凤。以为她在躲避他。他无聊中翻着复活，看了几十页，忽然恐怕得抛了。他又见祖父给他的教孝戒淫浅训，气得撕个粉碎。这时瑞珏在隔壁房中唤他下棋，他正闷得慌，便过去下了几局，觉慧望见帐檐上的梅花。称赞她画得好。瑞珏说：因为你大哥爱梅花，他要求我画的，我本来喜欢这个。觉慧说：大哥爱梅花，所以你也爱梅花？瑞珏红着脸笑说：等你将来娶了亲，问你夫人自然会明白的。（觉慧说嫂嫂这幅帐檐画得真好）



29. 旧历新年快到，除了负债过多的人外，都热烈地欢迎。这时整个都市都活动起来，高公馆虽在寂寞的街上，也泛滥着这股活动的潮流。小孩们拉着母亲要买玩具。大人们开始忙着预备过年的种种，仆人跟了忙着，一面等主人们的赏钱。厨子在厨房里忙着做年糕，白天各房女人在老太爷房里剪花折绽，预备祀祖。高老太爷不是看戏，便是去朋友家打牌。觉新和他底三叔克明在家忙着指挥布置一切。（新年快到各人都忙着预备过年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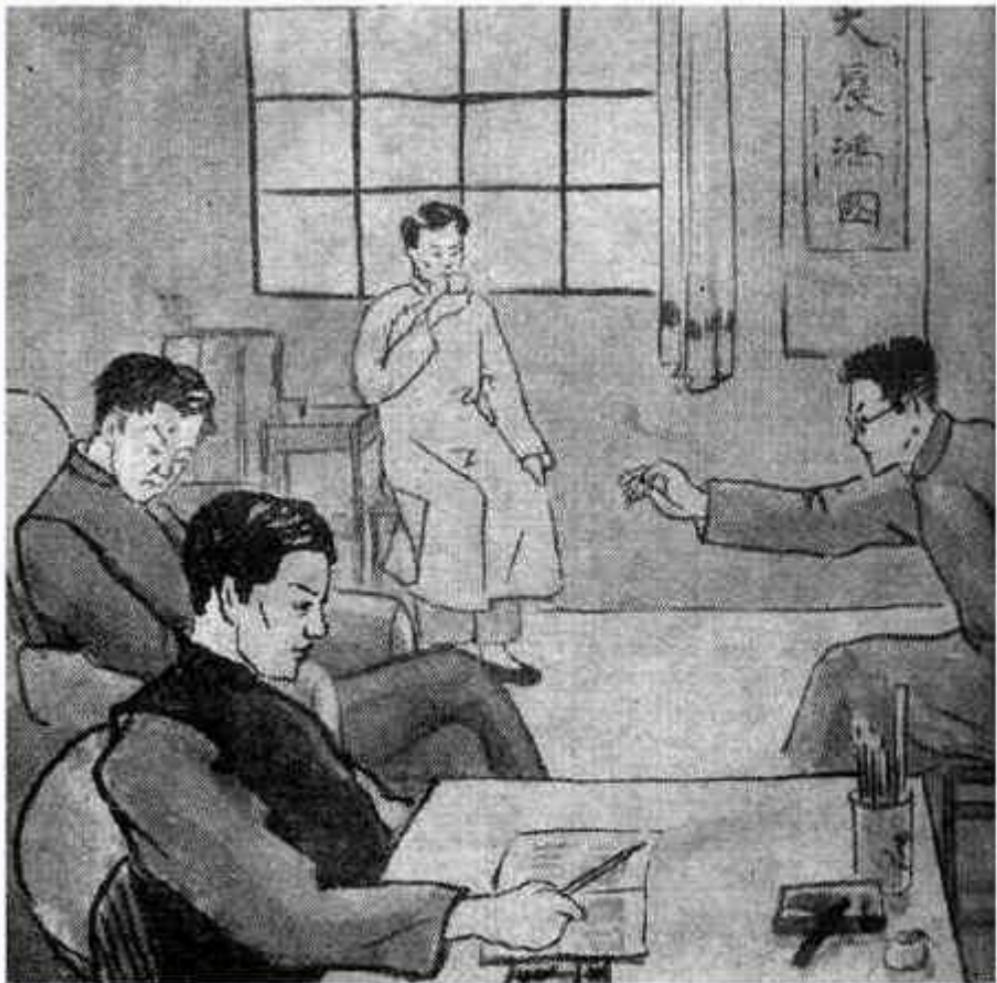


30. 除夕前一日，是高家吃年夜饭的日子，这天下午觉慧觉民到觉新的公司里玩去。还带了本前夜。觉新一见他们便说：三弟你出来爷爷知道了怎么办？觉慧说管不得许多。说着坐下来翻开前夜，朗诵着“爱情是个伟大的字，伟大的感觉，……但是你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爱情的热望，幸福的热望，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宇宙唤醒我们爱情的需要，可是又不尽力使爱情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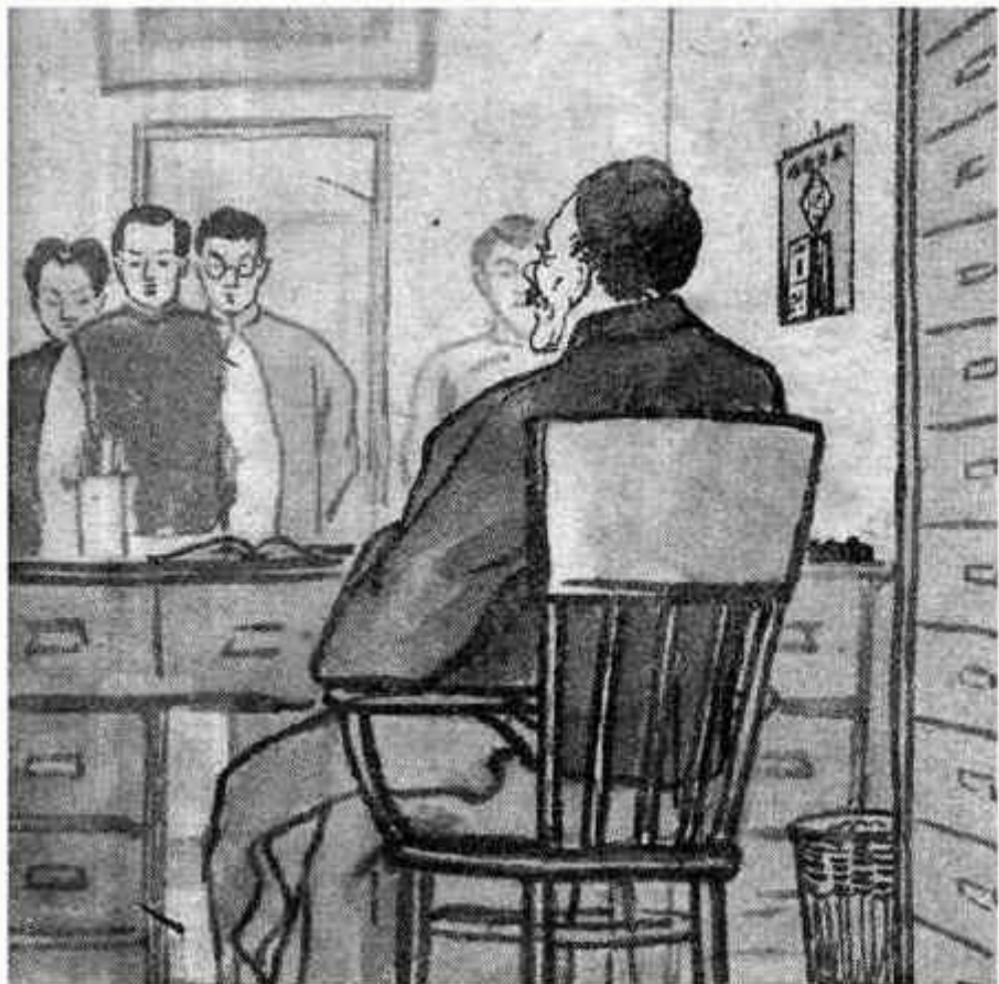
（觉慧坐下把那本前夜翻看随意念着）

大展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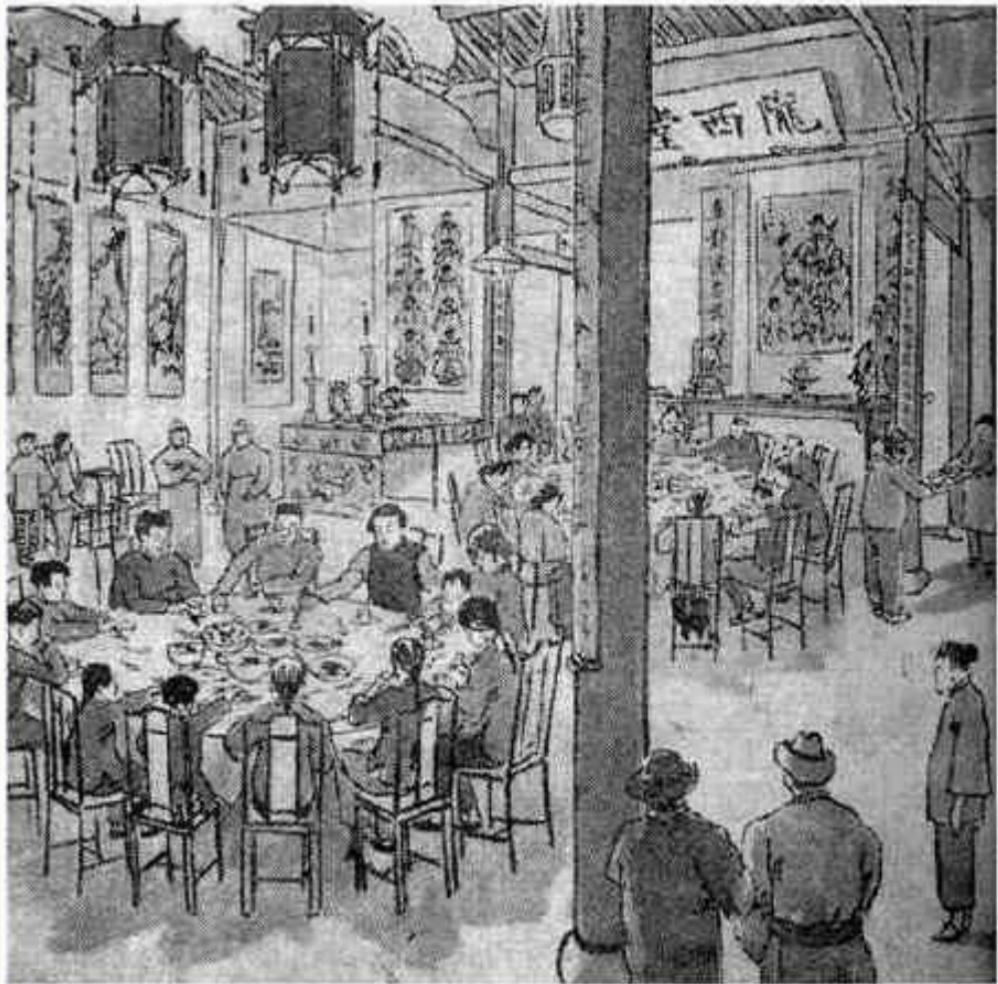
31. 这时陈剑云也来了，他听觉慧明诵前夜，脸上现着疑惑，过后又有些畏怯。一种莫明的恐怖飞翔起来，袭着四个环境的人。觉慧接着愤然说：这样的社会只有这样的人生，这种生活真是浪费青春和生命，真该诅咒。他见觉新茫然地；剑云忧郁地；觉民看着书不说话，他想他底两个哥哥对环境都是因循忍受，不敢反抗，徒具新思想，便咆哮道：你们不说话，都该诅咒。觉民劝说：三弟平静点，这样吵有什么用呢？（觉民说三弟平静点这样吵有什么用呢）



32. 觉新接着讲了他底一篇伤心史，结束说：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幸福的劳动家。待要再说，忽然听得一声咳嗽，便只声说：爷爷来了，怎么办？觉慧说有什么要紧，他又不会吃人。果然高老太爷进来了，他们四人都起来招呼，觉民把椅子让老太爷坐了，他便坐下来笑说：你们都在这儿今天吃年夜饭，大家早些回去。他又对觉新说：新儿我要买些东西，你现在就跟我去看看。待他们走后，觉民说：他果然把你底事忘记了。（觉民说他果然把你底事忘了）



33. 高公馆到了吃年夜饭的进修，堂屋中换上一盏特亮的电灯。壁上挂着画屏和祖先画像。堂中摆着两桌酒筵，上面一桌全是长辈，坐着老太爷陈姨太，周氏，克明，张氏，克安，王氏，克定，沈氏，和姑母张太太。下面是觉新瑞珏，觉民，觉慧，觉英，觉群，觉世，淑华，淑英，淑英，淑贞和琴。觉先和淑芳还小，没有坐席。老太爷因为要包括四代人，叫海臣在娘怀里坐一会。老太爷一桌吃得很斯文，觉新一桌行着酒令，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上面一是长辈下面一桌是觉新和她的弟妹们）



34. 散席后，觉民他们想留琴在家过瓣年，但琴却跟母亲走了。觉慧带些酒意，信步到在口，只听得鞭炮在响，大门上的红纸灯笼发出朦胧的光。当鞭炮声过了，觉慧无意中听得有人在万家欢乐时低泣，不觉上前寻找，见右首大石缸旁有个小乞儿蹲着，他慌忙给了两个银币，叫他去估衣买食。当他回进去时，仿佛有人在笑他是个个人道主义者，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改变世界，便可以使这小孩免去冻饿，多么愚蠢呵！（觉慧说你把它拿去去打一个和暖的地方罢）



35. 第二天起来，黄妈向觉慧兄弟们唠叨了一阵。盥洗后，他们到园里去，经过山林竹径，到了朱楼前，就走了上去。只觉新，轻摊在床上，觉慧惊道：大哥，你静悄悄独自睡在这？觉新道：这几天太累了，实在应付不了，躲躲也好。他想大哥的战略失败了。觉新又问：你见过梅表姐吗？我在街上已见过，她和大姨妈同来的。她来了，使我想起往事。果然我喜欢大嫂，但也不能忘了她。我真误了她，她嫁了，守寡了，又回娘家过活。（觉慧说大哥你静静地独自睡在这里做甚）



36. 觉新苦恼地说个不休，觉慧挡住道：算了罢，梅表姐不会怨你，也许早忘了。说着走到窗前，见觉英，觉群和淑英淑华淑贞几姐妹在楼前踢毽子，觉民也在内，觉慧大声问午饭吃过吗？淑华爷头答话，毽子正好在一百多下落掉了。不一会觉慧见觉新下去了，他也随着下去。觉新踢毽子的姿势很滑稽，惹得大家笑起来。刚才觉新苦恼的情境这时已变成欢乐的了，人原来是健忘的，觉慧暂时了解了他大哥的为人。  
(他们向窗外一望看见觉英觉群淑英淑华淑贞在踢毽子)



37. 除夕傍晚，高公馆堂屋里聚满了人，他们都穿着新衣，男左女右地站着，在灯烛辉煌中向祖先行礼。老太爷一出来，大家鸦雀无声地预备向他行礼。鞭炮响过后，铺了红毡，先由克明一辈的男女跪下去向他叩头请安。然后是觉字辈孙儿孙女给他拜贺，他笑着受了礼回进去后，堂屋里便显得闹热起来，于是周氏领着克字辈在红毡上互拜，觉字漱字辈分向自己的父母拜贺、这样拜下去，说著祝语开着玩笑。（老太爷出来向外一站先是克明一辈男女跪下去叩头请安）



38. 觉民觉慧从侧门跑出来忙向自己的房间走了，他们怕仆人来给他们行礼，但刚走过周氏窗下，却被人拦住了，带头的是黄妈接着何嫂等都来恭敬地叩头请安。最后鸣凤走过来，脸上薄傅了脂粉，眸子光油油的，棉袄上罩着一件滚边新竹布衫，她先给觉氏请了安，然后到觉慧跟前，脸上堆满天真的微笑，唤声三少爷，便埋下头的微笑，唤声三少爷，便埋下头把身子弯下去忽又站起来，还对觉慧笑了笑，这是祝福的笑。觉慧愉快地还了礼。（鸣凤唤三少爷弯下去向他拜年）



39. 拜贺以后，仆人苏福在天井中叫道：放花炮了！于是众人都围拢来看，只见天井中金光灿烂的火花往上直，一股落下了，一股又起来，顿时生了火树，开了银样接连放了八九筒，都是张太太送来的。觉英觉群觉世带箭来放，过后觉新和他的三个波父出去拜客辞岁，老太爷在房中与媳妇们玩牌，陈姨太帮老太爷看看，瑞珏她们另外玩一桌。觉民觉慧到姑母家望琴去了。（这天晚上在黑暗的天井里出现了一株火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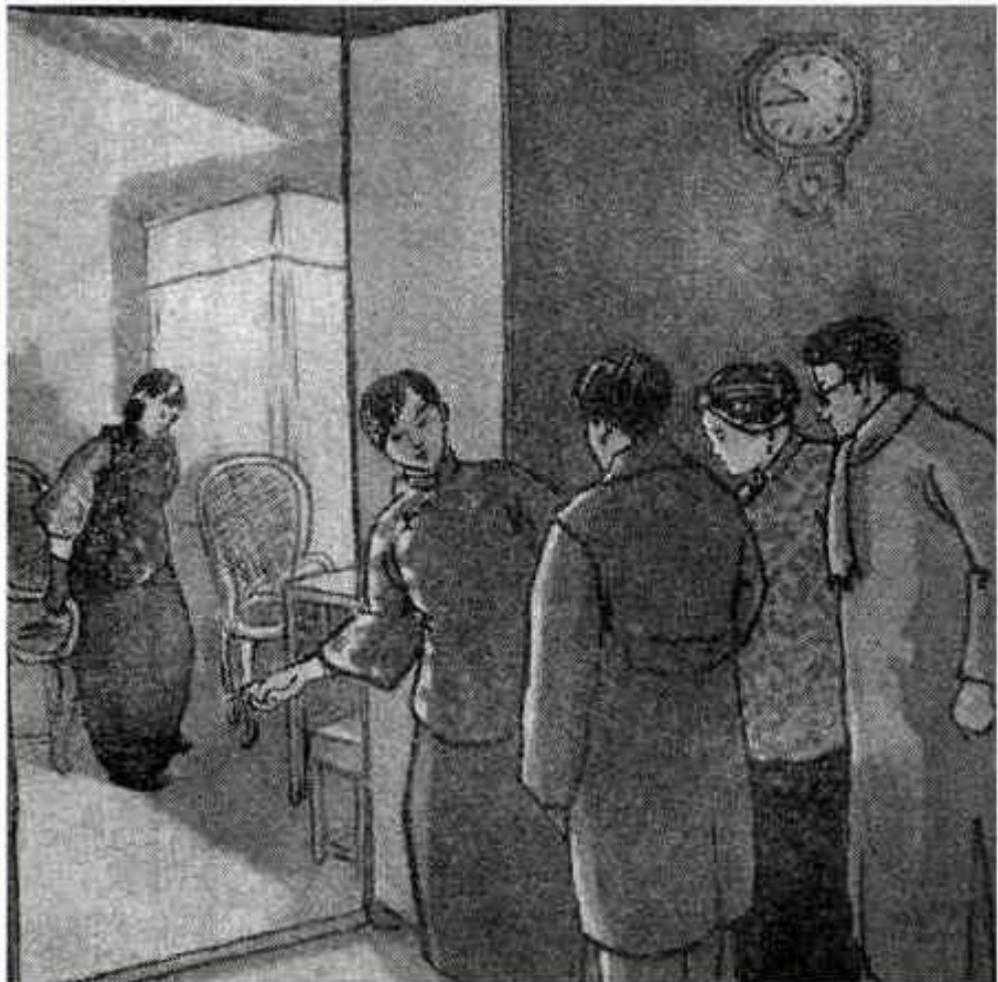
40. 觉民觉慧跨出门槛，在那永远沉默的右面的石狮边发现一个瘦黑的面庞，暗淡的灯光使他们看不清那是旧仆高升。高升在他家做了十多年，因吃上鸦片偷了老太爷的字画，被送到警察署关了一阵才赶走了。他每逢年节照来计些赏钱。他望见他们两个走出门来，他悔恨不该染上烟瘾。他记得三少爷曾在他烟灯边躺过，听他讲过故事，他想去拉住他们，但他太褴褛了，只得蹲在暗处心里善意地祝福着。（在高家做过十多年的旧仆高升现在四处流浪着）



41. 高升等党民觉慧走远了，才站起来望着他们的背影。他凝立在街心让寒风无情地打着他破烂衫中的瘦体，拭了拭泪滢的眼，瞧一下石狮，捏着旧主人的赏钱，慢慢地走了。在这时党民弟兄在街中大步走着，他们的心中充满温暖和快乐，踏过鞭炮底除尽，走过寂静的和热闹的街市，走过门前燃着大得无比的蜡烛的杂货店，终于到了张家。在路上他们只想到许多快乐的事，而不曾想到那叫做高升的人。（他们踏着鞭炮的余尽走过热闹的街市）



42. 觉民觉慧到了张家，见了和琴便向她们行礼。这时克明觉新已来过，要张太太回娘家住，她答应后天去。觉民觉慧跟了琴到她的房里，不料房里还有个瘦削苗条的青年女子，原来是梅。他们好久不见谈着的话格外多，梅表姐多愁善感，说了不少伤感的话，喟叹着坎坷的生活，他们和琴百般劝慰着她，她虽还微皱眉头，但脸上已无阴暗的颜色，甚至带笔地说：谈了到爽些，又絮絮地问起大哥和嫂嫂的事。（出乎意外地他们必见房里还有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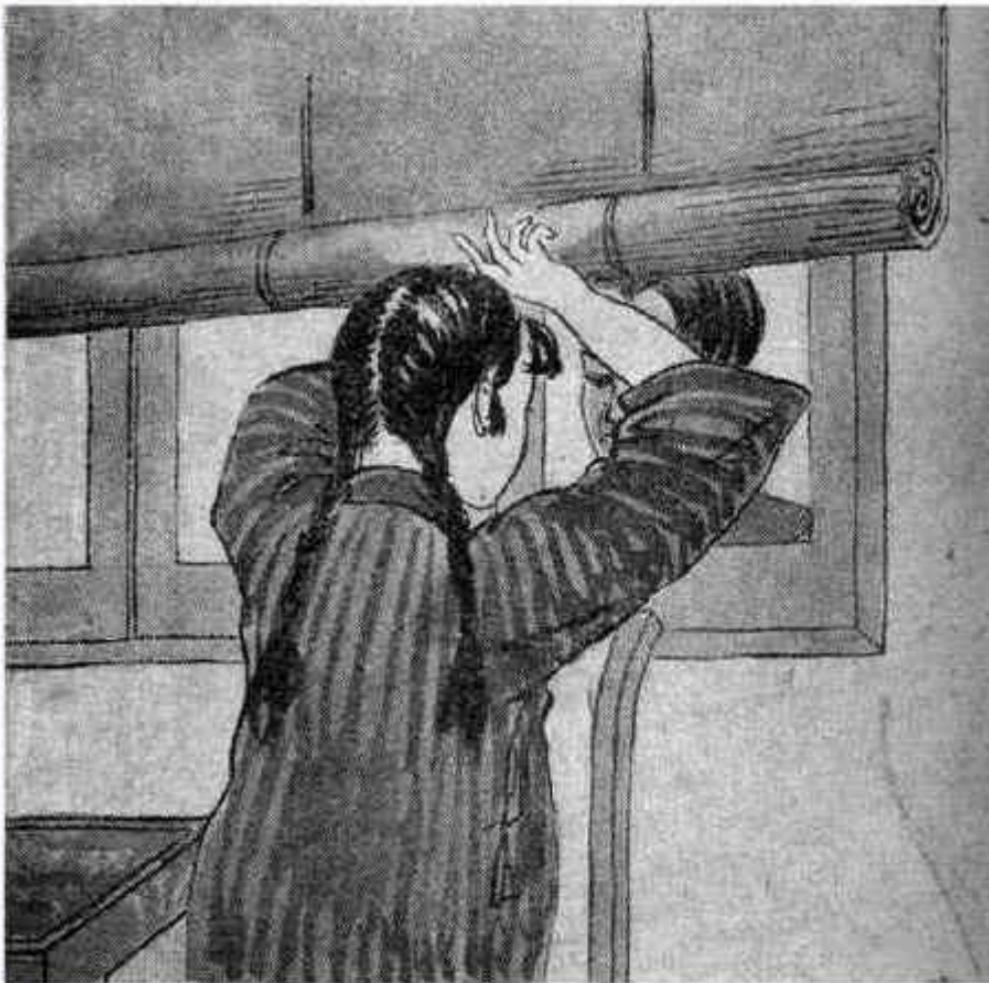
43. 觉民觉慧从张家回来，已十一点多了。刚才和梅表姐谈的真是一个凄楚的梦。他们在十字路口忽然碰到剑云。招呼剑云便被拉到高公馆来。他听说琴后来也来住，更加高兴了。他们经过房门，见仆役们在掷骰子财钱。走进堂屋，克定便招呼剑云掷骰子，剑云进去向众人行礼出来便加入了。觉慧很想剑云不加入，但他却加入了，觉慧便没精打采到觉新房里看瑞珏她们玩牌，一会又回到了自己底屋里。（剑云加入了克定他们的赌局）



44. 觉慧回房见觉民在写日记，他嘲笑了觉民几句又出来寂寞地踱着，他踱到花棚下坐在一个椅上。无意中他听到淑华房里有人在说话。先听是四房里的丫头婉儿说：好像是我们之中选一个。觉慧突然注意起来，接着鸣凤说：那一定选中你了，我给你道喜。婉儿说：我和你说正经话，哪个愿做人家小老婆！鸣凤说：要是选中我，怎么办？不行，我宁死不做那老头儿的小老婆的。仿佛这就成了事实。她的话悲哀而颤抖。（鸣凤说要是选到我宁死不愿做小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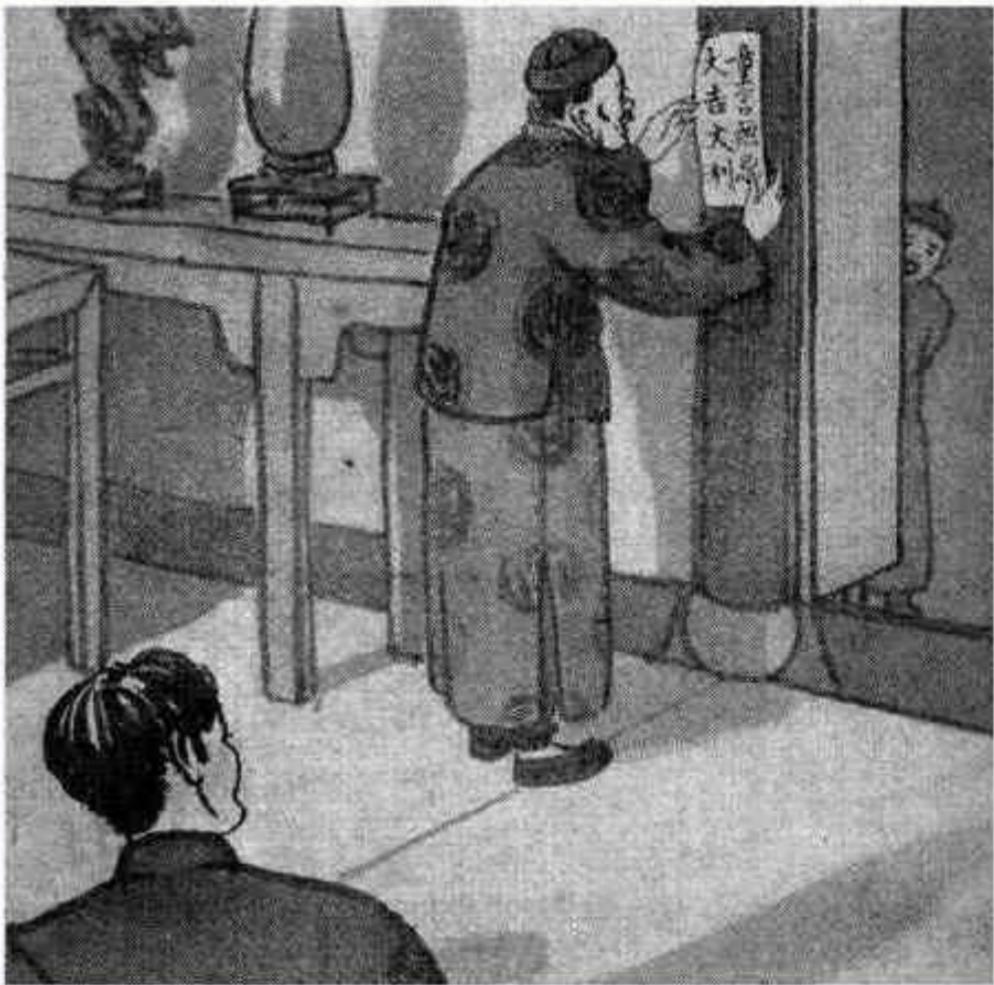
45. 婉儿说：你近来一定爱着什么人，是高二爷吗？觉慧在窗外先很耽心，听说高忠，便放了心。那时有人喊婉儿，婉儿抱怨着走了。鸣凤坐下便瞌睡。觉慧走近窗敲几下，低唤着鸣凤，鸣凤惊醒，忙到窗边掀起帘子，见是觉慧，问有什么事？觉慧说：刚才你们说什么？鸣凤说：老太爷有朋友姓冯的要讨姨太太，听说已看中我和婉儿。可是我不去，决不跟别人，我向你赌咒，你走罢，给人看见了不好。说着放下帘子，觉慧还站着。（鸣凤对觉慧说我不去我决不去跟别人我向你赌咒）



46. 觉慧在窗前站了一回，回到房里时，股子声早停了，一会剑云也来了，他的脸上很是沮丧，觉慧知道他输了，问他输了多少，他说六块钱。写日记的觉民回过头来说：刚好是你半个月的薪水。剑云说：不是吗？这笔钱本来想买几本英文书的。觉慧说：为什么你要赌钱叫经？我劝你又不听！他想再打些话安慰他，可是没有适当的，直率的觉慧对于为了一些小事而烦恼的男子，是无法了解的，只好把它当个迹来研究。（剑云说赌钱的人总是非常后悔但有人来拉也就毫不疑迟地去了。



47. 觉民走出房去，只见仆役们在预备敬神的事。天渐发白，到了敬神的时候，觉慧撇了剑云也往常屋里跑，这时老太爷因觉群在堂屋里说了不吉利的话，便写了童言无忌，大吉大利的红纸条，拿来贴在门柱上，正被觉慧看见，他不禁在心里暗笑。大厅外爆竹响起来，一连放了三串，众人在堂屋里行举了礼时鞭炮还没燃完，而天已经大亮了。在晨光中觉新和他底三个叔父又坐着轿子出去拜年了。（觉慧看见祖父贴着红纸心里暗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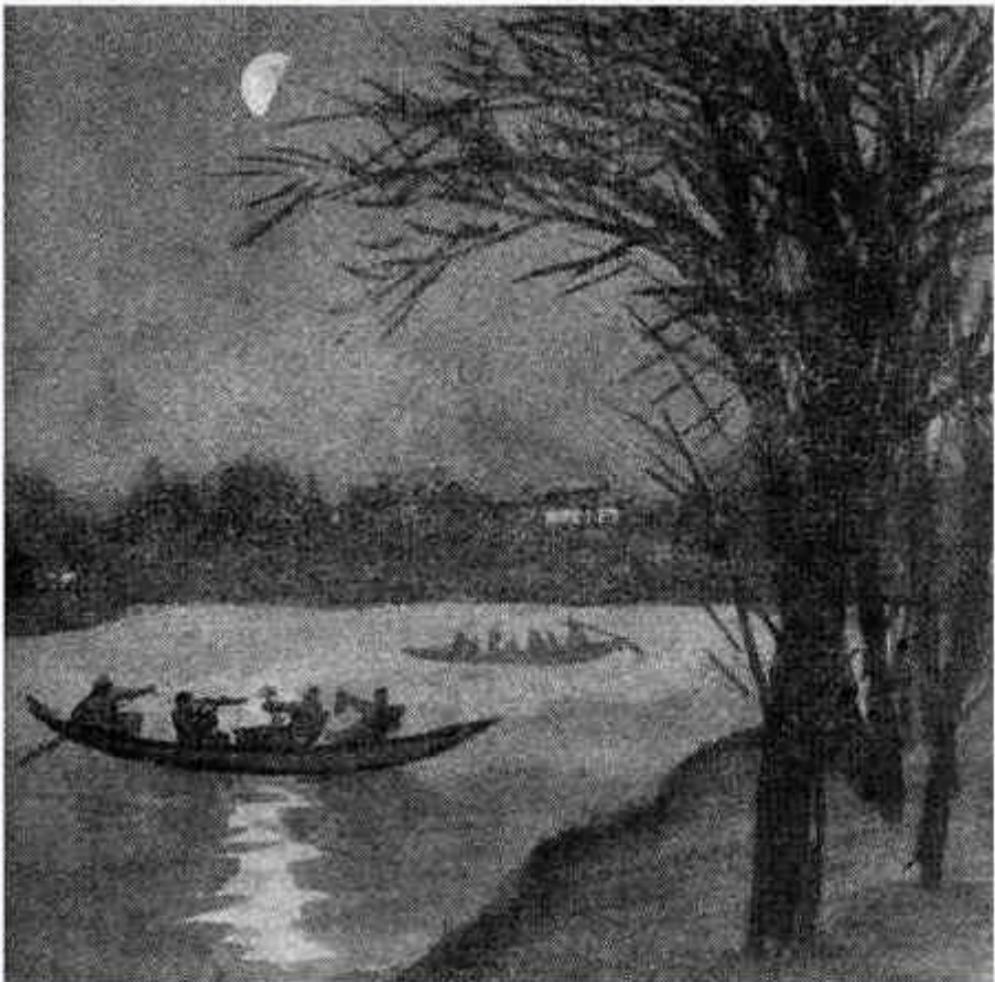
48. 同时，女眷们也在晨光中嬉笑地走出大门，向本年的喜神方走去，算是一年一度她们抛头露面的机会。她们用好奇的眼光饱看了一切新奇的事物，又忽忽回转。琴和张太太来了。张太太住了三天就跑，琴却要住到十六才走，有时琴还约她的同学许倩如来玩。他们年青的一伙，在园中或朱楼上尽情作乐。剑云还留着，觉民暗中常讨厌他，他却不觉得。觉慧因觉民常对剑云不高兴，因而对剑云反表着同情。（女眷们一年一度在街上抛头露面的机会是走喜神方）



49. 他们化两天的商议和布置，到初八晚上，除老太爷怕夜寒没到外，其余的长辈都被请到园中看烟火。众人到了朱楼上，只见窗外一片黑，远处有几点灯光罢了。周氏笑问灯火呢？琴说就来了。倩如正和太太们畅谈时，忽胡上一声响，一股红光从黑暗中冒出来，接着一个鹅蛋般的东西冲上天空，一声爆炸，银花四飞，五光十色，如雨纷坠，周氏对琴赞美着。克定问还有吗？正要站来，水面又出现了第二次的烟火。（几股亮红的火光升到半空倒垂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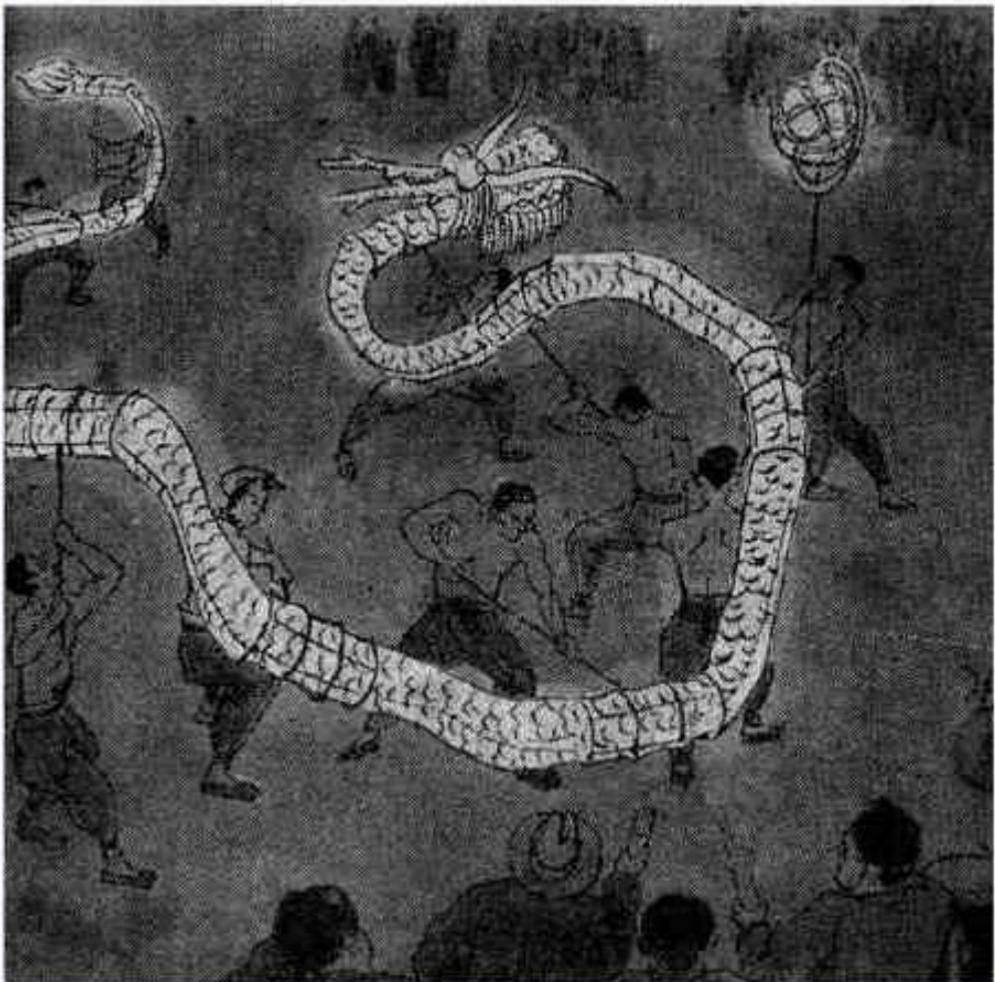
50. 烟火过后，梅花三弄的笛声从湖滨飘扬起来，还有人用胡琴和着，但胡琴声很低，被向声压过了。周氏问谁在吹笛，这样好听？琴从静听中惊醒：说是二表妹，拉胡琴的是大表哥。笛声住了，远远地起了拍掌和笑语声。过后笛声又起来了，吹着快乐的曲调，有个男声跟着唱。那是觉民。一曲歌罢，觉民又唱一首流行曲，唱了一句，第二句便由男女合唱着，淑英清脆的声音跟觉民的直朴到朱楼上来，向四处飞动（笛声胡琴声从湖滨飘扬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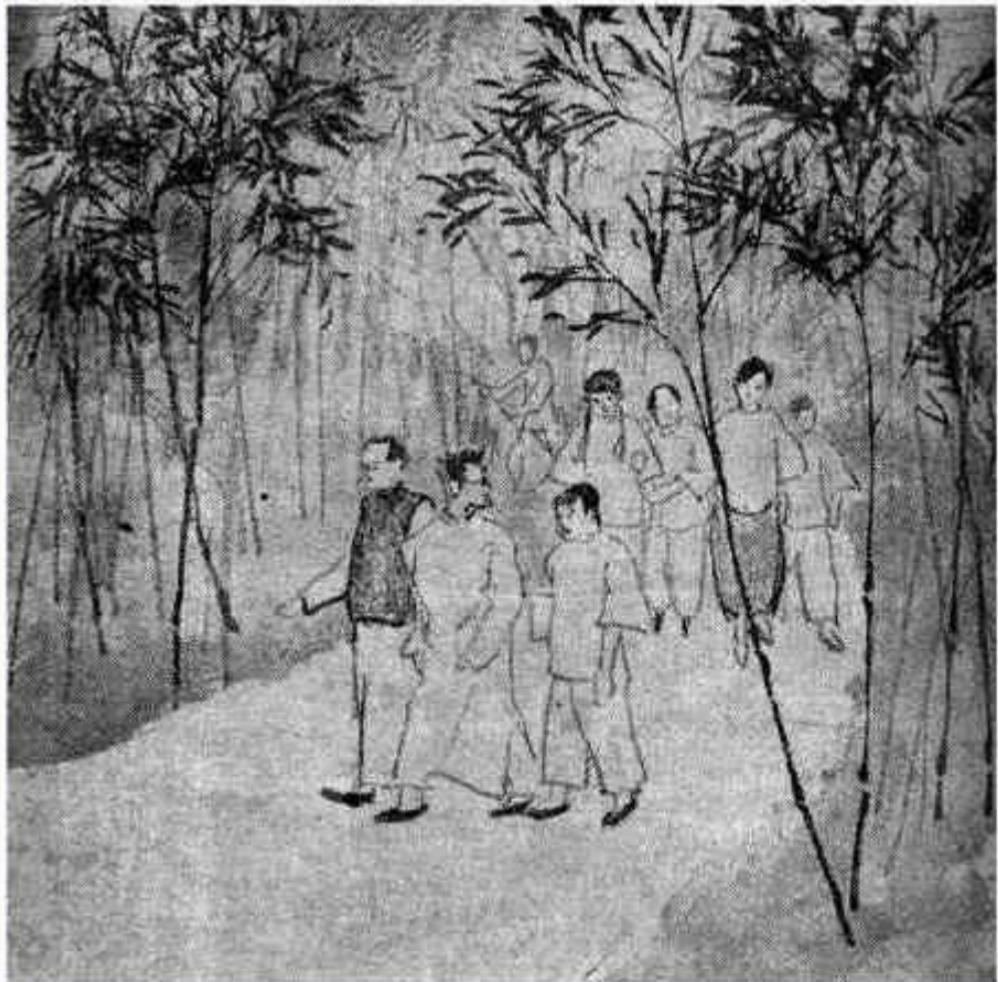
51. 歌声住了，接着一片哄笑。这时水面上浮起红绿的小灯，不多时灯笼布满了水面，边漾出异样的颜色，在变换，移动。过后在一处灯光急急移动，向一边避去，中间留了一条路，笑声到桥边停住，见觉新几弟兄在笑声中登了岸，后面还有一船载着淑英、淑华、淑贞三姐妹，她们提着灯笼也上岸来，觉新上楼问看得满意吗？克定说：有趣极了，明晚上我请你们看龙灯，我自己做花炮来烧。（水面上发现无数小灯笼在移动着）



52. 初七，觉英觉群觉世整天在马房看轿夫们做花爆，谈龙灯。晚来克定指挥着布置一切，到八点钟，觉群他们吵着，龙灯还没来；九点，仍无消息，淑华在淑英前讥笑克定说大话。克定却把高忠大骂。十点后，高忠奔告灯来了，克定非常高兴，于是一门老少都来争看，高忠拿鞭爆缚上竹竿爬上梯去向龙身上燃放。花爆都向玩龙灯的人身上齐话，他们一点也不怕，尽他们烧着赤裸的上身，结果得了克定的赏钱跑了。（锣鼓不住地响着龙灯开始舞动了）



53. 元宵月色很好，觉英他们看烧龙灯去了，琴后天将走，瑞珏她们有些舍不得。觉新为了佳节难逢，提议到园里去玩，瑞珏被海臣吵着，不能去，于是六兄妹和琴还带着鸣凤去了。淑贞胆小怕鬼，倚着鸣凤跑，觉慧跟在鸣凤后边，半路上淑贞被猫骇了，连忙向鸣凤身上靠。觉慧把她同行。觉慧故意跑进竹林，拔了一枝竹来当手杖，仍旧跟在鸣凤身边走。他的举动大家都以为像发疯。  
(他们过竹林灯光全没有了)



54. 觉慧指着柳下的小船，淑华说：早见了，不待你说，觉新去解了缆，大家下船，船从圆洞桥下流过。鸣凤在船头上解开藤蓝，取出酒菜，觉慧向石壁高叫，回音立刻起来。琴说：今晚可惜少一人。淑华问：大嫂吗？觉慧说：梅。于是大家背着觉新讲梅。觉新苦笑说：怎么不给我听些。觉慧爽朗说：今晚如梅表姐在多好！淑英说：梅表姐外，还有周家外婆底蕙表姐，芸表姐，明天琴姐走了，这儿划船又少人，真是没有不散的筵席。（琴说今晚可惜少一人淑华说大嫂吗觉慧说梅表姐）



55. 觉慧说：要散早点散也好，惟恐其散而结果仍不免一散那才难受，淑贞说：琴姐我不愿散，大家聚着不好吗？要说：各人有各人的事，那能不散？觉新说：你嫁了姑父，不跟他去了吗？淑贞说：我决不嫁。觉民说：那你为什么让五婶缠足？淑贞无话了。五婶是天足，嫁过来受够嘲笑，所以给淑贞缠足。淑贞抚着小足，过去的痛楚便涌上心头，她想别人都是天足。在出嫁时复仇出这口气又很渺茫，不禁倒在琴怀里哭起来。（淑贞想到这里就倒在琴怀里轻声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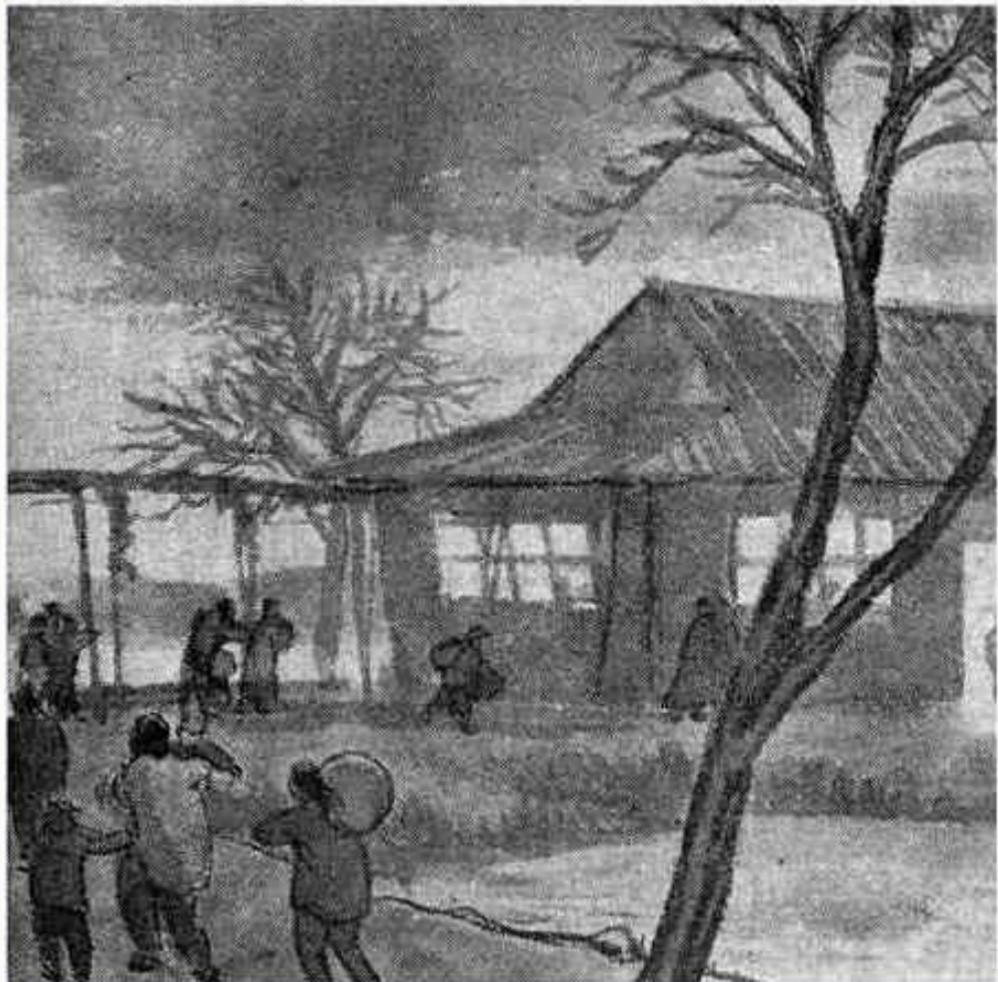
56. 他们玩畅了回来，见觉英觉群奔进来慌着说打仗了。觉新接过国民公报紧急号外一年堵知督军下令讨伐张军，长双方已经开火。觉新急急往街上一围回来，瑞珏便问有什么消息，会巷战吗？觉民也从外面来，见有许多伤兵抬进城，大约战场就在城外不远。觉慧却说着壮语，一点也不怕。晚饭后弟兄三人都去街上探听消息。众人的脑中都映出一幅扶老携幼，在枪声码火中流亡的凄惨的巷战的图画。（督军下令讨伐张军长起了战事）



57. 上上下下全都慌张了，十点后轰的一声，接着又是华拉华啦这样起了三次，枪弹在空中乱飞在屋面上乱落。炸弹怒吼而过，大响之后接着尖锐的叫声在空中凄惨地盘旋，电灯也灭了，嚷着点灯，大家聚在一起，老太爷也出来了。忽然很近的地方起了巨响，接着鸣凤奔了出来，面无人色，说：三小姐房里落了炸弹，打得不成样子。大家听了，都目瞪口呆，惊骇万状。正忙乱间，张太太又张皇地领了琴和梅来避难。（鸣凤说三小姐房里落了一个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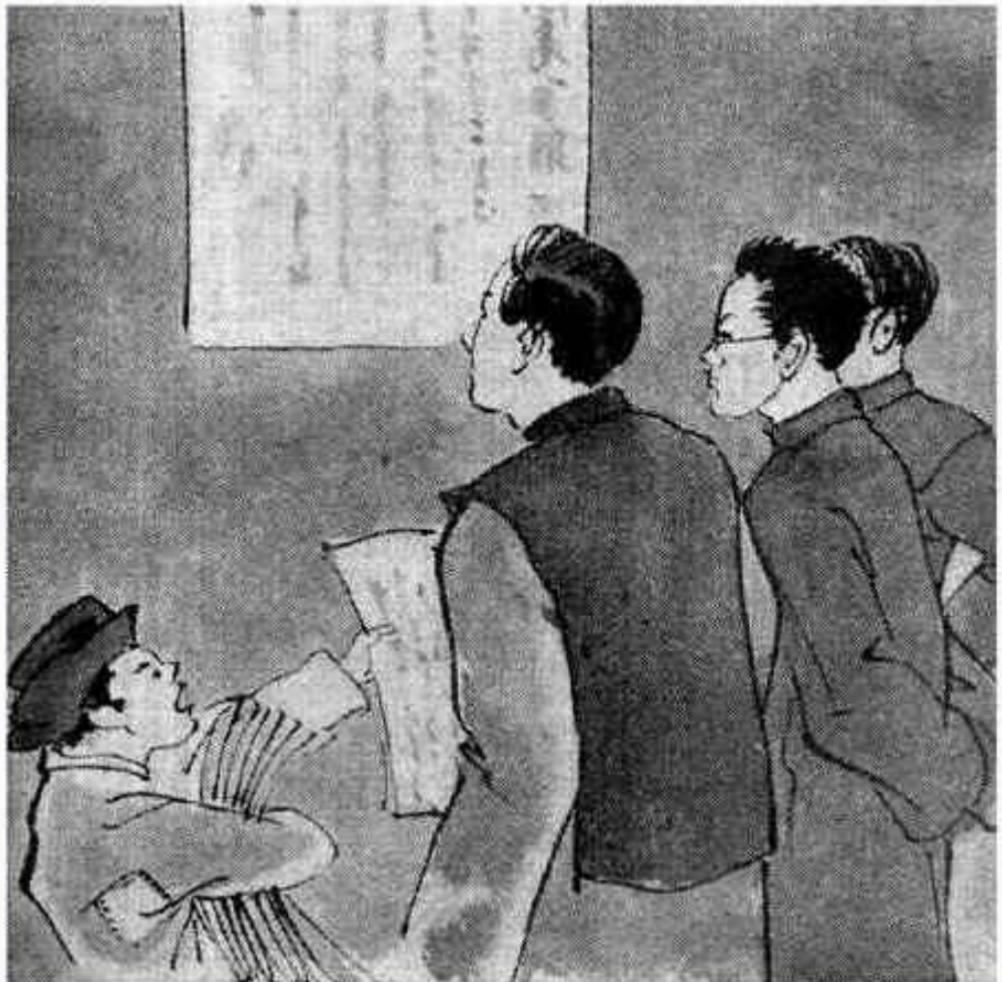
58. 接着屋顶上又起了一阵响，一个炸弹飞过，在公馆隔壁炸裂了。众人听了都向大厅奔来，仆人们便过来劝阻说，大门已上锁，街上满放步哨，交通早断绝了。众人只得退回，想不出避炸弹的方法，这时觉新提议避到园里，众人便都向花园跑，穿过松林竹径，来到湖滨，景色虽好，大家也无心游玩，匆匆往水阁走。克明先领仆人开门点灯，老太爷疲倦地躺到中间坑床上，其余的人也都在各处坐着听枪炸声或谈话。（众人就沿着湖滨往水阁避难）



59. 梅对琴谈起这里我还是五年前来过的，琴便道：梅姐，今年元夜我们在这儿划船，大家惋惜你不在，不料现在你竟来了。梅说：我很感激你。这里风景依然，可是我的心境大不相同了，回想往事，真难去怀。琴正劝她不要自苦，瑞珏牵着海臣来了。她们客套了一番，瑞珏要海臣向梅叫表娘，梅抱着海臣偎偎脸说：他很像大哥。又说：大表嫂，你真幸福，有这样一个宁馨儿。说时她的声音有点异样。（梅说我即使心如死灰也难把往事轻易忘掉）



60. 朝晨琴和淑英姐妹流洗后，陪梅到园中各处去观赏，并变些别后光景。午后觉新三兄弟见形势和缓些，便上街去探听，并看看姑母家去。路上只见一堆堆人在谈时事，每隔十几步，墙边立着武装士兵，也有荷枪来去的，他们试着没有阻碍，就直跑了。在三叉路口，他们见了告示，知督下野，战事已停，心很宽慰。待要探姑母家去，却被哨兵拦住，只得回来，他们把停战消息告知，大家都很安慰，只姑母还挂念着家里。（读了告示大家觉得安慰了许多）



61. 梅在假山边，  
见觉新从阁中出来，便转身跑了。  
觉新追到桃树下唤道：梅，为什么避我？你还不恕我吗？梅半乡戚然道：你没亏负我，教我从何恕你？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免得想起从前。觉新再三说我错了，我误了你，负了你，挨近去求饶。梅哭着推开他说：应该避点嫌疑！这时听见有人来了，梅把身子和觉新离得开些，来的是瑞珏海臣琴和淑华淑英等，见他们面有泪痕，淑英便讪笑了几句，瑞珏见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梅说不要挨近我你也流言避点嫌疑）



62. 过了两天，交通恢复，张军驻扎城外，市面混乱，败兵在街上闹事，人都恐怖败兵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早上张太太的仆人来报告驻兵已退，毫发无损伤张太太和琴便放心了。下午钱家派人来叫梅平静了回去，并向周氏谢谢厚待梅的盛意。梅想就走，被周氏瑞珏苦留住。因为谣言北门一带的首富有被抢之虑，四太太和儿女们先到了娘家，接着三太太和儿女们，陈姨太，克安克定都走了，只觉新一房人没有走。（各人脑中像电影般开映着可怕的图画）



63. 这天还没夜，街上就绝了人迹。琴恐怖着问梅姐和瑞珏，败兵真的闯进来怎么办？梅道：我只有这条命！她说得很凄惨，忙手蒙了脸。瑞珏说：我怎么办呢？她明白梅的意思，但她离不开觉新和海臣，不觉尚出泪来。琴想除生命外该还有什么东西？这时什么新思潮，易卜生，都不存在了，她找不到救援的人。自己的力量到那里去了，他绝望了，心房颤栗着，她不但为了恐怖，而且发见了自己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女青年。（她们好像看见那个奇耻大辱就在面前）



64. 觉慧坐不住跑出房来，见空中火光冒，不觉喊道：起火了。众人奔到阶前，立刻感到都完了。这时对于逃法，众说纷纭，最后觉新说大家到园里去暂避罢。觉慧还想不去，结果被觉新说服去了。忽然瑞珏放下海臣，走到觉新前呜咽说：我不能离开你，我死也要和你在一起。海臣也过来拉着瑞珏底衣襟道：妈，我也不去。这一来弄得觉新没法，只好向瑞珏作揖道：看海儿面上，同时为了你清白的身子，还是离开我去罢。（觉新说你们只顾去好了我自有办法）



65. 过了几天，高公馆又热闹了。觉民觉慧到楼一转就回来。这时谣言又大盛，众人在堂屋前筹画应付。高忠进来惊报有军队来驻所。于是女眷们躲了。克明出去交涉跑到大厅上见一个马弁引了轿里的土娼直闯客厅，恶狠狠说：连长太太要在这里住。克明忍不住冒了火，毫不胆怯地说：这里不便。那个淫荡的土娼倒还知趣说：跑罢，免得惹厌。马弁跟着悻悻地走了。众人先时替克明捏一把冷汗，这时才吐了一口气。  
（克明不顾一切拒绝了马弁和连长太太的要求）



66. 她们走后，克定批评克明办得不当，如果连长太太住在这里，可借她做护符，免去军队的驻扎和糟蹋。觉民却反对此说。觉慧拉开他道：怎么不懂事，五爷的心早被那女人迷住了。待觉新回来，说起此事他已有办法，他说：有个同学在张军长处做秘书，今天还见过，那同学说起新入城的兵要驻扎民房的事，答应回念部是一张告示来，众人还不放心，要觉新去拿。觉新拿来了，克安克定便新自贴在门前。（克安克定亲把告示在大门墙上贴起）



67. 第二天张升来接张太太和琴。梅也要走，被周氏留住。下午钱太太来房周氏，她们本有芥蒂，但都忘了。周氏热诚欢迎，和她玩牌梅瑞珏作陪。觉新回来了，瑞珏就让他，他恰巧坐在梅对面，他和梅很少说话，只偶然互看一眼。觉新常发错牌，瑞珏站背后指点着。梅见了更心痛。要是她母亲知她的心，则现在他背后站的是她了。这情多可羡！她又想起孤寂凄凉的生活，不禁悲妒欲绝，便藉故托瑞珏代打，走了出去。（梅在对面看见觉新和瑞珏亲热的样子心里不觉酸痛起来）



68. 梅回到淑华房里，正好没人，她便倒在床上想了一番，伤心得痛哭起来。哭了一会也就睡着了。过后瑞珏让五婶打牌，她到梅庆前唤醒她道：梅表妹，你哭过了吗？你有心事，不妨告我，我想帮助你。梅又哭道：你不能帮忙。瑞珏也悲声道：梅我明白了，我早不知道，现又来不及了，当初他不该娶我，弄得三人都痛苦，我想还是我走开，记你们过着幸福的日子，只要你们能好好照料海儿就够了。这时梅已不哭，瑞珏却哭了。（瑞珏说梅你不必求我原谅是我应该来求你宽恕）



69. 梅说大表嫂，  
你误会了，我并不  
爱他。不，我是爱  
他的，我不瞒你。  
但我们的母亲把我们  
分开了。我和他  
今生是完了。我真  
薄命，我家里没一  
个能了解我的，我  
的身世只眼泪知  
道。我一生被命运  
播弄着，在赵家痛  
苦的一年不知怎样  
过的。我不该插在  
你们中间，请你原  
谅我罢。瑞珏听得  
明明白白，表着同  
情，一面谦逊地安  
慰着梅，要她当心  
咳坏了身体，以后  
还是寻些快乐。两  
人走到桌边开镜理  
发，傅些脂粉，摧  
着手出去了。（瑞  
珏和梅谅解以后到  
桌前重整云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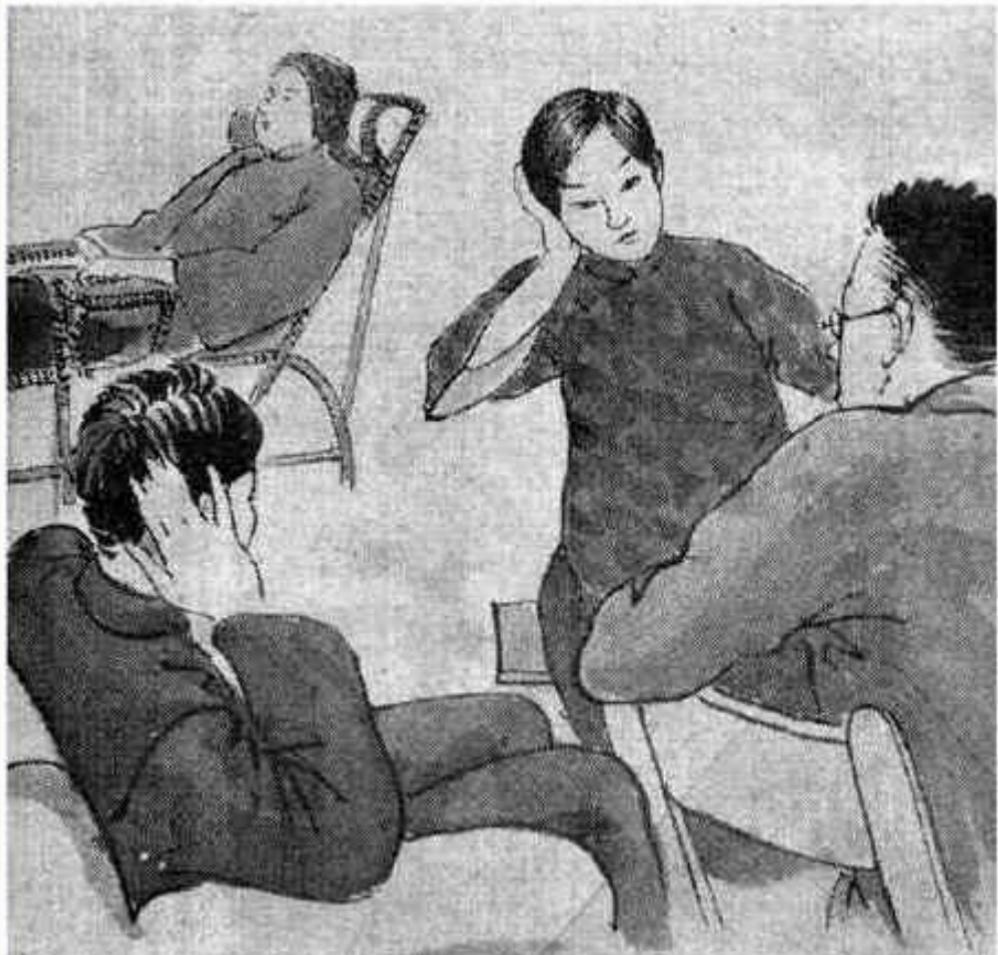
70. 恐怖期过了，一切得了常态。觉民觉慧和同学张惠如张还如黄存仁等办了一种黎明周报，刊载新文化运动消息，介绍新思想，攻击不合理的一切。觉热烈地写文章，觉民白天忙功课晚上忙教琴很少帮忙。周报出了几期，读者广大了，甚有送了同情的响应回来。觉慧因怕祖父干涉，隐讳着与周报的关系。他把大部份家人视同敌人。但有一天克明在他房中到周报和他的文章，幸只冷笑著没告诉祖父。（觉慧很热心参加着编辑周报的工作）



71. 觉慧的生活没人了解。祖父摆着严肃的脸陈姨太一味狡猾，继母客气冷淡，大哥持着作揖哲学，嫂嫂又怀孕了。他读到了奋斗上面的一篇热情横溢的文章，更明日中国青年不是奢侈品，不是来享乐，而是来受苦的对这黑暗社会责任得大应把全部社会问题放上己肩，反恋爱，勿轻易谈情。觉慧脑中便浮现了具体化的新社会把少女的爱全忘了。他想少女的一对眼睛，和广大的社会比起来大渺小了。（觉慧把少女的眼睛和广大的社会比起来却是太渺少了）



72. 黎明周报第四期付印后，觉民觉慧同到琴家。张太太正和琴在阶前闲谈，琴见了就问觉慧说：署名刀鸣攻击旧家庭的一篇是你写的吗？觉慧说：你怎么知道？下期请你写点。这期有鼓吹剪发的文章，下期你也发表些意见。琴说：这个我们校里正讨论得很热，许倩如决定要剪，但还没实行，可见做个先锋真是不容易。琴又问觉民校里这学期游艺会开吗？觉民摇摇头，觉慧说：岂但演剧，开放女禁恐也难于实现了。（琴说许倩如也一定剪发但还没实行做个先锋真不容易）



73. 琴听了觉慧的话心中一冷，觉得到幸福的路障碍正多。几天后琴写好文章给觉慧加了按语刊出，到第六期刊了许倩如的，而且倩如做了剪发的先锋。一天琴和众人在操场上，见倩如剪了发，自己没有剪，心正惭愧着。倩如却说：我了解你，你生在绅士家中，吟诗打牌才是道理，出来上学已是便外，再闹剪发真是大逆不道。说得众人笑了。她又说：剪发真难，要有勇气我来学校，小尼姑，鸭屁股，一路上给人家笑够了。（倩如说琴我了解你你的环境很困难）



74. 上课时先生在讲古文观止，琴却默着，倩如写个字条递过去，请她原谅操场上说的话。琴回说没有这回事。接着又交替纸条讨论新的人生，什么应该牺牲，给后来的姐妹开一条新路等。倩如又说：倘你母亲替你嫁个俗商，官僚或纨绔，你反抗吗？琴答不出来。倩如说：我知道你和你表哥很好，倘你母亲把你嫁给别人，那你不是像你梅姐般白给人摆弄一生吗？下课时国文先生见了倩如的头，像遇见了恶魔一样。（国文先生见了倩如的头像遇着恶魔一般）



75. 倩如昂头阔步离开教室，在国文先生背后冷笑几声。下午琴和倩如下课有一个同学叫文和一个绰号叫老密斯的留住她们，要倩如给他们剪发。十多个学生挤在文在寝室里，文坐在窗前，倩如拿着剪刀快地就把那条光滑的辫子的剪去了。把文的头发修到她说一声满意为止，接着又剪老密斯的头发。倩如又想替一个叫蓉的剪，蓉急了连忙承认她底表哥不喜欢她这样做，惹得众人笑了一阵。（文和老密斯要倩如给她们剪发）



76. 琴和倩如放学出来走了几条街，琴觉得所有的人底眼光都盯在她们底头上脸上。好像她自己也剪了发辫似的，她如今是个暴露在轻视与侮辱的眼光之下了。同时不堪入耳的调笑的话又从那些男子口中说出来。琴红着脸不敢抬头，加速着脚步。到十字路口，倩如要分路了，被琴拉着同到家中，其实琴拉她到家中还有别的用意，她想藉此观察她底母亲对于女子剪发的态度，而且希望倩如用辩才说服母亲。（她们暴露在视轻与侮辱的眼光之下）



77. 这晚倩如走后，张太太叹道：这样一个好姑娘，也学新花样，弄得不像小姐，不像尼姑简直失了大家闺范。琴畏怯说：妈，我也想剪发。张太太吃惊道：你说什么？学倩如吗？你要使人笑我没有家教吗？琴说：剪发没有什么不好，校里剪的人很多，剪了又方便，又好看。张太太不耐烦道：你有大道理，我讲不过你。现在我告诉你：钱伯线来给你做媒，男家很好，我本想谢绝，照现在情形，还是早点给你嫁罢，免得天天闹新花样。（母亲说你要学倩如人家一定笑我没有家教）



78. 这些话给琴一个大打击。这时她可宝贵的希望都失掉了，同时一个恐怕的思想在迫着她。还是早点给你嫁罢，这句话在她耳边响着。她底眼前顿时现了一条很长的路，上面躺满了青年女子尸体。她明白这条路是几千年前就修建好了的。这土地浸饱了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铐锁着驱上这条路来，让她们跪在那里用她们的血肉灌溉土地，用她们的肉体满足野兽底兽欲。这里埋葬着不少痛史。（她底眼前现了一条很长的路上面躺满女子的尸体）



79. 有一晚上，鸣凤被太太唤去说：鸣凤，你在这里做了多年了，我想你也愿意早些出去，今天冯老太太又来过，已和老太爷说好，下月初四接你过去做冯老太爷的姨太太，明天我给你做两套好衣服，预备点首饰。鸣凤听了，她的希望破灭了，跪下去，俯在太太膝上哭求道：

太太，我不愿去，我宁愿做一世丫头，服侍太太，小姐，少爷。周氏说：你到冯家去强似嫁个穷汉子，老太爷的话连我也不敢违抗，快起来，好好地去睡罢。

（鸣凤说太太我年纪还轻救救我罢）



80. 鸣凤回去睡，见觉慧房中还有灯光，她便走到他底窗下。房内被窗帏遮隔着。她走近高高的窗台，伸头去张，不小心弄出一个声音，觉慧在里面咳嗽一声。她又走去敲了三下，唤了一声，房中没有动静，只听说：怎么就两点了，早些睡也好，明天八点还有课。鸣凤站着，想起对觉慧说过无论如何，我赌咒不跟别人的话，她底心便绞痛起来。她想不顾一切跑进去跪在他面前哭诉求援，突然眼前一阵黑，房里的灯光熄了。（右凤鸣走到觉慧窗外，左房里的灯光忽然熄灭了）



81. 过了一会，鸣凤才回房去。那盏瓦油灯结了一个大灯花，弄得灯光很暗。张嫂的鼾声充满着室内的空间。鸣凤一进门苦笑地骂了一句：又是那口猪！她懒洋洋地把灯挑亮了，正预备解衣就寝，忽然一阵悲哀压倒了她，她支持不住就伏在床上哭起来，她愈想愈伤心，后来把对面的张嫂也哭醒了，那胖女人含糊地问：鸣凤，你哭什么？她不回答，只顾哭着。那女人又睡熟了。剩下鸣凤一个人伤心立夏，直哭到睡去。（鸣凤就倒在床上哭个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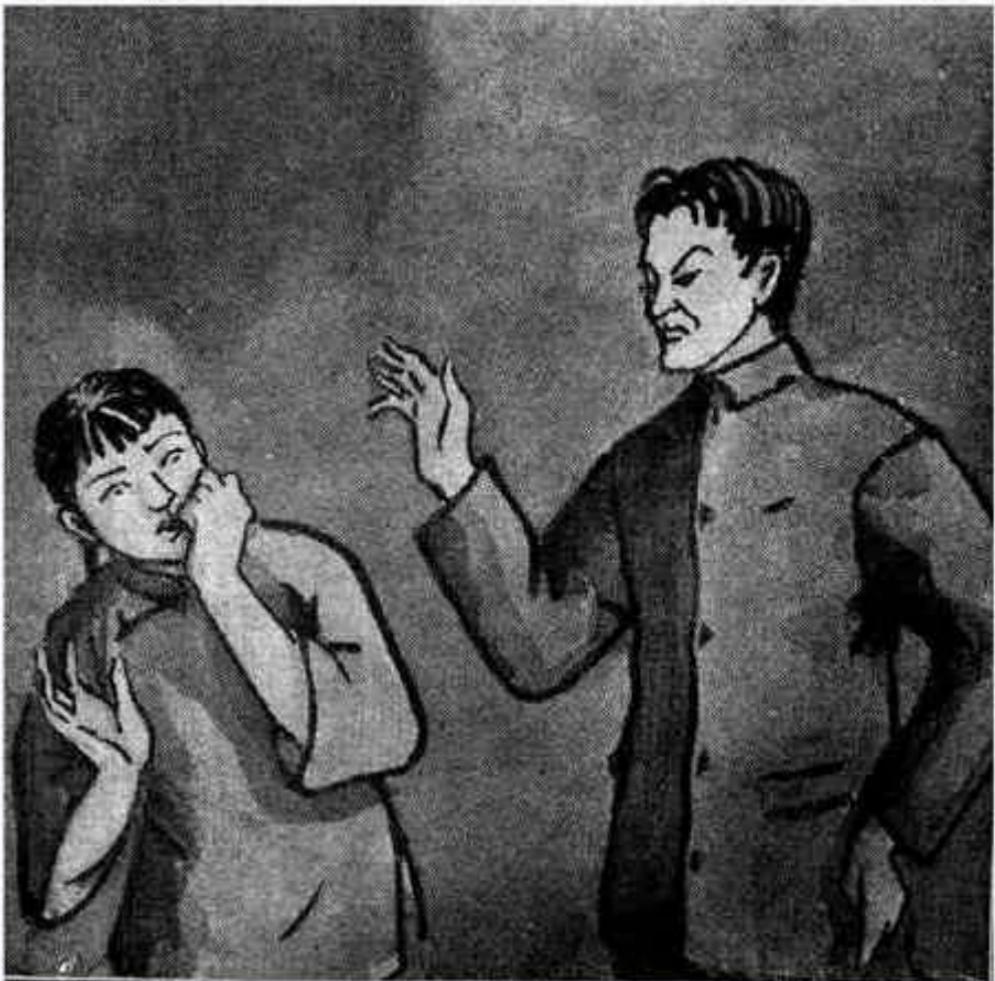
82. 第二天起，鸣凤的态度全变了。她没有笑容，做事没有精神，怕和人接近。她疑心这事被人知道了。在他们的脸上有着轻视或嘲笑，她便连忙躲开。她见女佣或仆人轿夫谈话，就疑心是在谈她。姨太太，小老婆，这几个字像到处有人说。有一天她听见五老爷和人说：好一个标致的姑娘，白给老头子做姨太太了，真可惜。她给三小姐就说：哼，连茶也没心端，我晓得你现在是冯家的姨太太了。（到处听见有人嘲笑她轻视她）



83. 这几天鸣凤很想找觉慧一谈。但近来觉慧很忙，不容易遇见，鸣凤急着日子愈迫愈近，没机会向他诉苦求援。到了初三，觉慧还没知道鸣凤的事，因为他忙着周报文章，功课。有人向他说起鸣凤，他因怕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也常避开。到了晚上九点，鸣凤怀着颤抖的心走到窗下，见觉民走了出来，她便奔进房去，觉慧正专心写着文章，头也不抬，鸣凤畏怯温柔地叫声三少爷，觉慧抬头惊讶道：鸣凤是你？有什么事？（鸣凤懊恼到慧房中畏怯温柔地叫声三少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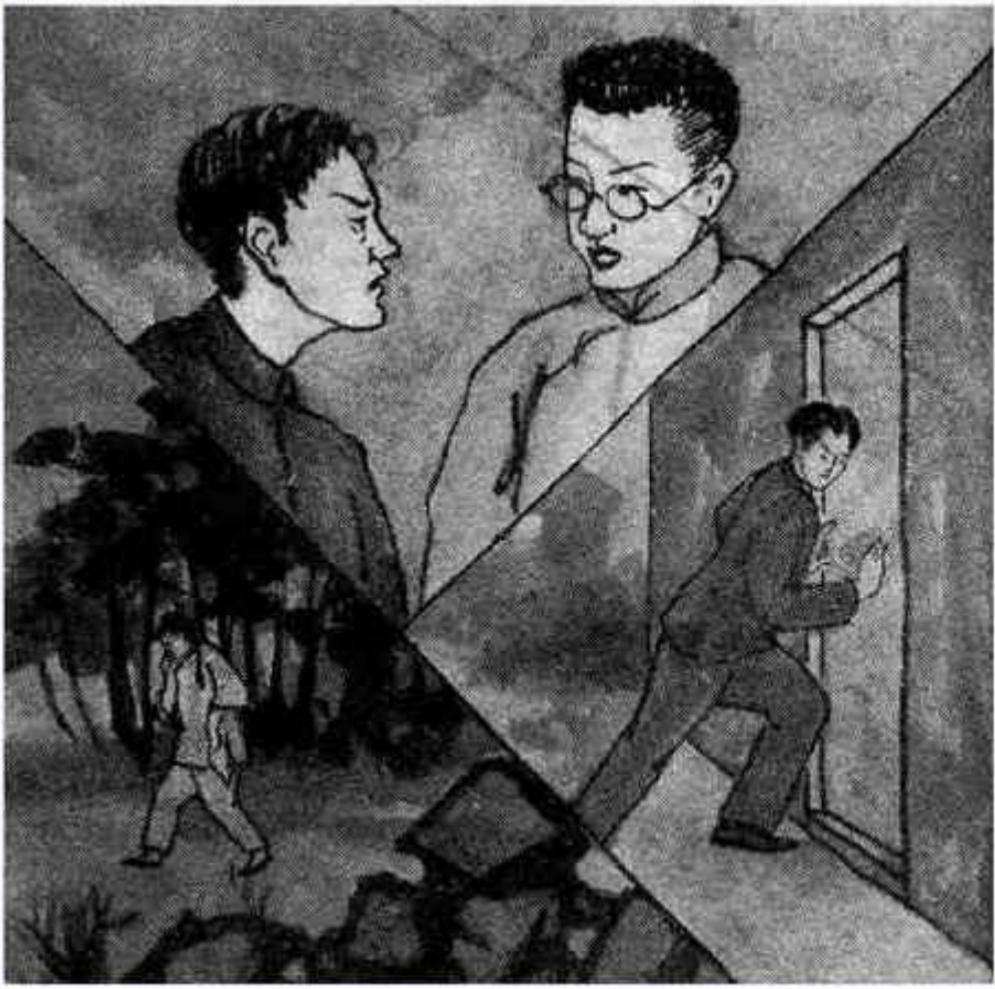


84. 鸣凤说：我想和你说几句话。觉慧温和地说：你怪我不理你吗？我实在忙得蚂蚁一般，又没人帮忙，我答应你再过两天谈罢。鸣凤绝望地说：再过两天？三少爷，你真没工夫吗？她忍住泪，声音很惨。觉慧说。你不见我这样忙吗？你不要怪我，再过两天跟你玩，和从前一样爱你，说着轻轻在她底唇上一吻，这时外面起了吹声，他催促她道：快点走罢，二少爷来了，他说着便回座写作。鸣凤只得凄惨地叫声三少爷走了。（觉慧说我答应你再过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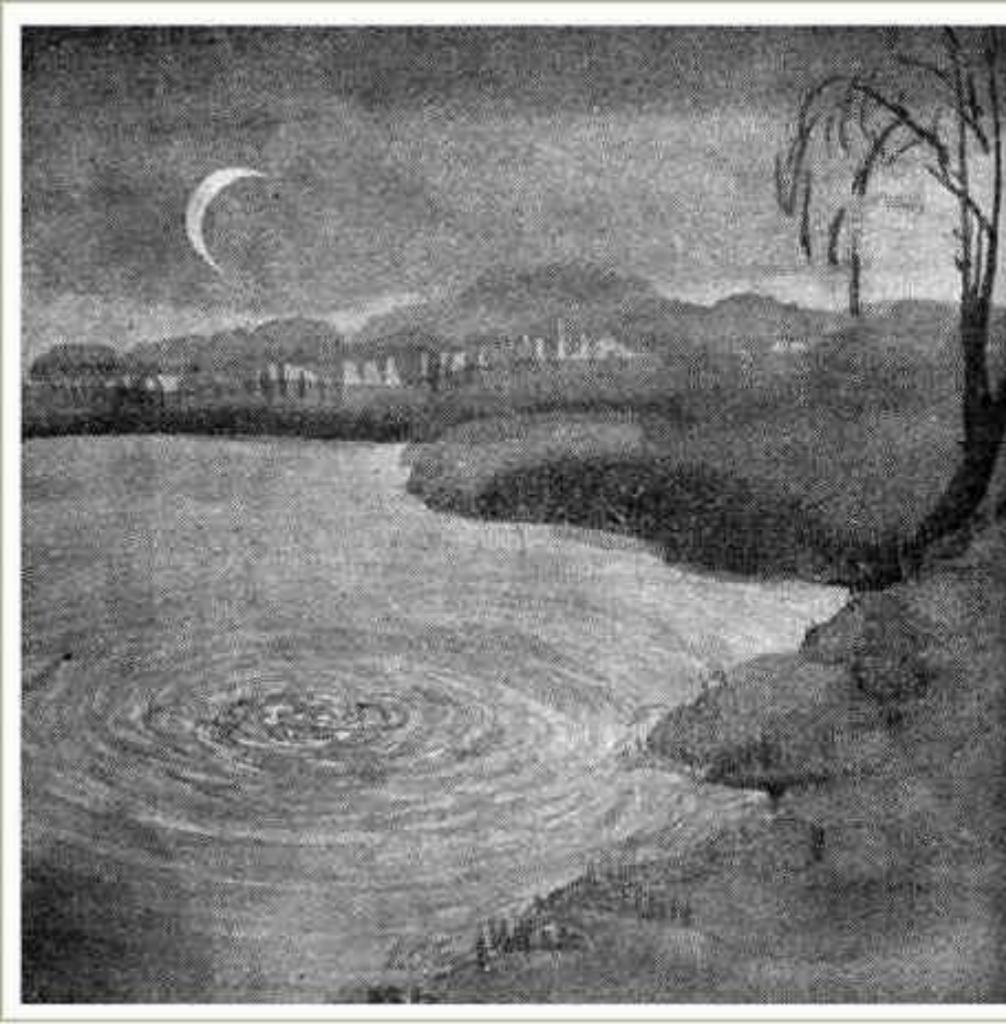
85. 觉民回来问：刚才鸣凤来过吗？觉慧应了一声。觉民说：她一点不像丫头，又聪明，又美丽，还识字，可惜被爷爷送给那老混蛋做姨太太了，明天就要过去。觉慧惊道：爷爷把鸣凤给冯乐山做姨太太吧！明天就去，怕来不及挽救了，为什么我早不知道？觉慧说着赶到鸣凤房中，唤她不应，以为她睡熟了，只得急着回来。不料鸣凤出来直往园中，摸索到湖边，湖水正在暗黑中发光，她觉得一切完了，但她不怨觉慧反更爱他。

〔觉民说鸣凤明天要嫁了觉慧到鸣凤房里唤她不应鸣凤奔往花园里去、



86. 鸣凤站在湖畔，她想十七年中受尽打骂，流着泪，服侍别人，此外便是现在所要身殉的爱了。在生活里，她底享受比别人的少，现在她这样年轻就要离开这可爱的世界，别人都有明天，她面前只有无穷的黑暗，她想到了定命的时候，他的爱也不能救她，只是一场春梦。结果仍被掷到那纵淫的怀抱里，不如投入这晶莹澈的湖水。但她又想再见觉慧一面才列，或许他还能救她，他底接吻还在她底唇上燃烧着。（他底爱不能拯救她反给她些痛苦的回忆）





87. 她想他对我太  
亲爱了。在我底生  
活中就只有他一点  
爱，难道连这点爱  
也不能享受吗？她  
眼前又现出一幅乐园的图画，许多与  
她同年的富家女，  
嬉笑享乐着，她知  
道世上尽有这样幸  
福的女子。但她却  
要不得不不断送年青  
的生命了。她又仿  
佛听得他在唤她。  
再倾时，四周都  
死寂着，猛然一阵  
心痛她不能再想，  
一切都决定了。就  
唤了两声觉慧，纵  
身向湖里一跳，湖  
面起了个大响，又  
发出几声哀叫，不  
久复归平静了。  
(湖面起了一声大  
响又发出两三声哀  
叫)

88. 觉慧一夜没好睡。第二天起得很迟，匆忙到校已迟了十多分钟。课堂里英国先生在读着复活里的句子，觉慧虽用心听着，但也想着他。他并不想拉住她，一夜思索后，他想放弃他了。他想像她这时躺在那老头子怀里被当着泄欲的工具。这念头虽然使他痛苦，但他竭力忍受着，他觉得有理由来忍受这个。可以后援而安慰失掉她的，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青年的献身的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的心理。（上觉慧一夜没好睡 下他在课堂里还不能不想到鸣凤）



89. 功课完了，在归途中觉慧又被矛盾的思想苦着，他不说话，脸色很难看。觉民对他也有点怀疑起来了。他们跑到家里，刚进二门，正遇见冯家接人的轿子出来，两个仆人押送着。轿子里传出凄惨的哭声，这哭声直钻进觉慧的心里。他们跑到里面，陈剑云正和觉新在阶前谈着，剑云招呼他们说：你们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觉民说：将要大考了，下午只一堂课所以回来得早。觉慧不声不响，把书包一掷，便躺在床上了。（他们刚走进二门遇见冯家的轿子接人出来）



90. 剑云叹道：这人生太悲惨了。我无意间到这里来，间碰见她上轿，见到她哭着挣扎着，我不禁也为她落泪。这究竟是人，不是一件东西，好随便送人。觉民先以为他叹的是他自己的事，听到后来，才知道在说鸣凤。便道：你在说鸣凤吗？剑云说：去的不是鸣凤而是婉儿。觉慧从床上跳起来问：那么鸣凤没有嫁？剑云说：鸣凤的命运比婉儿好一点，她投湖死了，觉慧听了心中大痛，恐怖地站起来踱了几步，便奔到园中去了。（剑云说去的是婉儿鸣凤投湖自尽了觉慧便奔到园中）



91. 觉慧走后，觉民说：我现在明白了，剑云说：我倒不明白。觉民说：这不是爱在作怪吗？我早有点疑心，想不到这样结局。鸣凤真不错，可惜大哥近来很忧郁，无非也为了爱。爱应该是幸福，不道都是苦恼。这话引起了剑云的心事，剑云就鼓着勇气说：我这次大病，知道我对琴的爱无望了，我是个被幸福遗弃的人，希望你们美满幸福。我死后，你们弟兄和琴能到我坟上来看看，已很感激了。觉民怜悯地真挚地应诺着他。（剑云说我是个被幸福遗弃的人）



92. 觉民送剑云走后跑到花园中去，看觉慧在湖滨踱着，呆望一会，叹息一会。觉民上前道：你的脸色灰白，为什么？你底事情我已明白，事已如此，还是忘了罢。觉慧说：我不会忘记的！我站在这儿把水面看了许久，这是她葬身之地，我要在这儿找也她底遗迹来，可是这平静的水面，不告诉我什么。但她不是一点遗迹也不留地消灭了，还有这里一草一木做见证，她是我杀死的，不仅是我，是我们底家庭，是我们底社会。（觉慧在湖滨踱着有时把平静的水面呆望着）



93. 觉民搭着慧的肩劝道：你何苦来！觉慧的眼角挂着两颗泪儿痛苦地说：太晏了！现在一个在这湖水中送了性命，而另一个女子却含着泪到冯家去当着泄欲器。这思念会永留我底心底，你想我以后会有安静的日子吗？十五日晚上游湖的事还在目前，鸣凤的音容到哪里去找呢？她以为我能救她，但我也和你们一样没胆量，非但不能救她，竟把她抛了，我恨一切人，也恨我自己。他地呼吸很急促，心中激动着。（觉民说你何苦来）



94. 觉慧说着被自己的激情堵住了，他挣脱了觉民的手，用拳打着自己的胸膛喘气道：这家庭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要走，不只为了个女子，我对这种生活根本厌倦了。觉民说：你还不配说，你我都年轻，还不大明白生活究是怎样一回事。觉慧说：难道我们见的还不多吗？将来还有更怕的把戏呢！觉民说：你不是常说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听了不作声，他重新把意志坚定了。（觉慧说我想不只为一个女子我对于这种生活根本厌倦了）



95. 晚饭后，天将雨，觉民陪觉慧去散步。他们先在静巷里走。后来觉民提议往闹处去，觉慧依了他。觉民说：你看！觉慧一看是克定，见他们便鬼祟地跑开了。他们跑到那门前，见大门上贴着金陵高寓。原来克定在外边还有一个家。过几天，他们又来到金陵高寓前，听见里面有女人用笛吹着小调，这时见克定的轿夫抬着克安走来，高忠也跟着，他们想躲，高忠说：怕什么？背立着当作不见算了。他们就背立着让轿子过去。（右克定的轿夫抬着克安向他们走来 左这不是四爷吗）



96. 他们归路上遇了雨，觉慧到窗下便唤鸣凤洗脸水。觉民提醒他鸣凤不是没有了吗？觉慧看她一眼便叫英妈洗脸水。黄妈倒了水来说：你们母亲如在，决不会这样没照料。你们为了母亲，应该好好重保爱惜。我在这儿全为你们，不然早走了。鸣凤没了，倘我也死了，有谁来服侍你们？她说着走了。觉慧走到厅上，听得觉英觉群在念罪莫大于不孝等书，正待要走，只听得觉民说：这就是他们底教育，原来他在觉慧旁边。（黄妈说鸣凤没有了我在这儿全为你们）



97. 觉慧在梦中听得有人在叫她三少爷，他抬头见是鸣凤在松树间笑着，他追过去，她忽然不见，过一会儿在另一处出现了，她叫他觉慧，他奇怪她变了，她又说：为什么不答应我，现在我不是丫头而是小姐，和你平等了，什么都没有问题，你见过我底父亲吗？我家也有花园，你爱不爱我？觉慧说：爱你又怎样？鸣凤说：爱我吗？无论什么要求我都可答应。觉慧正沈思着，鸣凤听得父亲在唤，便撇下他向树林中飘飘然走了。（觉慧在梦中追她他奇怪她从没这样顽皮这样打扮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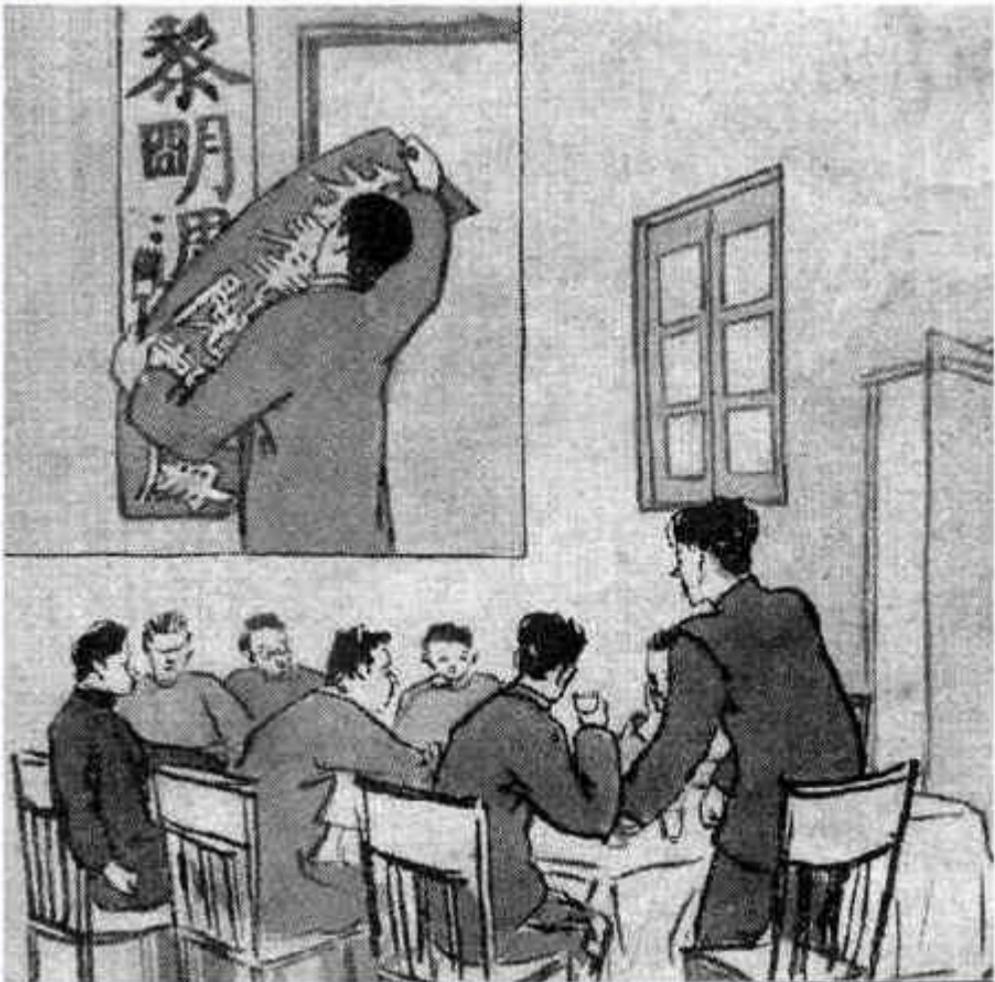
98. 觉慧等了一会，鸣凤回来悲声说：糟了！他惊问什么？她告诉她父亲为了贪图厚聘，想做官，要把她许给一个官吏，说完哭了。他的希望重又消失，他们觉得除了逃没有好办法。使找只小船，向对岸划去，不料愈进河央愈宽，风浪愈大，正挣扎间，后面她父亲用汽艇追来了，心愈急愈划不动，结果鸣凤被抢上汽艇，小船也翻了，觉慧落水一惊，梦就醒了。他介佛仿死过了一次，心还跳着，泪还在眼角，方才的梦境记得很清楚。（鸣凤说我父亲追来了快划原个梦境）



99. 鸣凤的死，婉儿的嫁，很快被人忘了。只喜儿黄妈还记着。觉慧心中还是有个她。黎明周报第六期后，谣传孔教会正在鼓动官厅封禁。但第七期平安地出了，他们便在觉新办事的商场楼上租了社址，集会编辑。第八期集稿的晚上，许倩如读着警所禁女子剪发的布告，浅陋不通，众人听着笑了。张惠如便撰文痛驳，结果这期朝晨出版，下午便来了两个警察，带来一封公文，禁止发行，还把余存的周报都没收了。（警士说我们奉了上司命令公事公办）



100. 张惠如骂道什么新的都是假的，张军还不是一样我们马上来开个茶会，商量应付办法。热心使得几个青年很快的就把一切困难征服了。茶会上议决换个名字另出新刊，内容完全一样，又把周报社改为阅报处，把社员们的新书报都放在这里免费任人阅览。一面通行各订阅。周报停刊了，另出新刊物。第二天利群周报发刊的事也筹备妥当了。茶会闭幕散出来，觉慧的心还是热着。（周报改头换面内容还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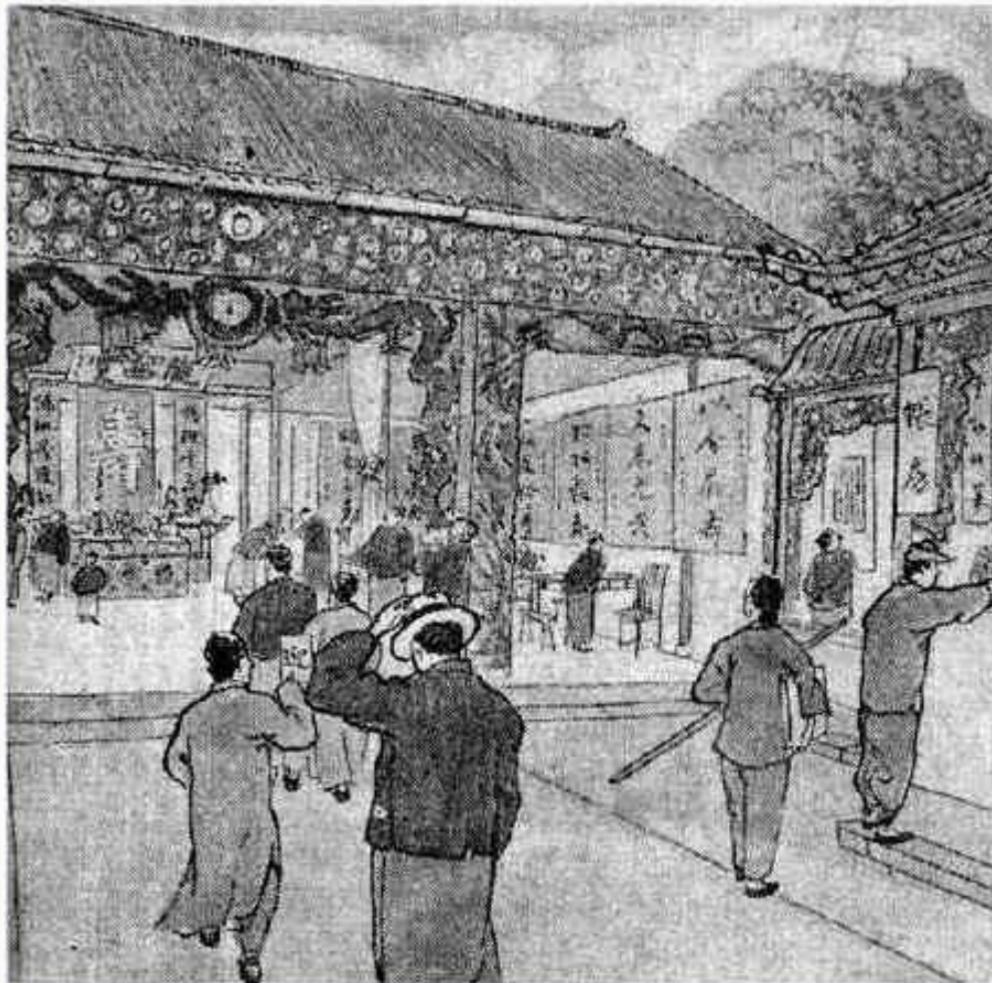


101. 他一到家，好像落在寒冷的深渊里，找不出可以谈话的现代人，便一直跑到园里，走过圆洞桥，在月光下向水面一望，像有个美丽的脸，他心就痛楚。走过松林，转到水阁，忽见假山后起了火光，他壮胆走去，见喜儿在烧纸钱，便问她什么意思。喜儿说：三少爷！请你不要想起，今天是鸣凤头七，她死得可怜，我给她烧些纸钱。觉慧又问：怎么烧两堆？喜儿说：一块给婉儿，她要我当她死了。觉慧不敢笑她愚蠢，自己只想哭了。（喜儿说今天是鸣凤头七她死得可怜烧些纸钱给



102. 暑假到了，高老太爷六十六岁的寿辰也到了。人们早在预备，用盛大的仪式庆祝这个日子。他们在公帐长特别提出一笔巨款来办这典礼。日期逼近了，礼物潮水样涌来，他们组了办事处接收礼物，散发请帖。大家都忙着，觉新甚至为了这事向公司告了半个月假。公馆里到处挂灯结彩，装饰得十分华丽堂皇，另外又增添了许多电灯，还搭了戏台，把本城各班名角全部邀来，由克定排好戏目，演唱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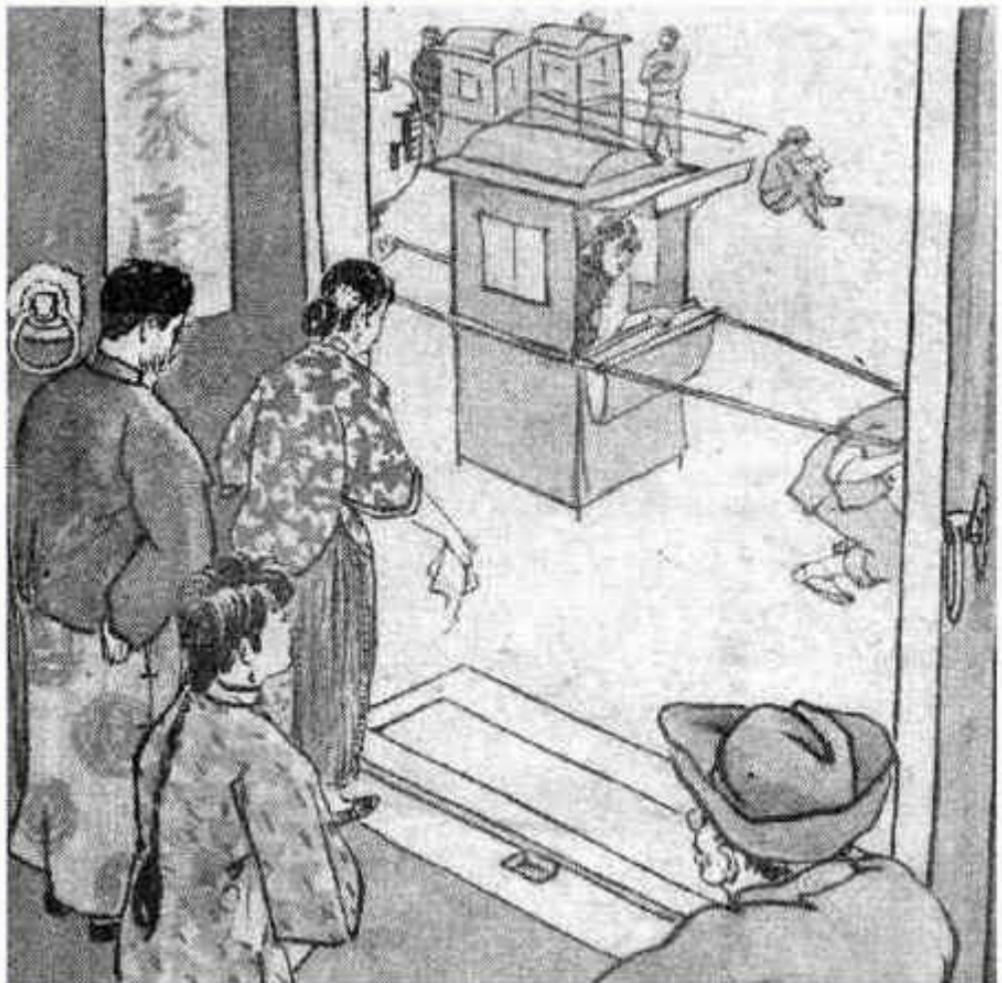
（整个公馆装饰得十分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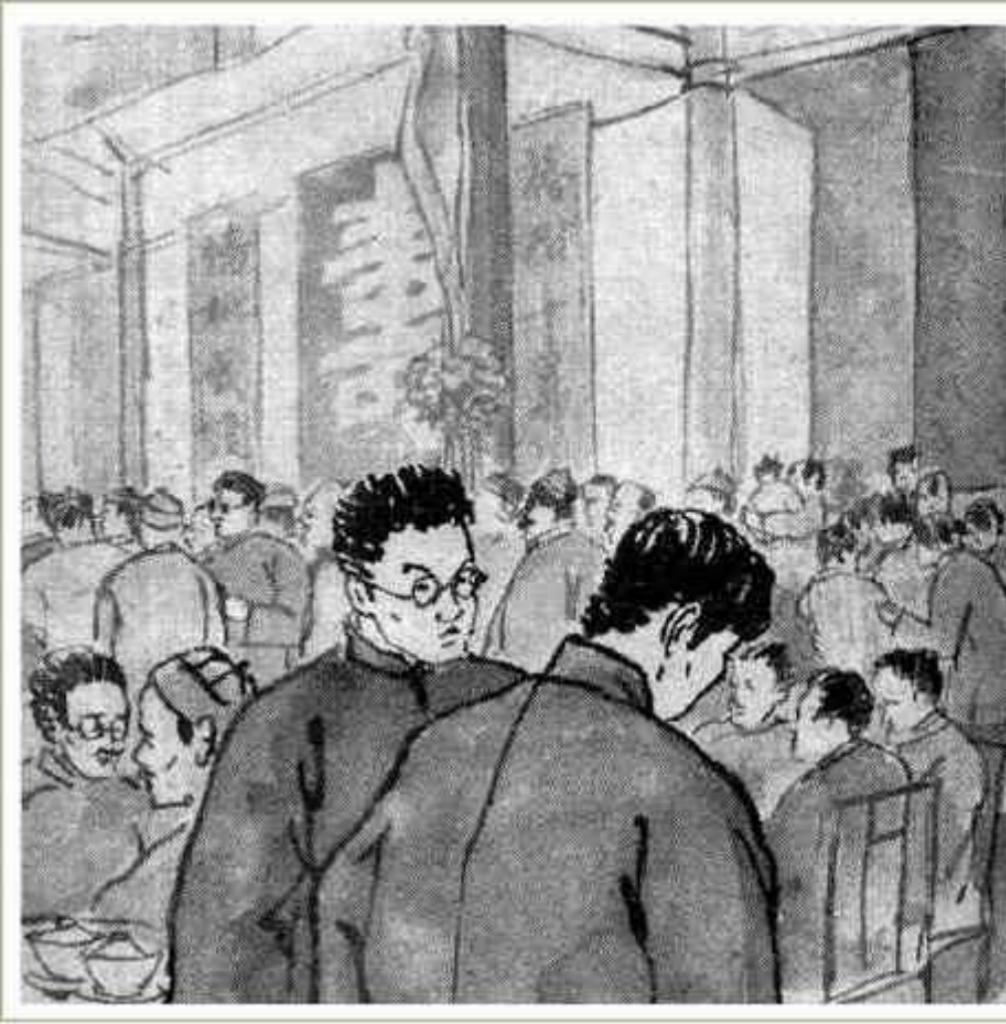


103. 这三天别人  
都忙着，觉民觉慧  
却常到外面去，没  
人注意了。这三天  
高公馆热闹翻了，  
它变成戏院，市  
场，到处叫嚣着，  
那里有弹洋琴唱大  
贺寿调的，有瞎子  
唱春的，有隔着布  
慢做特别口技的。  
下午戏开演了，除  
了应景的戏外，大  
都是临时点的所谓  
好戏，而且特别嘱  
咐要心情表演，所  
以桂花亭，战宛城  
等戏演得淫荡之  
极，使女客看得脸  
红，男客看得点头  
微笑，得意忘形。  
觉民觉慧对这些却  
抱着猛烈的反感  
的。（大部份的戏  
是临时点的看得女  
客脸红男客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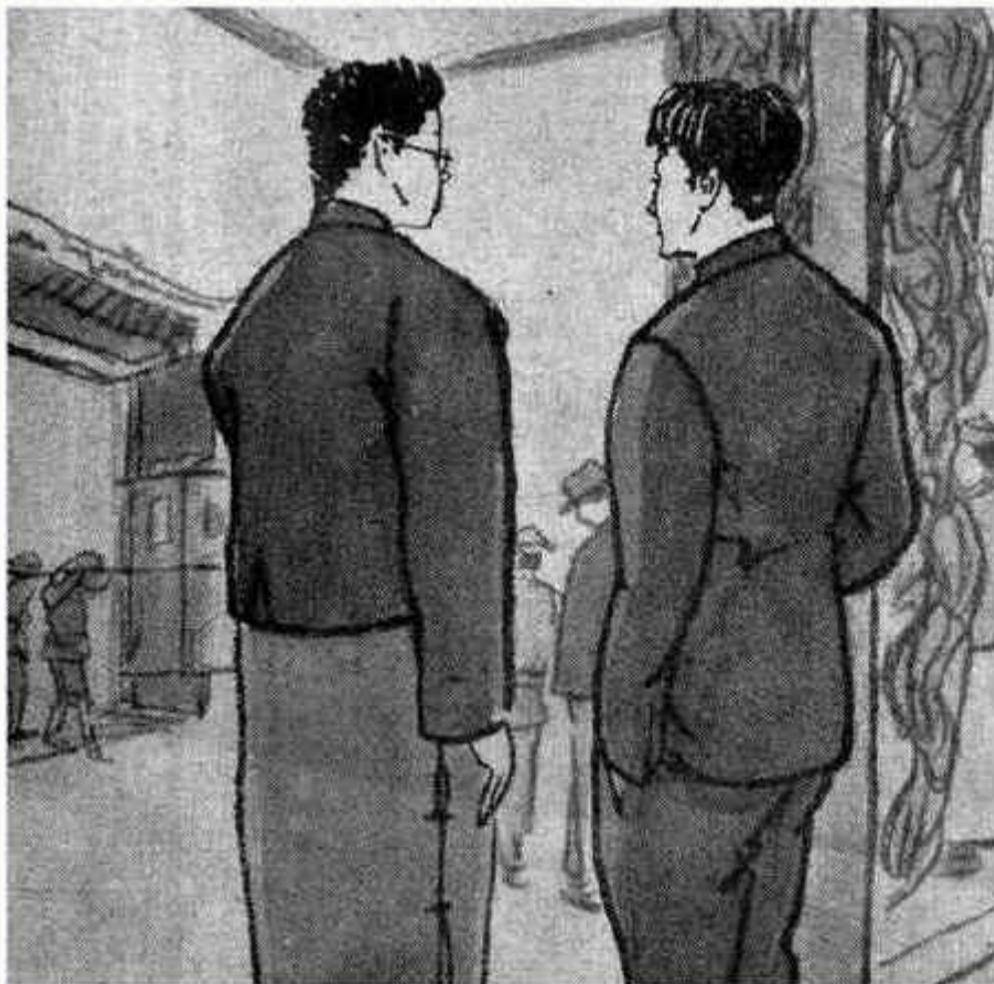
104. 梅跟着钱太太来了，她因病就走。梅的病是真病，这几天渐变得瘦弱了。觉慧见她很是痛惜，但他和她之音似乎间隔着什么，只望着交换一些无声的言语。他们不敢聚谈。怕引起痛苦，但事实上早尝到痛苦了。觉新一天天地瘦了，梅底病也一天天增加，甚至常咯血，周氏虽喜欢梅，但她不了解梅底心事，不能安慰她。瑞珏也不能安慰梅，在现代社会里她们是站在敌对的地位的，所以她们见面时对泣的多，谈话的少。（梅跟母亲同来贺寿梅因病一到就走）





105. 琴也来过，她也因病走了，第二天她叫仆人送信给觉民，要他抽空去玩，觉民接到信便溜走了。回来时被觉新拉住说：你倒幸福，琴有病，你倒能去看也想去看一个病人，却不能去，我明知她是需要我去的，觉民说：大哥，你把梅表姐忘了罢，你这样想她，如何对得起嫂嫂？觉新望着民半晌不说话，脸色铁青，显然他所希望的不是这些答语。觉新的言行这样矛盾，真难解释在这家庭里到处是谜。（觉民说大哥还是把梅表姐忘了罢）

106. 觉民和觉新  
走开后，觉民站在  
阶前又望见戏台上  
调情的人物，这时  
觉慧的手搭到他的  
肩膀上，他才回头  
说：你也出去了？  
觉慧说：当然，你  
不是有了好机会  
吗？觉民红着脸  
说：我们的事情已  
决定，第一步已无  
问题，今天已和琴  
明白谈过，第二步  
应该进行了。觉慧  
说：当心点，不要  
平日你很勇敢，怎么  
如今你变成这样  
过虑了？觉慧说：  
你有理，我祝你成  
功！说着他马上感  
到惭愧起来。（觉  
民说今天和琴明白  
谈过已无问题了）



107. 觉慧无意间  
望见祖父在接待冯  
乐山，他愤然道：  
冯乐山那个刽子手  
居然来了。觉民  
说：轻点！这时淑  
贞来拉觉民的衣  
袖，叫他看冯家的  
新姨太太。觉民  
说：我不认识，去  
看她做甚？觉慧  
说：她不是婉儿  
吗？她在哪儿？淑  
华说：在我房里。  
觉慧便随她走进  
去，见瑞珏、淑英、喜  
儿都在，还有两个  
三房里新买的丫  
头，婉儿正在和喜  
儿泣诉着种种的事  
情，见了觉慧便站  
起来装出笑容，叫  
声三少爷。这微笑  
似乎比哭泣还凄  
惨。（上冯乐山带  
婉儿来贺寿 下婉  
儿到了那里被众人  
包围了）



108. 婉儿难得回来，瑞珏她们都陪她说话。淑华却对觉慧说：三哥，你不要得意，已经有人来给二哥提亲了，下回就要轮到你。觉慧惊说：谁给二哥提亲？淑英说：冯老太爷提的是他的侄孙女。觉慧站起来说：又是那个老混蛋，我告诉二哥去！说着走了，临走又望一望婉儿，见她和喜儿还在拭着眼泪。他到了堂前意外地感到了失望，原来觉民正站在祖父和冯乐山面前，冯乐山带笑问着觉民，觉民居然恭顺地应答着。（冯乐山带笑向觉民问话）



109. 觉新奉爷爷之命去征求觉民的意见，觉民很简单地回绝了。觉新说：爷爷的意思是不可违抗的，否则你自己和爷爷说去。觉民说：那么据你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吗？觉新说：很少有办法。觉民盯住觉新的脸说：你不记得你今天下午对我说过的话吗？你是不是要我再把你的悲剧重演一次？觉新说：但是爷爷的话不能不依。觉民说：不要再提爷爷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又笑冷说：好个无抵抗主义作揖主义者。（觉民说不要再提爷爷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110. 老太爷做过寿后，冯乐山就正式来为觉民议亲，老太爷一口允应，周氏却不出主意。觉新明知大错将要铸成，但他没法挽救。这天祖父又差人来唤他，走进房，便见祖父恼着骂觉慧反了，他敢这样反对我，便责成觉新去找回来。觉慧毫惧怕，反在暗笑，他想：纸老虎快破了，两个人退出祖房，觉慧递给觉新一封信，原来昨天夜里觉民和觉慧商量了大半夜，决定逃婚了。留信给大哥外交，又写给大哥一信，表示他底坚决。（祖父说反了他敢反对我给他定亲）

琴：

關於我的消息請  
你不要相信。我已经把自己交給你了。我决不再  
向你說回來。你遠道過來希望你信賴我到底  
你有時器量勇敢地奮鬥着我怎樣來應付你。

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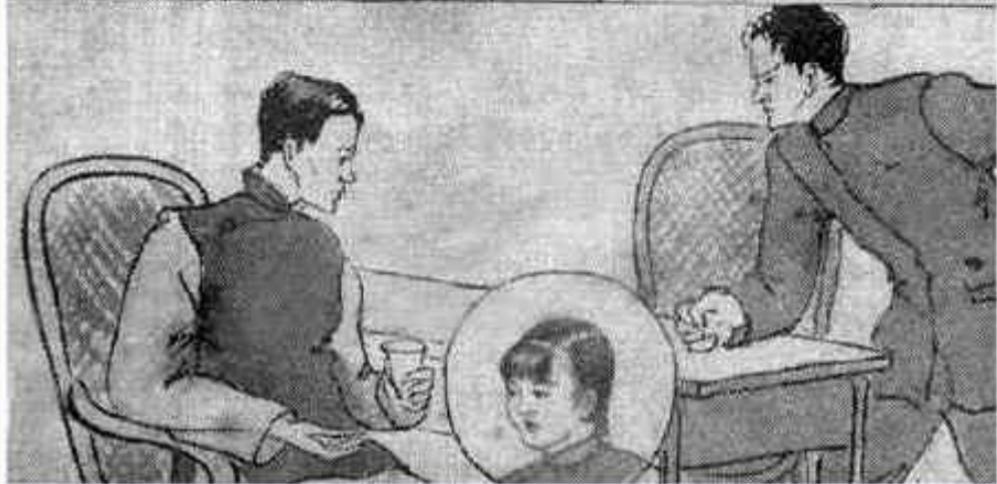
覺民

一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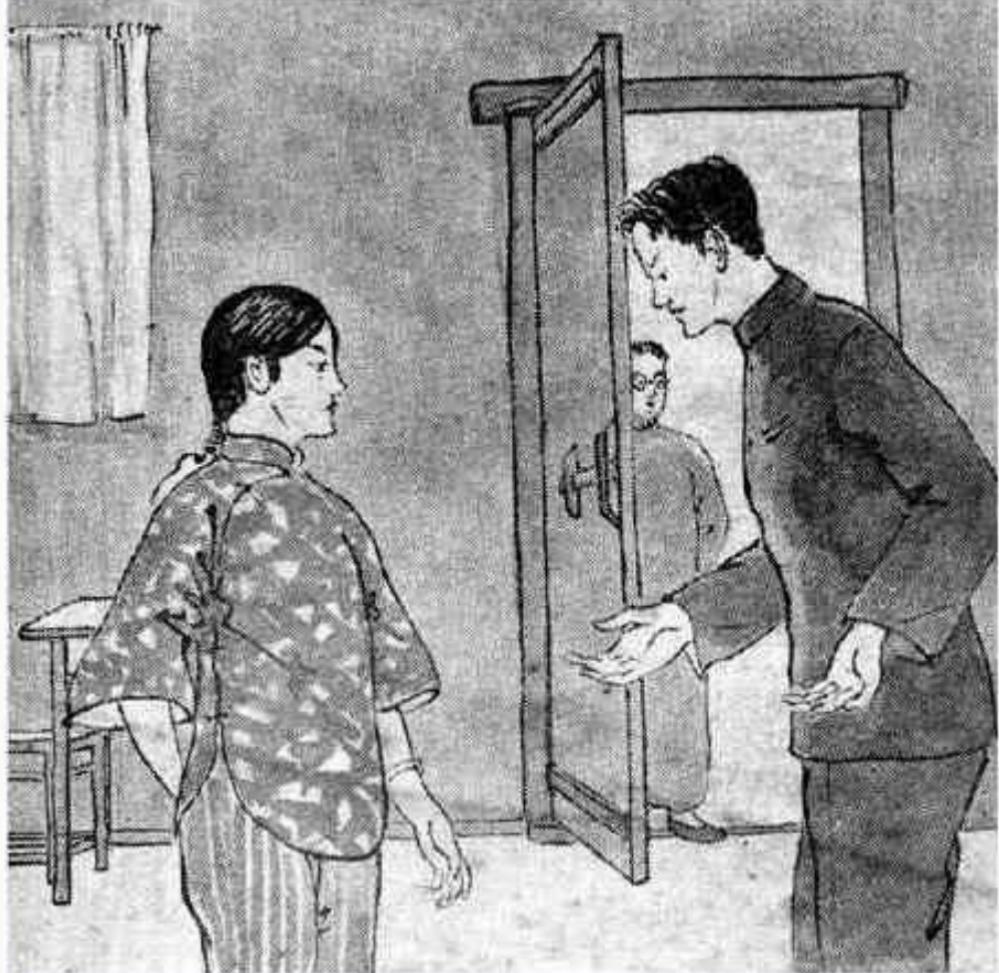


老爺：你做了一樁事，裏面沒有沒有  
的事情。首件是嫁了你，第二是有人  
調心坎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決定自  
己去之。自己的事，你要知道，你  
門對底公集，你有所謂立規事。  
你死大去回生，這事還有挽回的餘  
地，望你倉及早。芝之情，經幹第一

111. 觉民躲到黄存仁家里，终日很无聊，家里周氏、克明等也都开心起来。觉慧在觉新面前替觉民说了许多话，他们知道这是觉慧出的主意，周氏急得哭着，要觉慧去找回来，只要他先回来，什么都可商量，但觉慧总是不肯。觉新又对觉慧说：倘二弟再登报否认他是高家的人，同时爷爷还要把二妹的亲事也同时下定呢！觉慧愤怒道：你们忍心又要把二妹断送吗？二妹一定不情愿的。（上觉民躲在黄存仁家里 下觉慧对觉新说你忍心让二妹瞎嫁吗）



112. 觉慧想：这家庭毫无希望，率性脱离了也好。觉民在黄家等着好消息，但觉慧带来的消息却是坏的。这几天高家的人都为了觉民苦恼。觉民和琴常常通信，只想去见他一次，于是由觉慧设计，等姑母不在家，把觉民带去见琴。觉慧先进去对琴说：二哥屈服了。琴听了一惊说：我不信。觉民急着要见琴，等不住了，便走了进来，他们二人见了面就亲热地谈着。谈了好久，觉慧催促着，觉民才和琴依依而别。  
（觉慧戏说二哥屈服了琴说我不信）



113. 觉新觉得此事不如帮觉民，将来又是一件抱恨终身的大错。他便和继母，瑞珏三人商量了去向祖父说情，结果祖父非但不采纳，把觉新痛骂一顿。觉新不敢再说什么，他只好又去找觉慧哀求他把觉民找回来，而且暗示否则这门亲事会落到他的身上。觉慧说：我不怕，自有办法，只要他不后悔。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懦弱无用！这时瑞珏从里面出来急促地说：刚才差人来报告，今天早上七点梅小姐死了。

（上祖父骂觉新  
下觉新要觉慧把觉民找回来瑞珏报告梅死耗）



114. 大家都默哀着，觉新忽叫袁成预备轿子，瑞珏哭着也要去，说：我要再见她一面，不枉生前好一场。觉新怕她身孕轻不起悲痛，劝她不要去。觉慧想著琴说过，梅常常自语多活多受罪，不如早死好，他便痛苦地说：看这儿又是一个牺牲了。觉新耐不住说：我去了。刚出门房，头晕身软，喉间痒痒地忍不住吐出一口黏腻带腥的痰来，无意中一看是一口血，他底身子冷了半截，默默地用脚把痰拭去，勉强支着往外面走了。（右觉新说珏你不要去罢 左觉新为了梅的死不觉吐了一口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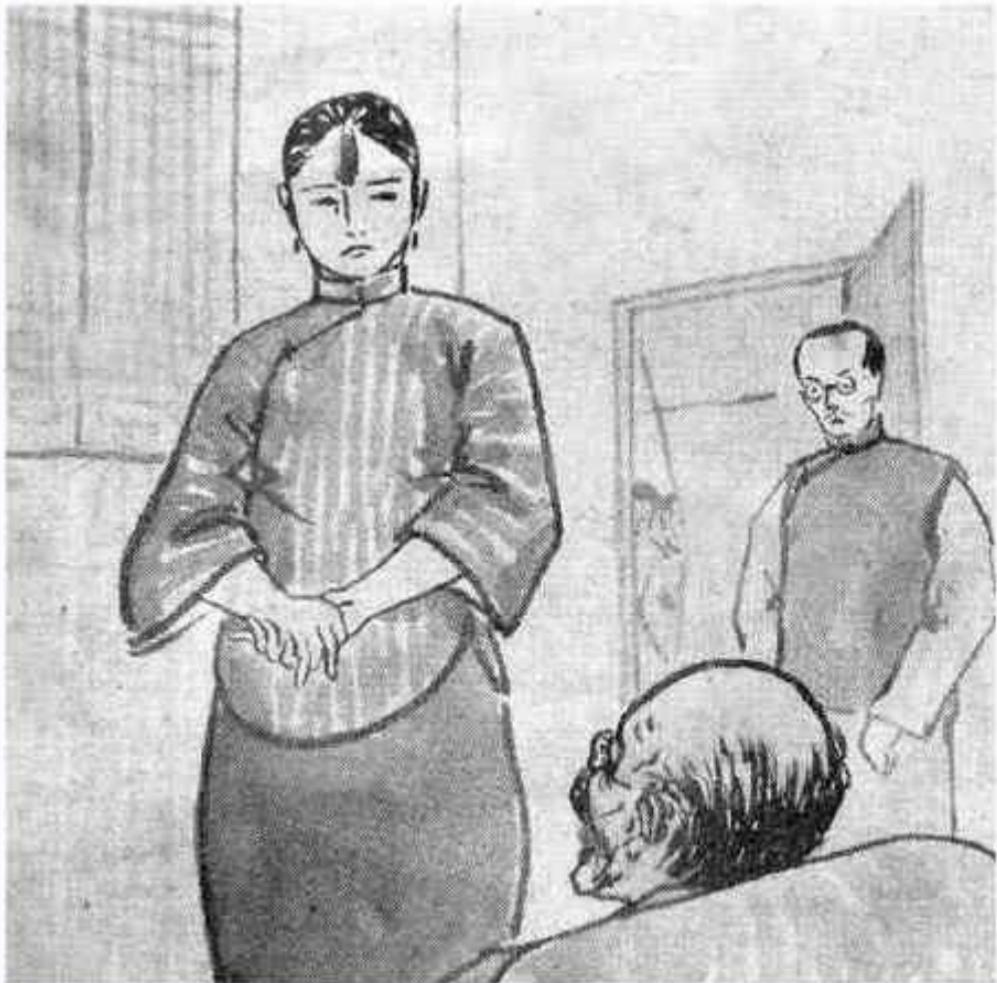
115. 觉新走进梅底房间，见姨母，年幼的表弟和女佣围着在哭。钱太太见觉新进来，便试泪道：大少爷，家里只有我一个女流，怎样办呢？觉新悲声说：大姨妈，我当尽力帮忙。钱太太说：梅儿在九泉也会感激你的。觉新听了感激二字像针刺心，他想梅是我害的，怕不会感激罢！他到梅前掩面暗暗地说：梅，我来了。他又望着梅后悔地哭了。钱太太也哭道：真难怪大少爷，你们从前这样好，谈亲时恨我没答应。不然也没今天了。（觉新走到梅前他底心痛楚着）



116. 觉新哭着，琴来了，催他快给梅办后事，觉新先和姨母商量过，待一切停当，把梅放到棺内，觉新留恋地望着她底脸。钱太太扶棺恸哭着悔恨自己断送了她底终身，一面哭，一面把脚在地上顿，把头在棺上撞，费了大力才把她拖开，方得验好。那时客人渐渐多起来了，高太太，张太太淑华觉慧也来了。大家都送着梅的柩出殡，一直到一座破落荒凉的大庙中，把柩停好以后，钱太太琴又都哭起来。觉新怔着流泪。（梅柩殡在一所破庙里）



117. 第二天觉慧把梅的结局告诉了觉民，觉民为之仓然泪下。觉慧又到琴那里，琴正在写信给觉民，觉慧回家想见祖父，那知出了新鲜把戏，不好进去。先听见有个女声在哭诉着，又听见祖父的怒骂声，说道气死我了，快给去找来，看我责罚他。一个男声应着，不久克明红着脸匆匆出来。窃听着的淑华见觉慧便问：你知道五爸的事吗？觉慧说：我早知道了。同时他暗里忖着这是大家庭里有的点缘。（沈氏说克定在外租了小公馆已经好久了）



118. 原来克定在外讨了姨太太，租了小公馆，就是被觉民觉慧发现的金陵高寓，家里却没人知道。克定把他妻子嫁时的金银首饰骗去化了。这几个月来克定常深夜始归，沈氏打着牌，没有觉察，一天在克定的衣袋里发现一张女人照片，问他不说。下午沈氏又在商业场门前遇见高忠跟着的克定底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来，后来逼着高忠说，才知道沈氏的首饰都兑给那新姨太了。那新姨太是个妓女，名叫礼拜一。

（克定和姨太太礼拜一狎着抽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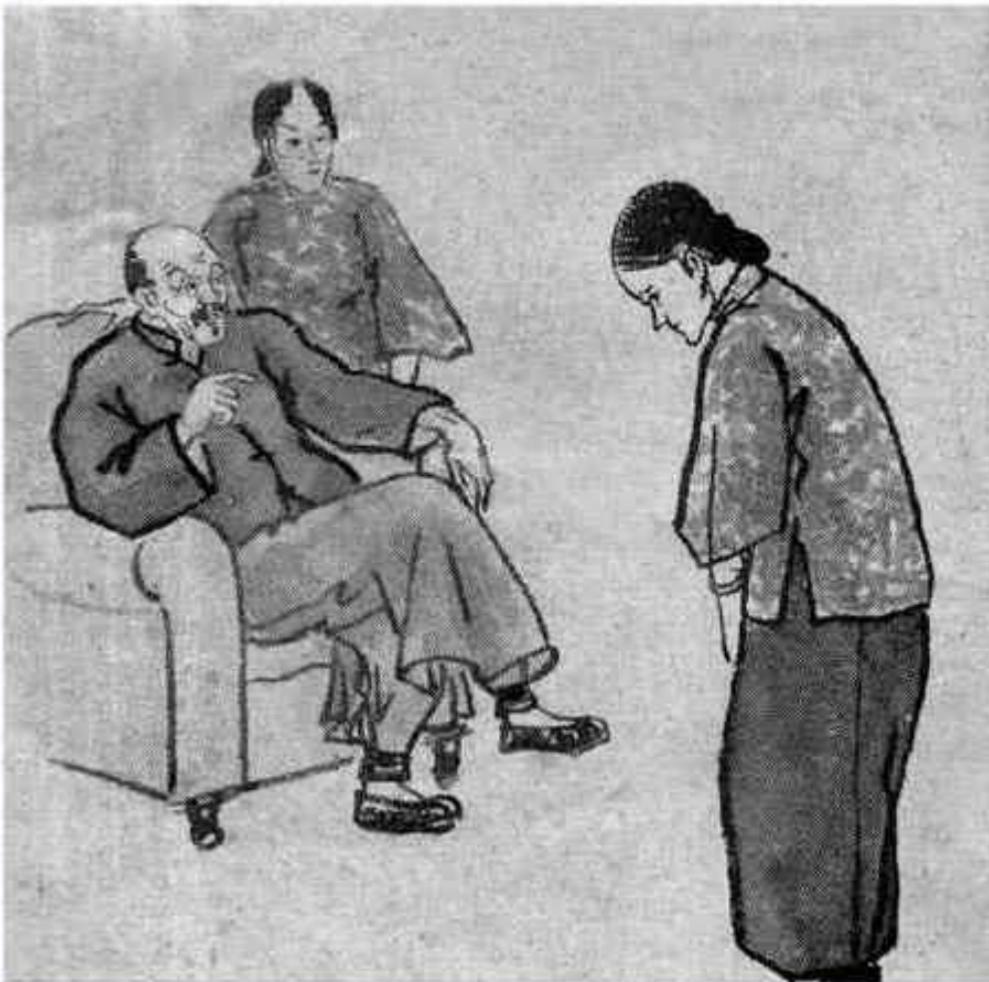
119. 淑华把克定的事告诉觉慧，觉慧听着并不感兴，他觉得都不是新奇的，而且他知道的更多，他曾见克安也到过金陵高寓。同时觉得这都很自然，这个空虚的大家庭已在向没落的路上走了。他想这社会已在自前一代人交给后一代人。这心情淑华不了解，她见觉慧不答话便没趣的跑了。她仍到祖父房门口偷偷张望着。觉慧归房后在窗缝里瞥见克明拖克定匆匆进来，直向祖父的房中跑去。（不久克明带了克定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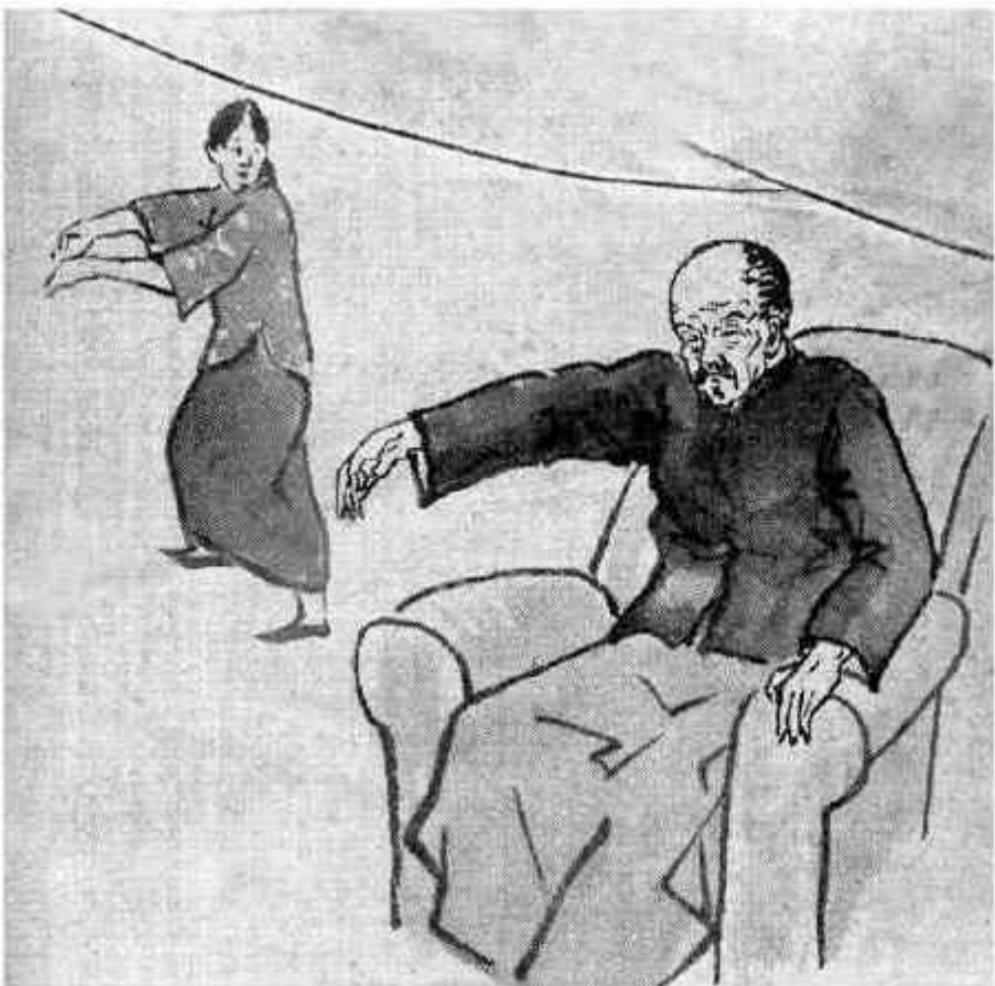
120. 克定被找来了，跑在祖父前面，违了祖父的命令，用自己的打自己的耳光，并且一面招道：我的新姨太是个妓女，她是抽鸦片的，我陪她也抽上了。媳妇的首饰是挡掉的，用爹底名还向朋友借了很多的债。觉群见了这情形跑去喊觉世来看说：五爸这样大的人还挨打，真不害羞。觉慧听到这句话，也跑出来看，只见克定跪着一面自打，一面说着，祖父气得剧咳着，还喝着打，限他把媳妇的首饰在三天内拿回来。（你还不给我打嘴巴你自己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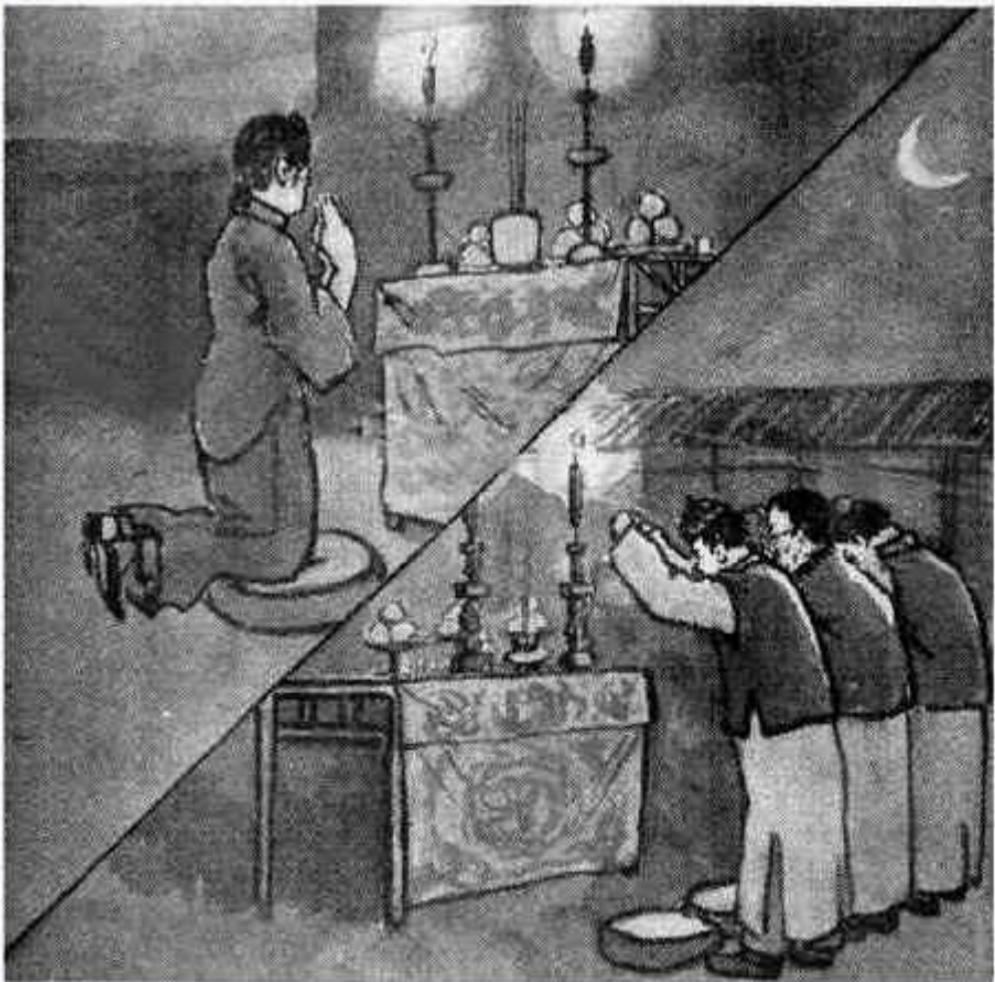
121. 这时老太爷又在房里剧烈地咳了一阵。他一面命令淑贞去叫克安来，预备把他痛骂。不久淑贞回来，说不在家。这一来他更怒了，顿脚乱骂，同时又把克定骂了几句，还不能息怒，又叫淑贞去叫四伯母来。王氏说不知。老太爷便大骂你真糊涂。王氏又羞又气，无话可说，陈姨太在旁做着鬼脸，她想和陈姨太争吵，但又不敢（祖父喊不着克安便唤王氏来大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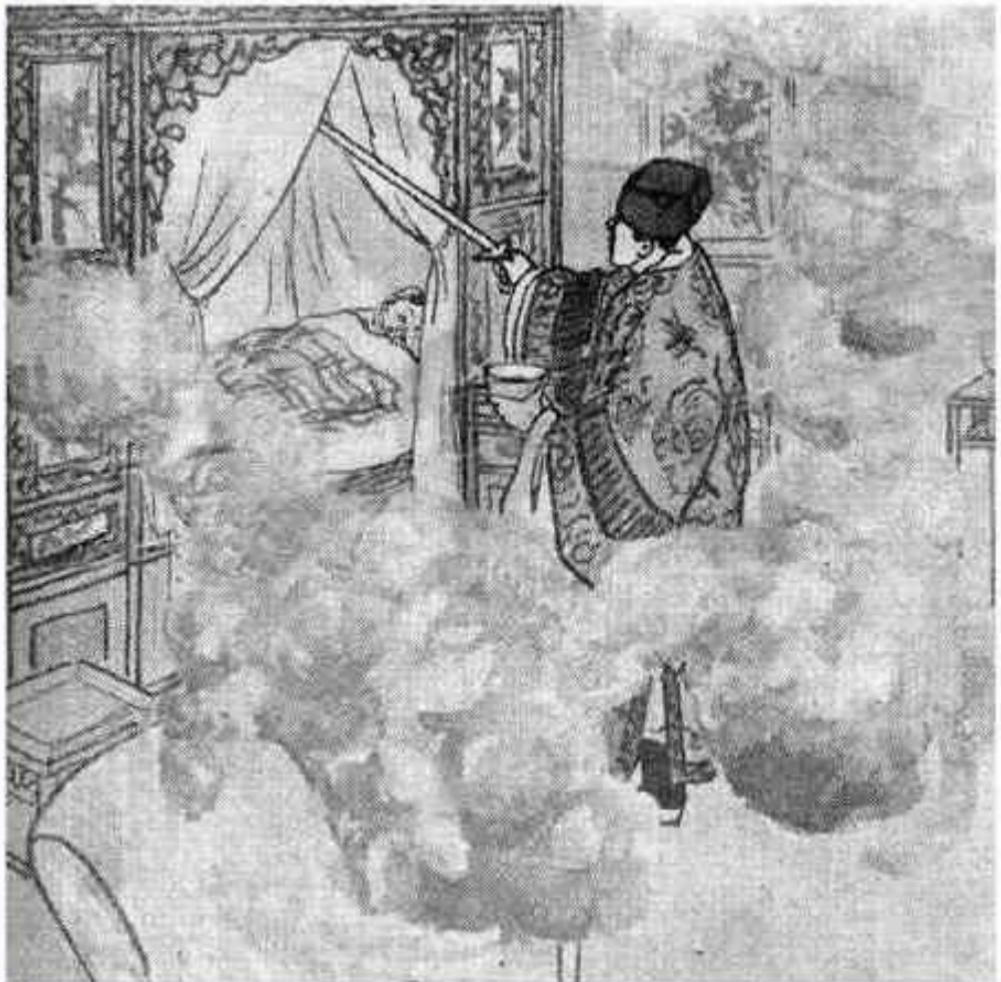
122. 老太爷大咳  
一阵，还吐了几口  
痰，陈姨太在旁捶  
着劝道：为他们气  
坏身子也不值得，  
老太爷许久才缓过  
气来，他感到悲  
哀，做了许多年四  
世同堂的好梦，现  
在是何等空虚呀，  
便向从人挥手道：  
你们都给我走，说  
完叹了一声，这声  
音和哭泣没两样。  
克定巴不得这句  
话，便和众人退了  
出去，老太爷甚至不  
愿意看见陈姨  
太，只想一个人安  
静地休息一下，他  
把陈姨太也遣开  
了，他眼前现了许  
多暗影，房屋也好  
像在旋转。（祖父  
说你们都给我走甚  
至不须看陈姨太）



123. 老太爷病了，天天在加重。克安趁着老太爷在病中，整天在金陵高寓里玩。老太爷的病因医药不能马上见效，人们便开始求助于迷信，陈姨太首先发动，由那几个所谓熟读圣贤书的人主持着奉行了，最初是在大厅上敲锣打鼓，作法念咒，到了深夜，陈姨太一人在天井里拜菩萨，她独自跑在香案前念念有词。接着克明克安克定三弟兄也在天井里祭天，仪式隆重，做着严肃而滑稽的跪拜，结果都是“见鬼”。（陈姨太求神三弟兄祭天）



124. 觉慧在想你们手段不过如此的时候，新的花样又来了，一个晚上，听了克明的吩咐，把门都开了，不知从那里来了一个巫师，他穿了奇怪的服装拿了宝剑松香，一路洒着粉火，做出尖锐的怪声，进了病房，叫着跳着，把器物都弄翻了，还到病床下洒粉火，满房都是松香味，地板也被烧焦了几处，病人骇得蒙着被惊叫起来，这种威吓吵闹的工作，继续演了一个钟头，那巫师才呼啸着去了。过了一会，公馆里才有人声。（巫师向病人做着威吓的姿势）



125. 据说：这公馆到处都有鬼。第二晚便又举行大扫除，要捉尽所有的鬼，才可除病。此说虽有不信的人，但没有敢反对，觉慧虽有勇气，也没有旨听。为了这滑稽剧，每个房间都受到骚扰，弄得小儿啼哭！女人叹息，觉慧在房中关了门听着发怒，巫师走近他们前时，仆人先来唤开门，他说：不开，这里没有鬼。克明陈姨太觉新都来说，觉慧反而骂道：捉鬼，你们真见鬼，你们是怕爷爷的病不早死，活活的在把爷爷骇死气死。（觉慧说我不开我屋里没有鬼）



126. 过一天觉慧去探视祖父，他以为至少要被祖父责备几句，走到祖父床前，见他脸上没有血色，两手话在被外，瘦得可怜，不再是从前威严可怕的祖父了。祖父正困难地呼吸着，看见觉慧走近，做出凄惨的笑容说：你来了，我很喜欢你，要好好读书，不要学他们样，我现在明白了，你常常见二哥吗？他还好罢，我很对不起他；冯家底亲事我不再提了，你快去唤他回来，我想见他一面。觉慧真料不到祖父会这样慈祥亲切。（祖父说你喜欢你我对不起你二哥我想见他一面）



127. 觉慧哭了  
番走出来，先到觉  
新房里告诉了兄  
嫂，他们听得很高  
兴，因大问题已解  
决了，觉慧又出门  
赶到觉民那里，这  
消息当然给觉民带  
来了很大的快乐，  
便匆匆离开黄存仁  
的家，同到琴那  
里，琴的快乐可想  
而知了。这三个青  
年发现了美妙的前  
途，宝贵着他们苦  
痛和挣扎的结果。  
觉民觉慧留在姑母  
家吃了午饭，才走  
回家来。觉民在路  
上还预备了一些  
话，怎样对祖父，  
继母，大哥说，他  
如今是凯旋地归  
来了。（右上觉慧到  
觉民处 右下他们  
离开黄家 左上又  
同到琴处 左下凯  
门）



128. 觉民回到家，觉得景象依然，仅祖父房中有些骚乱，众人惊惶地在那里进出。觉慧说：有什么事罢？说着和觉民进来，见房中站满了人，他们便挤到祖父跟前，见他在沙发上垂头抽气，嘴里有些低微的怪声，觉慧抢上一步说：爷爷，我把二哥找来了。克明说：现在太晏了。祖父微微抽着气，觉慧率性跪下去，祖父轻微地说。你来了，我认得，你二哥呢？觉民忙跪下去叫他。祖父又说：冯家的亲事不提罢，你们要好好读书。（觉慧说爷爷我把二哥找回来了）



129. 祖父愈说愈低，他底头慢慢地垂下去，最后他完全闭了口。克明唤他没有答应，陈姨太去抚他的手和额都冷了，便首先哭了起来，于是众人都跪下来放声大哭。死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公馆，老太爷的遗体更被放到床上，垂下了帐。大家都出去料理后事，一部分的仆人便往亲戚处报信。接近的客人就来了。常屋里的这一切陈设都搬到后面桂堂里，几年前买好的棺材，也从寄存的地方抬了进来。（祖父死了众人都忙着后事陈姨太在房中哭）



130. 第二天大殓，第三天成服，礼物纷至，仪式盛大，宾客十分众多，但苦了灵帏里的女眷们，因宾客来得多，她们哭的次数也多。她们甚至听错唢声把送客误作客来而冤枉哭了，闹成笑话。至于做承重孙和孝子的那几人在这一天并没苦楚，虽然讣闻上说寝苦枕块，泣血稽颡的话，但他们躲在灵帏里既不必哭，又不必答体，宾客来时他们伏着不动，宾客去了便可睡下去或坐起来畅谈各种事情。尤其是克定。（孝子们可以在孝堂里畅谈各种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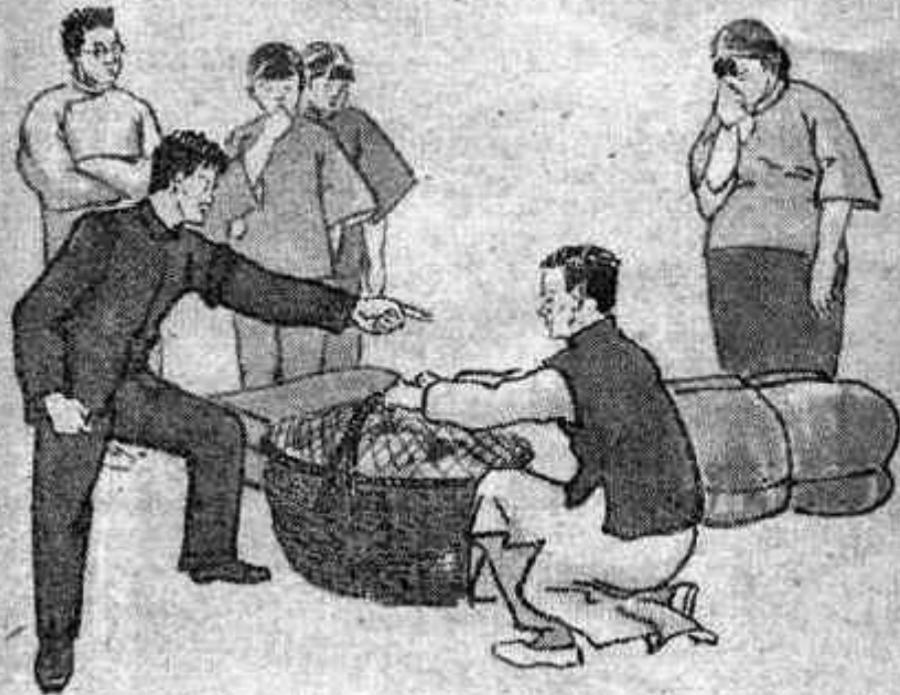


131. 丧事一过，就闹分家，陈姨太分得一所公馆，张太太在遗赠里分着一些，觉新拿着三千圆公司股票，大家都有得到手些，克定嚷着假造遗命不公平，还要分字画，怕克明独吞，陈姨太素来和大房不睦，见瑞珏的产期逼近了，就特地提出来说：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宅里不能做产，否则血光冲犯到死者，便生血光之灾。叔婶们都附和着。产妇还出公馆还不行，一定还要出城过桥，承重孙将来还不许进红房。

（上丧事一过便分家了 下陈姨太说家有丧事不能在家做产）



132. 觉新听到这些话，像晴天霹雳，但他却和平地接受了。瑞珏只是哭，也并不抱怨，觉新说：请原谅我，我真懦弱，连妻子也不能保护，我底苦衷你总可谅解罢。瑞珏说：你怎好担不孝的罪名。他便出城找房子，租定了又经陈姨太沈氏去复看。觉新又为妻子整备行装，觉民觉慧知道了跑来说：你当真把嫂嫂送出去吗？觉新点点头，觉慧就指着说：你又屈服了，为什么总是屈服，你该记得已付的代价。引得瑞珏哭起来了。（觉慧说你又屈服了你应该记得付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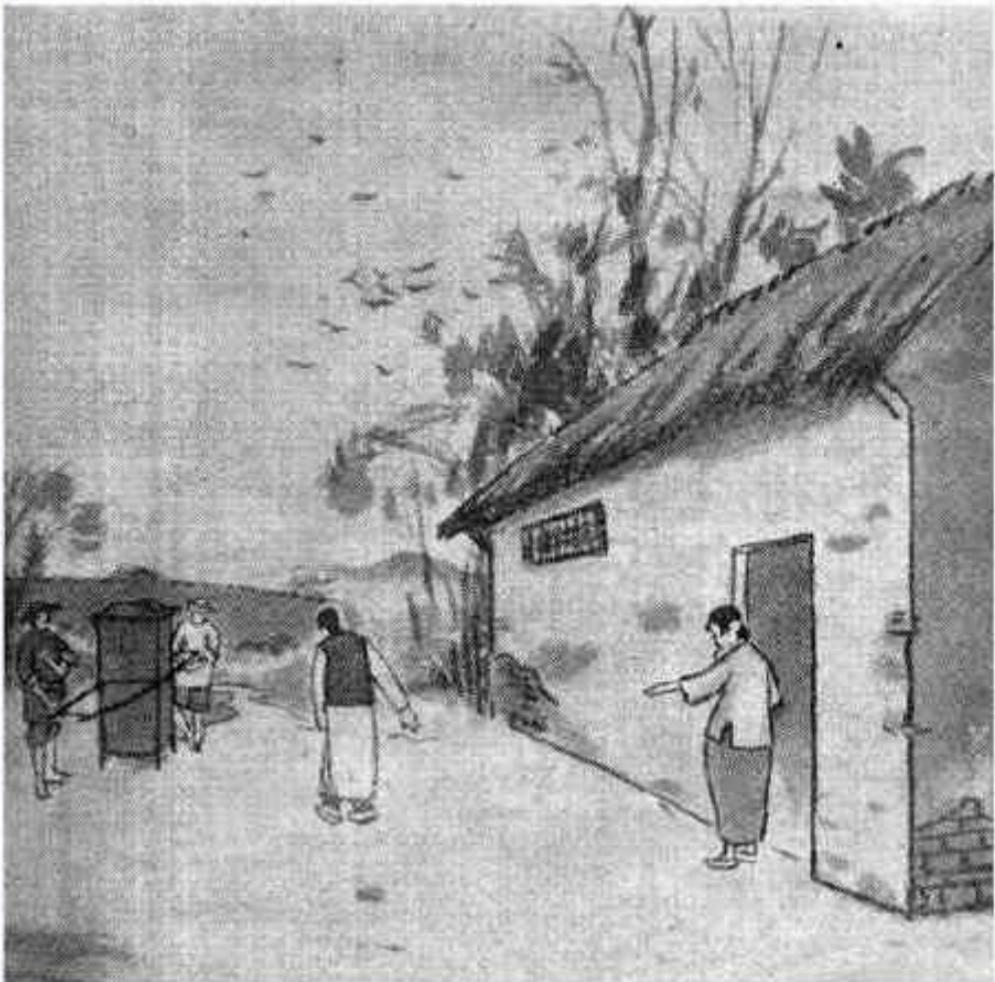


133. 觉慧感到

“家”简直是一个演悲剧的场所，便跑到阅报处去找新空气去了。觉新忍者悲哀陪瑞珏到城外新居去，同去的有周氏，淑英，淑华。觉民和琴后去，还有二个仆人送行李。新居虽离城很远，环境倒新鲜，但瑞珏并不喜欢，她从没住过这样的屋。嫁到高家后，又从没和觉新分离过，可是如今不得不一人在外独居，且时间或许要一个月以上。又搬到这样阴暗潮湿的地方，她想著，一丝愉快和安慰都没有了。（周氏淑华淑英觉新送瑞珏到城外做产）



134. 时间很快，大家要回去了，瑞珏依恋地说：不能晏点走吗？琴说：晏了要关城门，我明天再来望你罢。淑华淑英也说明天我们来陪你住。觉新强装着笑脸说：珏，忍耐些，过两天住惯就好了，明天我一有空就来。周氏也吩咐了几句。众人便都走了，瑞珏送到门口，觉新已上轿，得又走回来，问她要什么？又说：我已写信给你母亲，让她来了也可多些照料。瑞珏要求他明天早些来，把海儿也带来，等他轿子去远了，她才进去。（瑞珏说你们明天要早些来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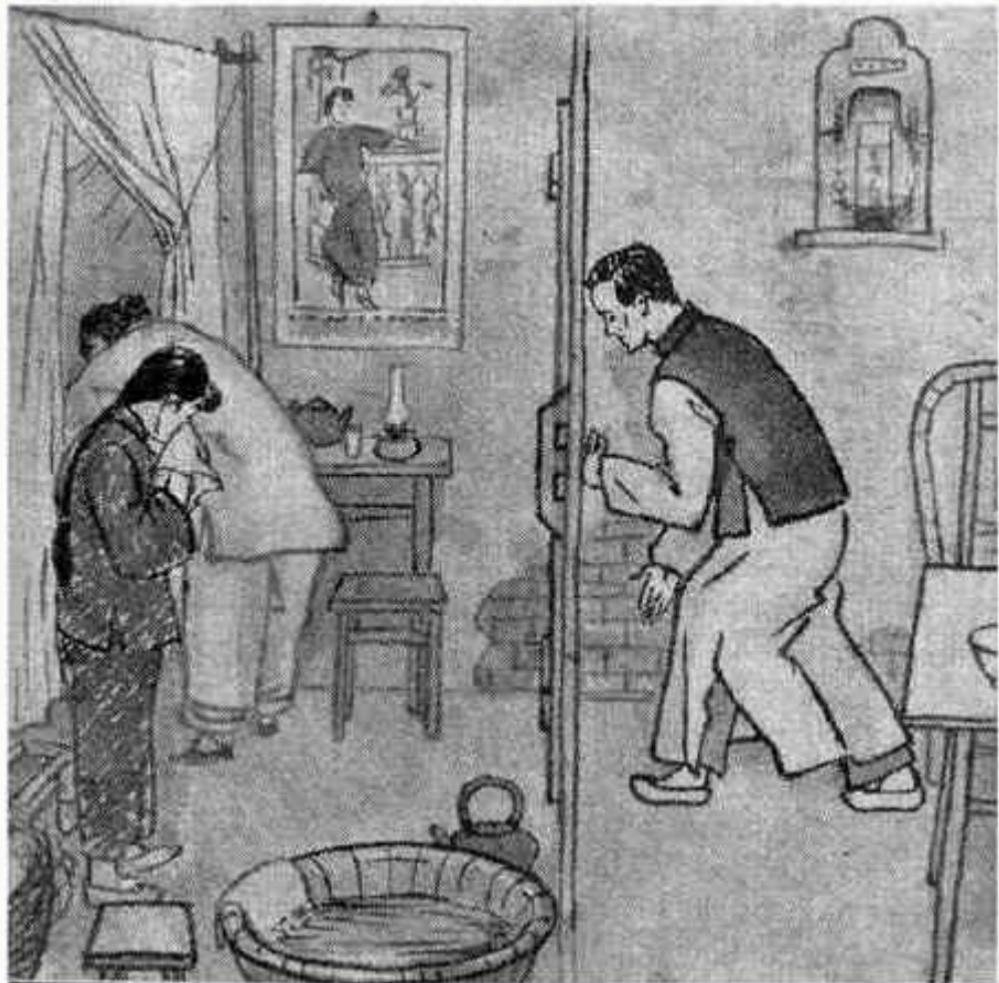


135. 第四天，觉新照常到瑞珏的新居去，这天因家里有事，到时已在午后三点多，他进门叫声珏，张嫂带着庄严的表情在房口，拦住道：大少爷，你进来不得。觉新明白，便站住了。张嫂把门关上，问瑞珏道：少奶奶，你觉得怎样？接着是一阵严肃的沉默，过后瑞珏忽然叫道：哎呀，我痛呀！一个陌生的女声说：少奶奶，你要忍耐些，过一会就好了。瑞珏还是不停地狂喊，淑华说：嫂嫂，你忍住罢，一会就好了。觉新听得心痛欲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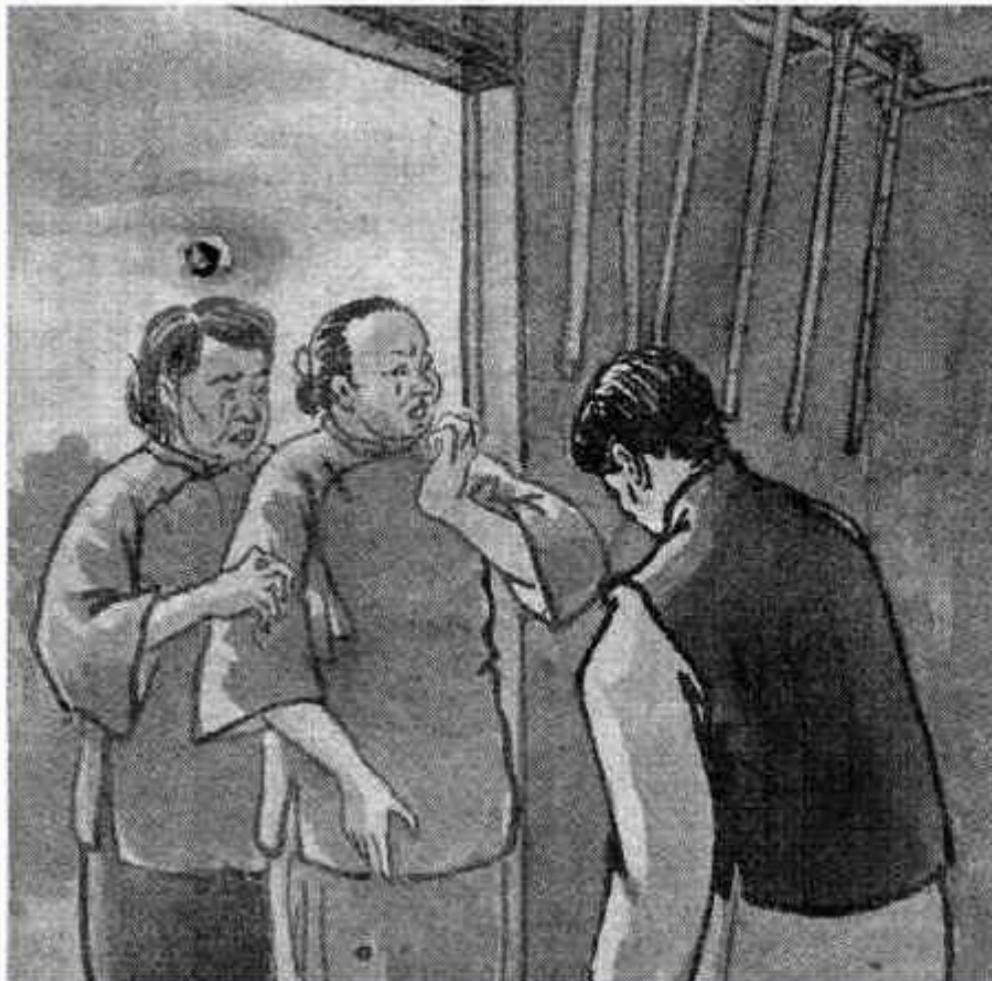
（觉新听得瑞珏唤痛不能够进去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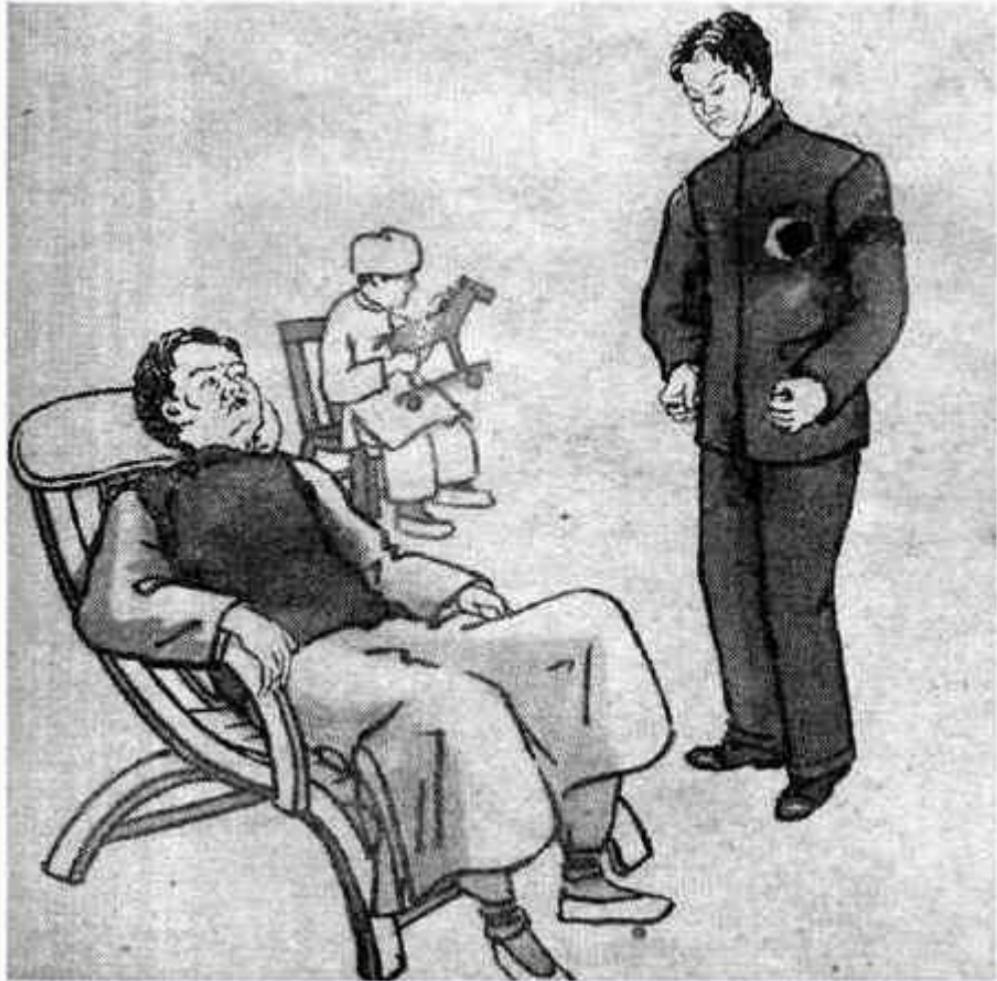
136. 觉新在门外  
愈听愈寒栗，见张  
嫂出来，他便想冲  
进去，但门上闩了，  
他推着捶着，  
总是不开，觉新叫  
道：放我进来！仍  
没人答应，他再捶  
门。张嫂才说：大  
少爷，你别进来，  
三老爷，陈姨太都  
吩咐过。瑞珏说：  
大少爷呢？他在哪  
里？他为什么不来看  
我，过一会，瑞珏  
静下来了，觉新才稍  
放心，不料淑华忽哭  
道：她的手冷了。接  
着嫂嫂，少奶奶地乱  
唤，觉新知道大祸临  
头，不敢想像，便哭倒  
在拦住他的门前。  
(觉新心碎了哭倒在  
房门前)



137. 接着那稳婆在门缝里说：恭喜大少爷，是一位公子，可惜出世就没有娘了。觉新听着心便碎了，他突然明白这是礼教，传统，迷信把他压了这许多年，又压了他所爱的两个女子，他又明白自己是个懦夫，不能抵抗，他伤心绝望地哭着，不是在哭她，是在哭自己了。这时门外来了两乘轿子，是继母和瑞珏的母亲来了，周氏一听哭声，又见觉新的样子，便和亲家母亲糟了，于是大家哭做一团，同时里面婴儿也在啼泣。  
(继母和岳母忽然到了觉新哭道太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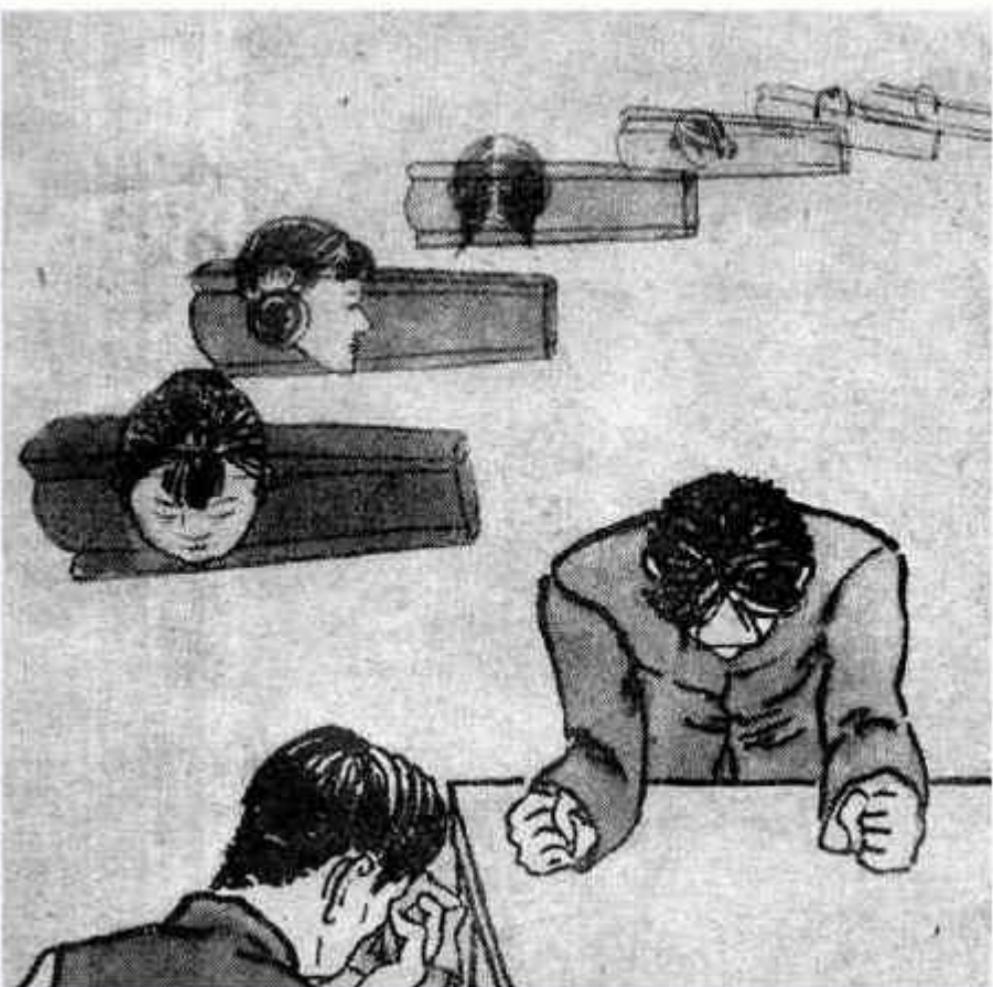
138. 觉慧对觉新说：我这里住不下去，我要走！觉新说：你要到哪里？觉慧说：上海北平都好。觉新说：二哥呢？觉慧说：他不走，他有琴姐的缘故。觉新说：那么你再迟二年，待外专毕业再走如何？而且你又没有钱。觉慧说：我等不了二年，我有办法。觉新哭道：好，你走罢，我不妨害你。过了两天，觉新说：三弟，你要走他们都反对，妈不作主，三爸说至少爷爷安葬了才可走。陈姨太还提起从前捉鬼的事，把你讥讽了一番。（觉慧说大哥我要离家了）



139. 觉新又讲到瑞珏说：她的后事幸亏继母岳母作主办理，我待她还不及梅，可怜她快到三七，家里的长辈没一个去看过她。

生前这样好只落得如此下场。这些话使觉慧忘了自己的事情，面前现出一个丰腴的脸，接着是一具棺材渐渐地缩小变成两具三具，又出现了三个面庞，他把拳头紧压在桌上，坚决地说：我一定要，觉新说：轻点，我们找一个地方商量罢！外面有人说：计划真不错。走进来是觉民和琴。

（觉慧的眼前现出了几个女脸和棺材）



140. 觉慧望着进来的琴，琴因别的事脸上起了红晕，马头掉开，觉慧说：我快走了，还不让我多看几眼！琴掉过来说：好，你看！如看还不够，再送你张相片罢。他们又谈了一阵，觉慧说：如果你们去上海，我那时定来迎接。说着他们想到园里再去商量。这时袁成走来唤住觉新，递上一副挽联，展着下联读道：家人同一哭，咏絮怜才，焚须增痛，料得心系幼儿，未获百般顾复，待完职位累高堂。这是瑞珏的哥哥自外县寄来的。

（觉慧见觉新对那挽联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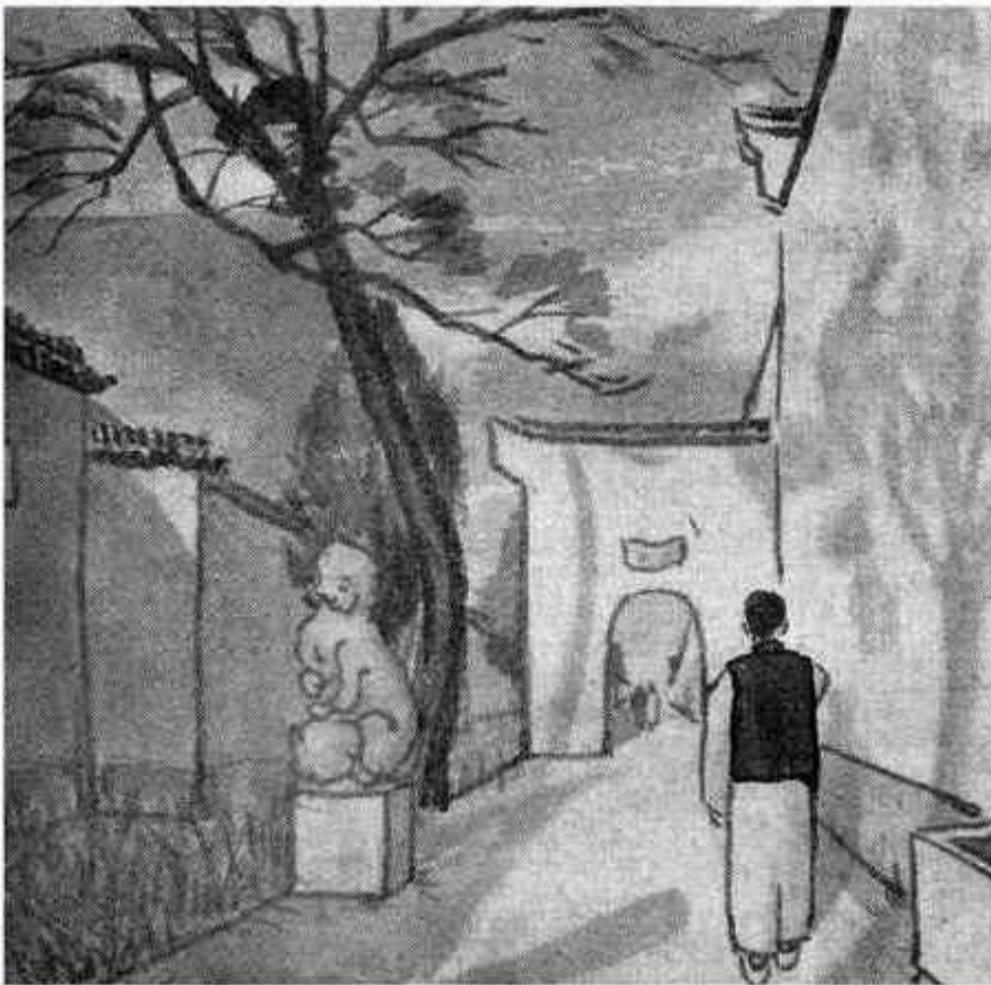
141. 周报社里知道觉慧要走了，社友吴京士说：许倩如走了不久，觉慧又要走了。张惠如说：不但社里要冷静，简直少个好帮手。觉慧说：讲到社务忙，我应该帮忙下去，好在我能力薄弱，少了也不黄存仁说：何必这样说，你早些离家也好，下面去正可长些见识。他们又要为他上酒馆饯行，他想着不能和两个哥哥同吃这最后晚餐，变得忧郁起来，默默地跟了去，热情的话语又使他心情开朗了。酒尽人散，已万家灯火了。（觉慧见社友们高兴他也高兴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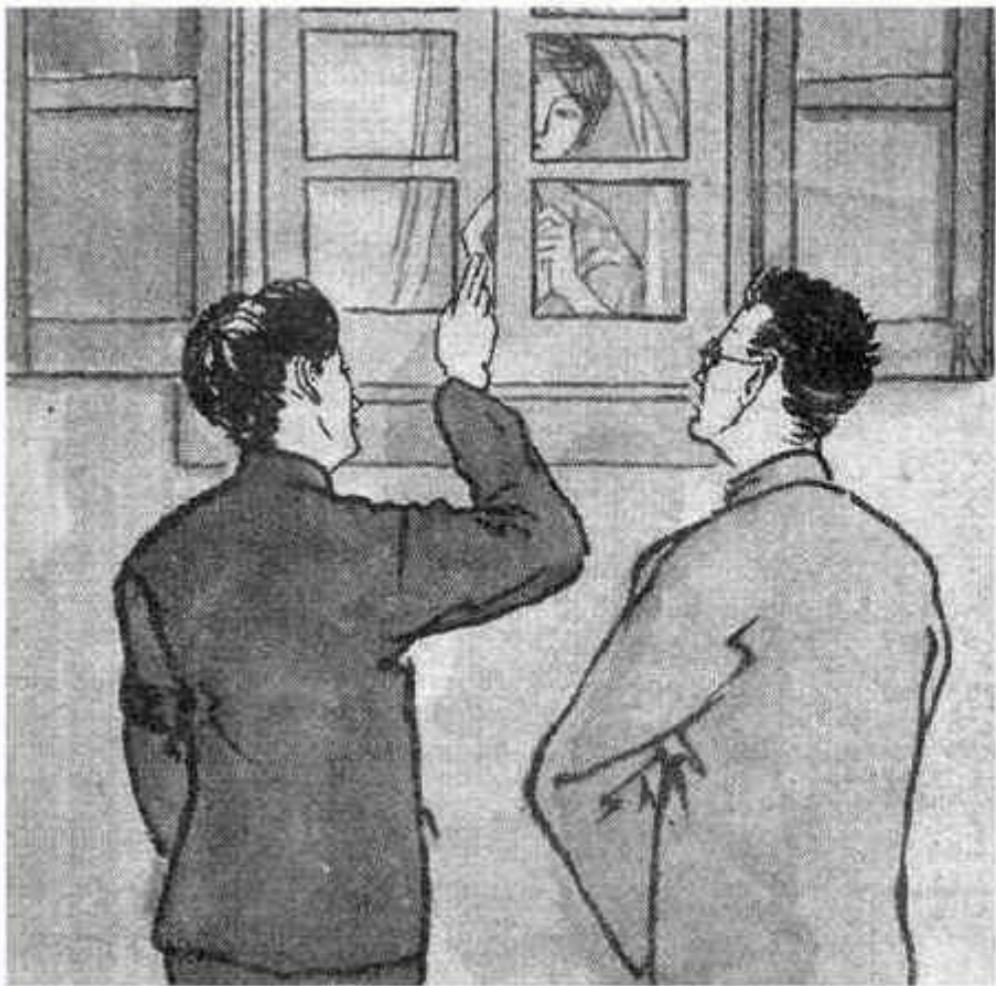
142. 黄存仁在月光下送觉慧回家。他便告诉大哥明天一早要走，觉新惊着说：不是后天吗？觉慧说：船是黄存仁亲戚包的，临时改了期，他又想和继母妹妹说两句暗示告别的话，使她们将来知道他这时的心情，到那里欲言又止。周氏便问今晚没来吃饭，有了什么事？是不是又来和我商量要到上海去？他怕露了破绽，忙说：没什么。就把继母和妹妹的脸看了几眼，退了出来，还听得她们在说他底性情古怪。（周氏说是不是和我商量上海去觉慧说没有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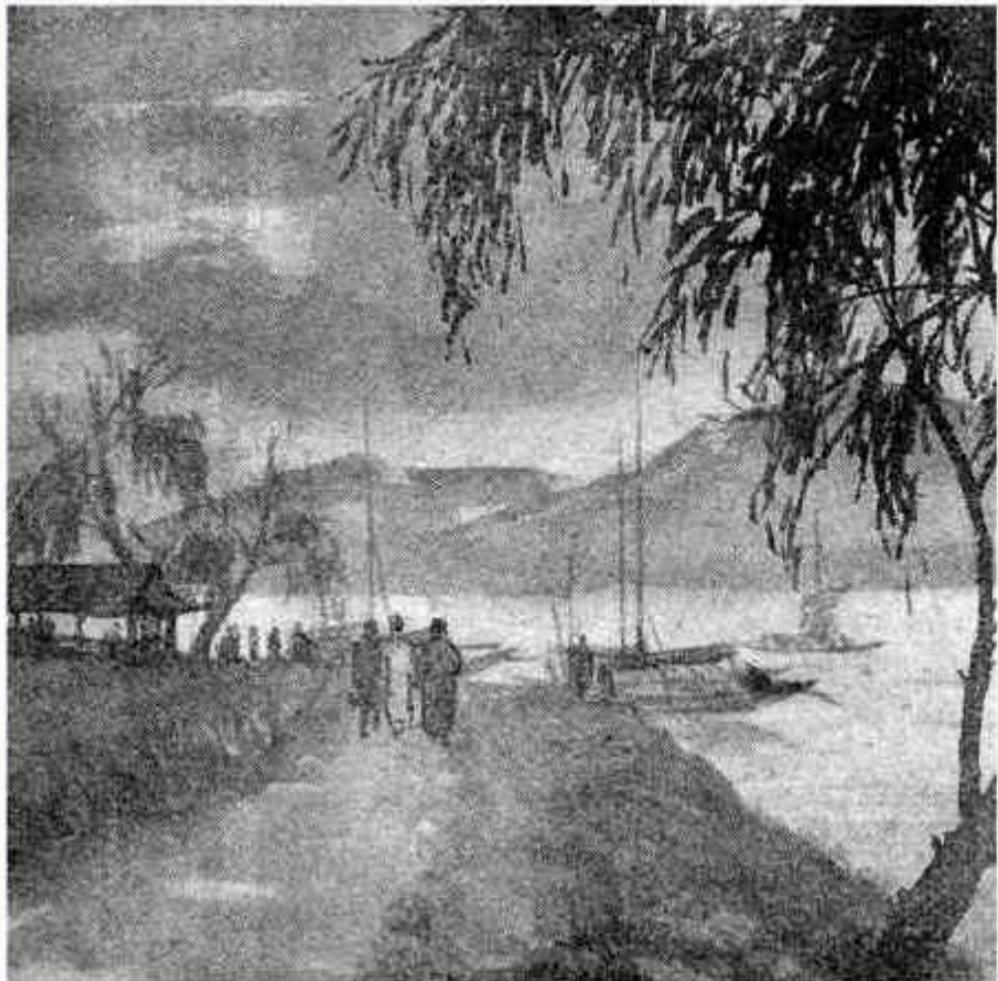
143. 这晚觉慧只睡了两三个钟头，天还没亮就醒了，挨到天明，和觉民悄悄地走出了这个家庭，家里的人还在做梦哩。觉新只送到门口说：恕我不能远送，路上保重，沿途多写信来。觉慧紧握了大哥的手，凄然说：大哥，我去了，不要伤心，我们一定有再见的时候。说着猛然放了手，便匆匆地走了，还几次回过头来看觉新，觉新依旧立在门口对他们招手，直到他们背影谈到没有时，觉新还是呆呆地立着。（觉新呆呆地对着他背景招手）



144. 两人走到姑母家，觉慧在琴的玻璃窗上轻敲两下。里面起了咳嗽脚步声，窗帘便揭起来，琴的脸在玻璃窗上露着还是刚起床的。琴对他们一笑，忽注意到觉慧的神情，便惊问道：今天走吗？觉民点头说：现在。她便脸色一变说：这样快，觉慧挨近窗去，亲切地望着唤几声琴姐。琴说：你走了，到了下面不要忘记我，又说你等着。马上上去把答应过送他的照片从窗缝里送了出来，觉民在旁催着觉慧便毅然走了。（琴往窗缝里送出一张相片来）



145. 觉慧觉民在街中急急走着。一路上他们谈了不少话。到码头时黄存仁和张惠如已在那裡等候许久了。张惠如见觉慧说：怎么来得这样晏，再晏一些，船就要开了。黄存仁的亲戚汪先生笑道：不会的，我们会等高先生的。他们下了船，黄存仁说：路上一切事情有汪先生照料，你可不管，他是老於旅行的。张惠如拍觉慧的肩说：不要忘记多写信，多寄文章！说着，汪先生道：你们三位上去罢，船将开他们便道著再会上岸。  
（不要忘记多写信  
多写文章来）



146. 船离开了岸，在转弯，在前进，岸上的人影逐渐小去而至于消失。觉慧立在船头上放眼四望。只见一片清莹的水，重重的山影和村影，以前的一切像一场梦。两三个舟子在里唱着山歌摇橹，他知道已是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了，他已离开住了十八年的家，将被可祝福的水带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中和未知的群人中去，他最后一次眼望着后面，说声再见，便掉回头来面向着永不停留永远前进的绿水了。（觉慧跟着流水不断地向前进）（完）



# 家

江 苏 省 话 剧 团 演 出

原 著 巴 金

编 剧 曹 罂

导 演 周特生 余凌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发行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印刷

开本 787×1092 1/64 印张 3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600,000

统一书号：8081·11900

定价：0.33 元